

第調單州司戶再調陽穀蒲政和四年除國朝會所
檢閱文字引見特選校書郎充編修六典校閱官官起
居郎以封事劾切貶知盧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斤隱居
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諸郡皆嘗備備通
捐金帛致勇士修城堞決河澗壑邀擊其遊騎斬首甚
衆兀末北還寇師母其城靖康元年召爲衛尉少卿
出知瑞州二年建康府牙校周德執帥字文粹中殺
官吏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東運領事單騎
扣賊關以蠟書射城中招降賊通款開關迎之彌遜
以禍福勸使勤王時率鄉兵建康後復奉國宮祠
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副後奉國宮祠
饒州召對首奏當定規模排斥姦言又謂朝廷一
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求終歲之
安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瀟直請臣有
不悅者以直資文閣知吉州陸辭帝曰朕欲留卿大臣
欲重試卿民事行召卿矣七年秋遷居居彌遜自政
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及復居職直前論事
懇切如初冬試中書舍人奏六事曰固藩難以禦外侮
嚴禁衛以尊朝廷練兵以壯國勢節用以備軍食收民
心以固根本擇守帥以責實勤時駐蹕未定有旨料方
給卒以濟官人彌遜激奏曰六飛雷動百司豫慮時方
孔微傷以宗社爲心不宜於內俸細故更動聖慈事雖
至微惟大體帝嘉納之試戶部侍郎奏槍再相惟彌
遜與吏部侍郎晏端復有憂色八年彌遜上疏乞外甚
力詔不允趙鼎罷相槍專國費帝決策通和全圖還鳥
陵思謀等入界索禮甚悍軍民皆不平人言紛紛槍於
御榻前求去欲要決意屈已從和樞密院編修官胡銓
上疏乞斬槍校書郎范如圭以書責槍曲學背師志驕
辱國體部侍郎曾開抗聲引古誼以折槍相繼貶逐彌
遜請對言金使之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以
爲然部廷臣大議即日入奏彌遜手疏力言陛下受金
人空言未有一毫之得乃欲輕祖宗之托託爾身之道而
自同下國而尊奉之例持太阿授人以柄危國之道而
謂之可乎借使金人姑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異時
一有無厭之求意外之欲從之則吾君社稷之計不從
則釁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身之辱而後患未已又言
陛下率國人以事雖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
陳不可者二槍嘗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負苟和
好無異讓當以兩地相說否曰彌遜受困恩深厚何敢
見利忘義願今日之事國人均不以爲然直又言去
報相公憤然次曰彌遜再上疏言愈切直又言送
使攜摩遜合不恤社稷乞別選忠信之人協濟國事槍
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留之時和議已決附會其說
者至謂向使明州時主上雖百拜亦不問議論靡然賴
彌遜廷爭槍雖不從亦彈公論再與金使會計議和

受封冊如宰相就館見金使受其書納入禁中多所降
殺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九年春再上疏乞歸田以微
散閣直學士知瑞州改知漳州十年歸隱連江西山是
歲兀末分四道入侵明年又侵淮西取壽春竟如彌遜
言十二年槍乘金兵既收諸路兵復通和好追仇向
者盡言之臣嘆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
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
勅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惡意二
十三年辛卯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敘文閣待制有奏議三
卷外制二卷謫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彌大字似矩登崇寧三年進士第以大臣薦召對除校
書郎遷監察御史假太常少卿充契丹賀正旦使時傳
聞燕民欲歸漢徵宗遣彌大觀之使還奏所聞有二或
謂彼主淫刑滅種種類雖多實使迫迫困勢危殆爲可
取或謂下詔罪已罷用者舊招盜賊賊國尚有人未可
取莫若聽其自相攻伐俾遷起居即試中書舍人同修國
史童貫宣撫承與走馬承受白鈔特買不報師期朝廷
止從薄責彌大徵奏以爲遊報不至非朝廷屬錫除
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兼校正御
前文籍詳定官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尚書
守之策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師期尚書
初朝廷許計三鎮界金人既而遣使中援河北
姚古援河東彌大上疏乞起河東西境歸諸鄂及陝
西兵以濟古之師起河東路及京東近即兵以濟師道
師中之師爲腹背攻切之圖遂除彌大河東宣撫副使
張師正領勝捷軍敗於河東濱彌大誅之復遣餘卒
援真定餘卒叛宣撫命彌大知陝州河東破小將李
彥先來言軍事彌大壯之留爲將成峭澗間以遊敵
詔遣使召援彌大未敢進會承與帥范致虛札勸王
徽彌大充諸道計議行至方城道阻乃率衆赴大元帥
府建炎元年除知淮寧府到郡未幾杜用等夜叛彌大
繼城出賊散乃還坐貶尋召爲侍御史帝如杭州
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待讀官頌浩視師以彌大
爲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爲都督未嘗難朝廷今邊
國幸無他顧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
可辟乞於諸軍置軍正知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爲
之陛下必欲留臣當別爲一司察頌浩過失俾旨出
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間君臣妄自尊大奪
職歸起知靜江府秦廣西邊防利害入爲工部尚書未
幾罷去廣西提刑韓璘劾其在靜江日斷強盜死罪引
論入新既兩秩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一

知張浚愛國而不爲身謀會積積激行風節察察陳
營應枕戈之言以質親征亦壯哉哉勾灣直節正論不
受槍私潔身歸老彌遜曾問和議議廢繼以沒無怨
懣心所謂彌大節而不可奪者歟

宋史卷三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二
陳俊卿 虞允文 辛次膺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
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
同僚宴集恒謝不在一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之諸
探屬方飲某所俊卿與辛亦假之行於是例以後至被
詰俊卿唯唯稱謝而已而知其賢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
何僚之行又質其僕安得爲無問時公方盛怒其忍幸
自解重人之罪乎藻歎服以爲不可及秩滿秦檜當國
察其不附己以爲南外駐京院教授尋添通判南劍州
未上而槍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爲普安郡王高宗
命擢端厚守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
經載寓戒正色特立王好鞠戲因論韓愈張建封
書以風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言人
下以兼職爲美必不至公人臣以不欺爲忠必違大體
陛下之聽愚仲通本以獄事附槍冤陷無辜槍盡逐
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槍冤陷無辜槍盡逐
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或京口志控赴且拒命不分戍二
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雷相上
不當天下下不服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
軼之勢已形俊卿乃疏言張浚忠義蓋首首不爲論聞
言其陰有異志夫浚之得人心伏士論爲其忠義有素
反是則人將去之誰復與爲雙乎疏入未報因請對力
言之上始悟數月以復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因請對力
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
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頓西水
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俊卿治淮東堡砦
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亮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
議俊卿奏和戎未非得已若以得敵爲實利得之未
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若不若先正名正則國威強
歲幣可損因陳遣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
略者爲參佐俾軍政或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
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
願留聖意通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關外事
屬張浚浚以俊卿忠義沉靖有謀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
官兼推建康府事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寇衆拒戰入
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蓋分遣舟師直搗山東彼
必還師自救而瑋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

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班師亦召俊卿
奏陳十事定規模振紀綱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選祖
宗之法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復除禮部
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會
謀報敵衆糧邊地諸將以爲秋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
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郭安湖果以兵潰俊卿退保揚
州主和議者幸其取敗橫議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
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收宣撫
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
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之圖哉但知惡
浚而欲殺之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權
自劾殺再上上悟即命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權
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資文閣待制知泉
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恩退既真大學士伏閣下
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
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
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鼎禮成戚里
爲參政竊相位甚忌恩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
告俊卿曰即相當引共攻深拒不聽翌日進讀實訓適
召俊卿言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尚書上
守上首首端禮誠之知建康府通判授吏部尚書其謹
未能屏翰端禮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
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喜曰備見忠諫朕決意用卿
矣朕在藩邸知卿爲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
同知樞密院事時會龍大潤恬舊恩威福士大夫
頗出其門及俊卿館大潤副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
潤納諫亦謝不接洪邁曰俊卿人言謂除石右史某當
除某官信乎諫所從選以謂觀者其以過語質於上
曰朕易言謀及取前此亦爲聽得之有旨出謂觀於上
快金移文邊事俊卿已多叛亡不應且本朝兩淮民上
國傳勝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言言恐球和議使兩境
民不安或至交兵則直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
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
方以內侍陳璘李宗回付大理究贓狀十一月當邪而
雷上內出詔戒飭大臣葉顛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
事時四明獻銀鑄將召治工即中殿之俊卿奏不務
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爲其說所蔽使官梁克
家漢濟使求補後不宜在左右二人皆賢其可憐於是劾
奏洪邁險險後不宜在左右二人皆賢其可憐於是劾
西和羅廣西折米鹽錢諸道宿通金錢帛以巨萬
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潤死上機曾親欲召之
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
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

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得召俊卿言琪薦兵將
官乃其職俊卿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許傳旨增築
城已訖奏俊卿謂於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若許傳旨增築
旨非小故奏言人主萬幾豈能盡防閑所恃者紀綱號
令賞罰耳不誅其何所不為琪例秩罷官先是禁中密
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
今百司承御筆處分事項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
司不樂收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詔臣
日禁中取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臣所慮者命
命之大如三衙發兵口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臣等
備數出內陛下命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欲專
之且非新條申審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人以
疑似欲聖怒上日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知樞密
院事劉琪進對爭辨激切皆既退手詔除琪瑄明敷
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即日奏劾臣實草定
以為有罪臣當先罷琪之除命未敢奉詔陛下即位以
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琪以小事獲罪臣恐自
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侮久之命琪帥江
西俊卿退自劾上札留之且日卿雖百請朕必不從
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樞
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退抑
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
及收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才實否庚允文宣
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相五年正月召允文為樞密
使至則以為右相俊卿為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
廢為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氣矢弦激致
目眇六月始御便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
語籍籍皆稱無狀不能先事開陳願聖德陛下憂
勤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
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
事以開志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
則英聲義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
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靈之休戚
繫焉願以今日之事承為後戒曾觀官滿當代俊卿預
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日觀意似不欲為此官俊卿曰前
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極願捐私恩伸公議觀快快而
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樞密不取官會言在告
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數已出語史留之說皇恐來謝
允文亦懼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識之吏部尚書
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奏應辰則敢正
直可為執事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
漸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
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
驛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謀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
二年間吾之精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

枉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陞辭猶動上遠倭
親賢修政權敵亦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
得要領會觀敵亦召還建康於治盜海道士大夫莫敢
轉運到官陳曉建議改行鈔鹽法俊卿移書掌院極言
福建鹽法與淮浙異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祠官
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
命召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
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幾殺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
日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競持之門十幾二尚
畏人知今則公然附附七七八八不顧忌矣人材進退
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掛則不敢說難時或有請
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待從
臺諫多出其門母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
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飲饒浙江亭
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無名
之賦時御前多行白劄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
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
師魏國公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
書上請上遣使止謝聖恩勿所恩澤及四方屬疾手
書禱上聞悼悼報親贈太保本路轉運司給葬事
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敏好禮終日無
惰容平居尚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
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
汪應辰李燾尤敬未喜屢嘗論薦其薨也慕不遠千里
往哭之又狀其行有集二十卷子五人宥有志于學終
承奉即朱熹為銘其墓窆自有傳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仁壽人父祚政和進士第仕至
太常博士潼川路轉運判官允文六歲誦九經七歲能
屬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墓側
墓有枯桑兩鳥來巢念父之瘞且疾七年不謂跬步不
忍離左右父死紹興二十三年始登進士第通判彭州
權知黎州東州秦檜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
用之中書舍人趙鼎薦允文允文對謂人君必畏天必
安民必法祖宗又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
以言語進必顯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
重致遠且極論四川財賦糾納之弊上嘉納之除祿書
丞丞選禮部郎官金圭亮修汴已有南侵憂之陰謀書
敵恭順和好即思退再拜賀邊備不問及金使施宜
生頗泄敵情張憲密奏之亮又慮畫工圖監安湖山以
歸亮賦詩益露允文上疏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
願詔大臣豫思備禦特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

書充質正使與館伴質射一發破的眾驚異之允文見
運糧道舟車多辭歸亮曰我將有花路陽允文還奏所
見及亮書言允文准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文選奏所
管軍以宣守承允文文自古人主大權不務於茲
臣則落於近侍秦檜益權十有八年檜死權歸陛下選
來三衙交結中官宣和明受厥蓋未遠上大悟立罷之
金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亮悻悻語欲得淮南
地索將相大臣議事於是召三衙大將趙鼎等議舉兵
侍從臺諫集議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和與
守直問戰當如何造成因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
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
復共出淮襄漢不聽卒遣問七月金圭亮使汴允文
復詣康伯問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池池則江之
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荆湖之軍捍於前池池則江之
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為可為
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之康伯然其說而問軍竟屯武
昌九月金圭亮通為大都督遣浮梁于淮水上金圭
自將兵號百萬連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十月自滿口
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業
盧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
征是月戊午錡與康伯會於淮淮允文參謀軍事金
又自和州通歸鎮回鎮江盡失淮淮允文一月王申權
主事大軍臨錡錡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
顯忠代權錡權召義勇被命允文往蕪湖還顯忠
交權軍且檄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
石權已去顯忠未敢戰騎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東
甲坐道旁皆皆散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謀國事遂
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日金帛告命皆在此待有功矣日
今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備師不受命督戰他人
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比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
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稱絳旗二續旗中建黃屋
亮躍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與眾盟屋
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于黃金一兩時敵兵實
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
陣不動分支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
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南敵已大呼
亮操小紅旗數百艘絕江而來驟息抵南岸者七十
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日汝膽
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後即揮鞭力出士殊死
戰中流官軍亦有海船船衝敵舟皆平沉敵死半戰
日暮未退官軍有濱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鼓從山後
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通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僵
尸凡四千餘殺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女真五百
餘人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殺之怒其不出江也以
捷聞備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

分海舟總上流別遣兵戰楊林口丁丑敵巢至因夾擊
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提聞而敵遣偽
詔來諭王權以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王權
曰實與憲新將李世顯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
怒遂發龍鳳軍新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
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自白無淵允文語之曰敵入揚
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
顯忠分李揮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
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微幸
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之少
級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涇河造三師儲水
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鄂宏淵諸將皆京水
口不下二十萬惟海船不滿百隻船之允文謂遇
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築材治
鐵改修馬船為戰艦且借之平江命張瑄守滁河口扼
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
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
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斃
秦南軍有備不可輕驅駐揚州徐國進取亮怒欲斬之
家謝長久杖之五十乙未亮為其下所殺初亮在瓜洲
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濟州諸將順流而下亮愈怒
還揚州召諸將約約三四月間則盡殺之諸將曰進
有濟殺之禍退有殺敵之憂奈何有萬敵者曰殺敵則
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眾曰諾亮有禁軍細軍不歸
陣恒以自衛眾患之有蕭遜巴者給之曰准東子女王
帛皆聚海陵且曠使往細軍去而死內申敵入退屯
三十里遣使議和已亥秦開召入對上慰藉嘉款謂陳
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勝之裴度也詔免冠從往
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正月
上至建康尋議回鑿詔以楊存中充江淮利義路宣撫
使允文副之給舍兼存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撫
使陞辭金亮既戰新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懷復
也和則海內氣血既戰則海內氣血伸上以為然允文至蜀
與大將吳玠議經略中原玠遂取鳳翔復華州金治兵
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
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襄陽北不可
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
文爭之不得吳玠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
盡棄陝西蓋諫袁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再上疏大略
言恢復莫先於陝西蜀之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
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蜀西之路愈多西和將成利害至
重前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奉於同列不能
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謀開直
學士知慶州尋又命奉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
棄地及拜相互行之且親為詔有日棄難助之無多免

狠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於以敷文閣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使使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都海酒手詔謂唐都非險要可棄度外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事豈同戲劇上意遂定思退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為請致二詔以顯漢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議劉亦唐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宏王帶事連允文為御史章服所論罷政奉祠西歸三年二月召至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事卿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州宣撫使尋詔復舊知樞密院事歸蜀一月又為之製跋歷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胄賜焉過鄂秦築黃鵠山城過襄陽秦修府城八月至漢中又往沔陽九月至益昌先被手詔戒九事洎至蜀悉奉而行尤以軍政為急又奏閱實諸軍第其壯怯為三上備戰中下備輜重老弱者不預汰凡萬人減精錢四百萬汰去兵有勞績者置員闕處之興洋義士民兵也紹興初以七萬計大散之戰將不授甲賜之先官軍死亡得盡命帥晁公武嚴賞得二萬三千九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法參紹興制為一書俾將吏守之以馬政付張松秦依舊制分茶馬為川秦司初在樞府蕭德巴以別軍中人為言允文嘗奏論三衙撫存之至足金洋與元歸正人二萬道道訴繫繫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使振業欲給散將姜挺白道御札舉軍人王嗣祖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番僧六處者借往竟無成說時印即十四都告饑荒政凡六十五事劾俸羨錢五萬餘之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如洪邁汪應辰及為相相材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其錄凡所舉上皆取用如胡銜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為憂允文與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汰冗籍三軍無怨言六年陳俊卿以奏劾戍戍兵上意上震怒甚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登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詔以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故金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還陵寢來歸中外洵洵判將帥皆請增允文謂金方懲究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遂奏止之朝論紛

然允文吃不動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七年正月上兩宮尊號議始定下詔皇第三子恭王惇立為皇太子皇子惇以雄武保軍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尋王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狹不利芻牧請令就收鎮江緩急用騎過江便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以此為言胡銜以臺譯去允文奏留之經筵錄錄未熹上問允文諷意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頤下遂召熹熹不至檢院林芻居上仰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熹聞金使居天上錫入見金主婿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敕命金主起居上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京中且論之曰大駕既與難再御殿使人來且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允文皆舉克家自代上不許是月以病乞解機政又薦克家靖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手詔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為樞密曹助如何允文謂助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上張說發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允文與臺官交劾之上怒希呂某手詔與遠惡監當王希克回上益怒梁克家曰希呂論張說臺綱也左相救希呂國體也上怒稍解希薄希呂之謂四月御史蕭之敬劾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母聽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召歸以圖言路上謂其言寬厚命會懷書之特政記上命遠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鯁亮又以文學推重於時故為之久不報官賜一人賜第權謀大夫允文克家事不從允文力求辭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陸辭上不相應上曰若西師出而朕還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還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遺之且賜家廟祭器九年至蜀大軍月給米一石五斗不足贖其家允文捐宣司錢三十萬易米計增給立戶馬七條括民馬奏選民家子以備戰用初北界有寇虜者擄眾數萬在商關開允文之妻政日納款迨至蜀復遣人致書允文不報馬騰之而已既而驛驛不報上嘗謂允文曰衡春問允文上疏自辨因請納諫金當謂允文曰午之耻當與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漢文景故放文許許上以恢復使獨一歲無進兵期上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準淳熙元年歲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皆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行沙汰之効也尋詔贈大傅賜諡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懷德磊落有大志而行動有節度人望而知為任重之器早以文學致身身憂國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千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

藏子家有詩文十卷經筵春秋講義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志十五卷行于世子三人公亮公著公孫孫八人皆好修雅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辛次膺子起李萊州人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後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為單父丞值山東亂舉室南渡屬閩寇范汝為陷建州幸相父頤浩以次膺補城守汝為比寇寇黨志寧州已焚其邑於是披利棘坐凡陳中安軼事民料丁壯治器械阻賊號不煩邑民保之數月韓世忠破賊復建州除審計司餘黨范黑龍破賊邑圍帥張守節次膺俟賊平而後行乃募鄉兵習強弩賊至與之夾水而陣矢齊發賊奔潰生致首領五人餘寇有之用參政孟庚薦召對奏用人貴於務實施令在於必行選駕部願敷郡邑省耕薄征務農抑末又奏中原之人棄墳墓生業從巡江左飢寒頹頹願加存存可以堅中原後之心遷吏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行宮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感以所奏榜朝堂右正言奏願閱兵將親視技藝恩威之所使人人知朝廷之尊左右近習入則干政願杜其漸兵連不解十年于茲一歲用錢三十萬米四百萬石諸路常賦僅足支其半餘悉取諸民乞罷不急之務節姑息之澤省冗官汰慢兵韓世忠勇直祿賜次膺奏曰攻城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國書府也武功何與伴門一啟援劍者眾又奏今主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勝慮進討便謂改為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為不足願嚴紀律謹烽煙明開探上皆信納聞韓世忠將自楚州移軍鎮江復陳可慮者五王倫使北兵請和次膺言今日之事當之約請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奏槍在政府為其妻兄王仲彥敬兩官次膺幼仲疑疑事未動發拜金置罪在不赦又劾知撫州王頤遠法御官田不輸租其父仲山先知撫州屈膝金人頤繼其後何顏見吏民喚倫之妻兄也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近臣奏二人繼聞追逐除命是皆檢校私營救陛下曲從其欲國之親綱臣之責任一切廢格借使貴連官被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烟煙乃不得聞之耶望陛下當南賊之威戒蒙聖之漸求去除直視閩湖南提刑先是雷觀則陳宗李朝輝眾數萬據衡之茶陵檜不奏乃以見閩處次膺辭上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幸當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成將抽回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趨茶陵擒賊將戮之募賊黨毛義龍麟等齎榜諭以朝廷抽回成將務欲招安宜亟降待以不死龍麟李朝輝降仍請料精銳可得禁旅萬餘次膺笑曰是皆吾民正當棄兵甲持鋤耰畝令復業秦

茶陵為軍金好成救書至傷欠膺極陳其詳略曰臣昨在諫列數論金人變詐無常願陛下為宗社生靈深慮近親即樞密院編修官胡銜奏議和好歷誤大臣除名遠竄已而得銜書乃知朝廷遠欲屈己稱藩臣未知其可大臣懷竊固位不恤國計毀譽和議以為便臣不知天下之人以為便乎父之饑不與其養天兄弟之饑不反兵果釋怨怒除前事降萬歲之尊以來說於天下之人果能忘亡禍痛以從陛下之名乎書奏不報金人三京次膺罷奉祠膺以貧賤下志乞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問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檢死起知婺州三日被召至國門以足疾求去加祿閣修撰還都再召見歷言仇愆當國老母幾委溝壑因奏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蔣璨權戶部侍郎次膺駭不守正事交結出瑛知平江御史中丞湯鵬舉劾次膺假權報怨除待制宮觀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即手詔起召既至奏陛下用賢必考殿事功以一人譽用之一人毀去之出令要無及汙納事要如轉國練兵恤民經理兩淮使敵不能乘虛而入是日除御史中丞朝德壽宮高宗一見謂問卿於強健時上將以春賀迎高宗帝廷祥觀幸玉津園次膺奏飲宗服未終方策士且金人慢書甫至意在交兵矧原野間策術稀少當過為之慮兼一出貨十數萬緡易若以資兵食時兩淮盡為荒野次膺奏乞集道社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使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閭之貧資湯思退之朋附義興之姦問皆以次膺為言疏一出天下避之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論實為言多所裨益呼其官不名隆興改元三月同知樞密院事符離之師捷奏日聞次膺手疏千言乞持重未幾軍果潰及見上顏色不樂奏言師潰而歸後復壓壓必無他此上天大徵戒於陛下上欺其先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所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言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既辭謝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乾道六年五月無絲毫挂吏議為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論曰孝宗志欲恢復特任張浚後御斥姦黨公道以為之在洎居申書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其立志一以先哲為法非他相可擬也允文許國之忠炳如丹青金鼎人亮之南侵其鋒甚銳中外倚劉錡為長城錡以病不克進師允文儒臣奮勇督戰一舉而挫之亮乃自斃首赤壁一勝而三國勢成淮泥一勝而南北勢定允文宋

元中書右丞相魏執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四

葛鼎 錢端禮 魏杞 周葵
施師點 蕭燧 龔茂良

葛鼎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第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鄧三世掌詞命鄧少警敏葉慶得陳與義一見稱爲國器以陳授建康府上元丞會金人犯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鄧不撓而辦留守張浚王倫皆器重之登進士第第之教爲御史薦其才除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密符之弊孝宗獎諭曰觀所奏知卿材除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首疏言益虛之理隱於未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權歲增之害如量下都稅務紹興間所起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爲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州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民安得不窮乎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比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官吏不增賞庶少蘇疲吐上特召復合調陳鄧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中書舍人歲早詔求初政得失鄧應詔大略謂虞允文制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日以削故近年必至常有不足之憂罷兵以來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於培剝取償益積其選運給事中張璪以說之子除知閩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鄧皆欲奏廣西議更鹽法鄧言鈔法之行酒臣皆給暴商沒入其質楮幣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除刑部尚書鄧爲東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子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鄧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鄧勸上專法孝宗正風俗節財用振士氣執中道恤民力選將帥收人才擇監司明法合手疏歷言之上嘉納除知樞密院事紹興四年拜左丞相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期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改隆興請祠寧宗卽位鄧上疏言今日之事莫先於脩舊齊家結人心定規模紹興節用稽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鄧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年六十六卅少師諡文定配資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意欲復詔張浚出師會符離稍失利湯思退遂倡和議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賀思生事無益於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部端禮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復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也且經度日前所用端禮奏仲通言是乞采納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決方主戰上意甚難之思退遠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籙之遺爲戒早決國是爲社稷至計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選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准東宣諭使王之望使准西端禮人奏兩准名曰備守守未備名曰治兵兵未備精有用兵不勝俛仰行險輕露出師大畏師徒者必勝之說果如此皆誤國甚明端禮既以是表後右正言尹樞亦劾浚罷鄧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准還極言守備疎略恐召金兵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准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督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思思退傳旨撤海州二州戍兵語在思退傳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令思退都督江准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朝上曰日前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尚書俄拜端禮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上嘗問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其力誰可遣端禮請以王并徐偃金帥許世商秦地之優人惟敢請以不與徐偃日略同紹興與爲叔姪之國減銀箱五萬易歲貢爲歲幣及并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當思遠圖如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并遂行謀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閣相位甚怠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不可任執政不報還太常少卿端禮上疏指其勢坐絀刑部侍郎王弗除附端禮罪爲國是之說以助其勢坐絀刑部侍郎復劾抗疏力諫其罪曰謂本朝無以威屬爲相此懼不可爲子孫法遠讀實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憾之出使卿知建寧府鄧王夫人生子上甚喜先兩月恭王夫人李氏亦生子於是恭王府直講王淮白端禮云恭王夫人子是爲皇長嫡孫端禮不懼翌日奏端禮具載禮經講官當以正論輔導不應爲此邪說遂指淮傾邪不正與外任鄧王立爲太子端禮引嫌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德壽宮兼侍讀改提舉洞霄宮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侍御史范仲卬劾

端禮貪暴不悅降職一等淳熙四年八月復元職罷贈銀青光祿大夫後諡忠肅孫象祖嘉定元年爲左丞相自有傳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知宣州涇縣從臣錢端禮薦其才卽對擢太府寺主簿進奏端禮言建東祀以考功員卽爲孝宗言選宗正少卿湯思退論和議以爲金通問使爲宗正而論今遣使一正名一退師三誠幣幣四不發歸師人祀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書可陸游曰臣若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願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純石烈志寧等方種兵闕遣端禮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亦知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不利魏杞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不具豈不痛國體格事機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心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聽俾件張恭念以國書稱大宋帝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禮廢幣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選上慰籍甚厚守起居舍人遷給事中知樞密院事進奏參知政事南田意不愜以職田請樞密主租助功養廉借之尚可奪之不可上是其言杞以金不辱命蘇庶官一歲至相位上銳意恢復復復杞左右其論會郊祀雷雷漢制災異策免守左諫議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六年授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貪墨奪職後以端明殿學士奉祠告老復資政殿大學士淳熙十一年十一月薨贈特進嘉泰中諡文節
周葵字立義常州人官與人力少自鄧校校籍京師兩學傳誦其文宣和六年擢進士甲科調鄧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諸軍交境上葵與判官攝郡事葵爲鄧州千里帖然教授臨安府未上吏部侍郎陳與義密薦之召試館職將試復引對高宗曰從班多說端禮正除監察御史從殿中侍御史在職僅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歷條所行不當事凡二十條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皆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遂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卽位已相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大臣亦無固志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論者一指乃便爲形迹使彼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汝伐葵三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蔡卞大計罷爲司農少卿以直視閣知信州未

上罷陳與義執政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而議已定被召論爲國有道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蔡卞論事去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莫語人曰元鎮已罷蔡卞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內降差除四入奏言願陛下以仁爲大法大臣以杜行爲法惟百樂矣論國用軍政士仁三弊高宗曰國用當減之民百姓足則國用非所患又言薦舉官官之弊宜聽減舉員詔吏部置檢所厚權戶部尚書梁汝嘉將特賜出身除兩府汝嘉聞蔡欲劾之謂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矣待聘乘檜未趨劾告之檜卽奏爲起居郎蔡方待引檜下殿論門曰周葵已得旨除起居郎隔下八月庚辰也參政李光弼除呂廣問館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問應初不相知也光旣罷葵以附檜落職主官王隆觀復置視閣起知湖州移平江府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爲禮轉運李椿年希檜首劾之落職主官崇道觀屏居鄉間憂患頗仍人不能堪葵獨安之檜死復直視閣知紹興府過闕權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奏科舉所以取士比年主司迎合大臣意取經傳語可說者爲問日學者競逐時好望詔國學并擇秋試考官精選通今博古之士置之前列其穿鑿非謬者黜之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鶴舉言葵以魏良臣薦顯處待從呂廣問葵之死驚亡并罷之太學生黃作詹瀨率諸生都堂投五百里外州博士何備等言于朝乞懲戒謂時習皆法歷官外編管職知信州隨罷起知信州引疾改提舉興國宮官直龍圖閣知太平州水壞圩堤悉繕完凡百二十里傍圩皆復惟當塗歲熟市河入漕雨賜安病奏下令城中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進集英殿修撰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孝宗卽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孝宗數手詔開錢穀出入奏奏陛下勞心庶政日有咨詢若出人意旨皆敬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張浚龍大淵會觀也孝宗色爲動金主亮爲其所惑浚張浚曰督府來朝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求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孝宗思其言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諫議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彙錄議議議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孝宗曰卿何謂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以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滄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書乞之召用侍從彙錄議議益洶洶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書乞之召用侍從彙錄議議益洶洶得如卿直諫者遂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

長待罪上使人宜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
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然賜出身除殿中侍
御史然附會觀者也中書舍人林允輪繳奏不書黃
遂補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
卿去侯議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駁奏事
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
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謂然因劾之乃
落職放歸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編傳上旨輒賜賈光
祖等罪遂黃降安置英州父子卒于貶所與鄭進死
復茂良家投良訟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獨相繼呈
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益莊敏茂良
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觀密令人
謀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然論茂良亦以
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未滿之則事雖
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
歎息云

論曰葛邲在相位雖不久而能守法度進人才其處已
也則以不欺為本錢端禮以威厲為相周葵雖雖不附
泰增而與魏茂良皆主和議若乃魏杞使知會國體
施師熱之靖重有守蕭燧忠實敢言仕於紹興之間可
謂不幸矣

宋史卷三百八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魏貽範等修
列傳一百四十五
劉璘 李彥穎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王剛中 李蔭 范成大

劉璘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李父子輩學以
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高調歸杜
門力學不急仕進主管西外睦宗院召除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誣其父召禮官會問璘
不至檜怒罵者遂之檜死召為大宗正丞遷吏部員
外郎置合式庭中使選集者得自繡閣與吏辨吏無得
藏其巧廉惟秘書少監兼權中書舍人金杞遷王師北
向部檄多出其手詞氣激烈聞者泣下御史杜幸老
官者張去為忤旨左遷璘不草制幸老得去從幸老建
康康直學士院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璘復留守
建康眾望屬之及詔出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璘不
書蘇黃仍論其不可上怒謂宰相曰劉璘父為復所知
此特為汝地耳命再下宰相召璘論旨且曰再徵則累
張公璘曰某為國家計豈敢為張公謀執奏如初存中
命乃將真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田師中死其家請以

沒入王繼先弟為賜李珂通近習末為督府謀詔從
中下珙皆論罷之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早郴州宜章
縣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
聲言發郡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
曰拍與之罪吾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
其善行疲意發大數程外迎之代其責任至則偏賜過
望軍士咸奮珙知欽可用徵諸軍皆受節制下令驟賊
徒相捕斬諸吏者執李受寶欽與寶連破賊賊追至莽
山賊黨曹彥黃執李金以降寶寶匿者尚眾珙請
功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糧歸田里上諸
將亦皆有差上賜璘書曰近世之憂今卿既謀益而
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謀益而
功既詳實諸將復步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勵朕
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言於上曰世儒多病漢
高帝不悅學儒生臣以為高帝所不悅特庸儒俗學
耳使當時有以二帝三王之學告之知其必敬信功烈
不止此因陳聖王之學所以明理正心為萬事之綱上
亟稱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連言曰汪
應辰陳兵務張栻學行才能皆臣所不及而栻窮探聖
微曉暢軍事廢幸破賊謀為多額亟召用上可其兼
兼參知政事除福建鈔鹽錢二萬萬罷用江西和羅
及廣西折米鹽錢及諸路累年通負金錢數巨億
計上書以久旱齋居雨一夕而應珙進言曰陛下誠
心感格其應如響天人相與之際真不容疑隱微纖芥
之失其應豈不亦猶是乎臣願益謹其獨上鍊然海善
鏡大潤會既被逐未幾大潤死上憐觀欲還之珙言
二人之去天下方仰威斷此曹奴諷耳厚賜之可也若
引以自近使與間機事進退人才非所以光德業振紀
綱命遂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
薦和州教授劉甄使上論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
微何自知之以上珙告珙退坐堂上追珙至詰其故授
璘使對珙恐後不敢乃叱使黃或勵狀而去會揚州
奏璘使對增築新城珙遂奏罷璘珙語在陳俊卿傳珙時
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璘罷璘語在陳俊卿傳珙時
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臣所不及願留之詔改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為獻上曰卿雖
去國不忘忠言材美非他人所及行召卿矣至鎮首獨
稅務新額及罷苗倉大斛屬邑奉新有復出租稅窮士
知不能兩率去反失稅并免除之除資政殿學士
知南府湖南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
事判襄安撫使珙六上奏懇辭引經據禮詞甚切最後
言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
說已為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
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
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閩入見極論時事甚切

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
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所驕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
不見於經史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
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為哉湖北茶盜數
千人入境御史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
求生意之則聚而致死揚揚論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
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
戒口求母軍戰去母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
一戰敵之盡捕以歸珙首惡數十餘隸軍籍官照二
年移知建康府安撫使行宮留守會水且早首奏
獨夏稅錢六十萬緡秋苗米十六萬六十斛禁上流
稅米過糧得商人米三百萬斛貨諸司錢合三萬道官
糶米上江得十四萬九千斛籍主客戶高下給米有差
又運米村落置場平價振糶貧者不敢負起是年九月
盡明年四月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進觀
文敷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
奏言恭願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
曹朝綱以素士氣以索民心以離皆在此陳俊卿忠
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
願亟召用之既又手書致栻未幾其言皆以未能為
國取善譽耻為恨幾年五十七日光祿大夫諡忠肅珙
精明果斷居家孝養繼母卓卓年已逾五十盡家致毀
內外功總之威必素服以終月數喜受盡言事有小失
下吏言之立改臨臨數鎮民愛之若父母聞計有罷市巷
哭相與祠之者

王剛中諱仲履廬江人乾道五年擢進士第為信州上饒
簿鄂州教授四川宣撫司幹辦公事除武學諭孝宗幸
學蘭迎法駕立道周上目而異之命小黃門問知姓名
見是節記遷樞密院編修官論對奏五事請未竟上喜
出顏色即日論輔臣曰王剛中敢言宜加獎擢除宗正丞
尋出守舒州陞辭奏數條皆極言時事之未得其正
上曰卿論論唯直言出王剛中剛直敢言除監察
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曰此覽陸贄奏議所陳深
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思朕之關失條陳
來上蘭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
即上疏陳德宗之弊及政政關失上嘉納之遷起居
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繳繳
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不可不整頓而正
之乎上諫然曰非卿言朕不問焉蓋落落惟卿一人
除禮部侍郎兼中書門下省平章事欲得剛正一如
卿者可舉數人即奏舉潘時輝鄭師中鄭師中鄭師中
用會以母憂去服除召還為禮部尚書進參知政事光
宗即位遷知樞密院事參政拜樞密使光宗精厲初
政蘭亦不存形迹除目或自中出未懼人心者報留之
納諸御坐或議建皇后家廟力爭以為不可因應詔上

疏願陛下先定聖志條列八事疏入不報中丞何澹論
以罷去起帥閩勇鎮蜀告不就後領祠帥江陵蒙宗
即位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七年罷閣盡言無
隱然嫉惡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傳得于
世

黃祖舜福州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軍器監丞入對
言縣令付銜專用資格若委郡守次其尤無長者
上然之權守尚書田員外郎徙吏部員外郎出通判
泉州將行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縣縣州於草布乞
自科來後有學行卓異者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
序序之意下其奏禮部遂留為倉部郎中遷右司郎中
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諸議上命
金安節校勘安節言其書詞義明粹乃令國子監校行
萬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寶為帶御器械
兼權給事中張浚覺其家奏使臣五十餘人理責任
祖舜言武臣守關者數年今素食無代坐進崇秩易以
勸功乞為之限制遂詔罷兵校者五之戶部奏
以官田授法去使祖舜言使臣五百六十餘人
臨安官田僅為畝一千一百計其請而給田則不過數
十人官不行保界即梁舜弼弼弼弼弼弼弼弼弼弼弼
祇俟祖舜言閣門不可以恩澤補選知池州劉克仁升
右文殿修撰知新州韓彥直升秘閣修撰祖舜言條
本以待文學不可得得故資政殿學士楊應家乞遣表
恩祖舜言恩隆濟泰格中傷善類皆寢其命泰燔卒贈
太傅祖舜言恩煇其父情禮議今不宜贈帝得之扶道
奪之還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犯淮劉克仁權走一
將誅權以厲其餘祖舜言權罪當誅以死是國家一敗
大功而三將得無權於敵乎上嘉納罷于官監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蘇溫陵徙湖州政和間黃鉞建
炎初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以廉不遠養疾病而歸
閱數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復累年趙鼎
請潮大寶曰從講論語數款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
至者君獨肯從吾遊過人遠矣知連州張浚亦請居命
其子杖與講學時趙張客貶斥無虛日人為累思大寶
獨泰然浚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果君
何大寶不為變代還言連英德高宗六州大臣曰錢
百非懸懸之地事難行錢宜獨減高宗六州大臣曰錢
臣上殿應陳事目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
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知袁州進
詩書易解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
與內除執政擬國子司業上喜曰適合朕意時經筵闕
官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椿
錢無定名數吏緣為姦刻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兩渡兵

與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查委監司嚴月椿為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直敷文問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蔡岡聚薄蔽窮山石硯盜來開割劫大寶以糶金三十萬募民扶藜藿道十餘里行者便之提點廣東刑獄孝宗即位除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軍興以來日征日誦浮議靡定太上傳不基於陛下四方日俶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權右諫議大夫首論未傳洎承議之罪皆行其言汪澈督師興大寶劾其未節制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落職謫大寶實嘗論及移稟上曰吾欲亟行大寶奏今日之勢殆未可顧少寬歲月張浚復起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得維律羣言洵洵大寶言危疑之際非果斷斷何何以息橫議未幾湯思退謀罷督府力請議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恢復莫誓於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宰相以財計之軍儲虛符難師漢名額不除意在戡軍精減月給臣恐不惟邊鄙之憂而思起蕭牆矣章三上除兵部侍郎胡銜為起居郎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天贊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引去朕固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大早合為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未幾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他日銜奏事上復論之曰大寶留之經筵亦固未去勢不兩立銜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若謂勢不兩立則論宰相者皆當去大寶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藥四州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為恨乾道元年落致仕召為禮部尚書入復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中書舍人關安中欲留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字彥亨欽州休寧人資穎悟日記于博洽經史尤精於易宣和六年蘇太學進士第調洪州新建縣主簿紹興初范宗尹引為判定官入對言司馬光以財用乏請用宰相領總計使宜以為法除司農丞又遷殿中侍御史韓世忠子彥直秘閣安節言崇觀以來因父兄秉政而得貼職近制皆在討論今彥直復因父任而授是自廢法也不報任中先除待制致仕安節劾其忝覲乞追奪秦椿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秦師成梓遂罷榷榷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棺死起知嚴州除浙西提刑入為大理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今守令合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窮日力辦之而無卓然以教化為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苟可以贊教化必力行之時獲偽造鹽引者大臣欲置之死安節力爭以為事已十餘年且自首無死法因得減等浙浙屬王悅道鞠仁和令楊績獄不實事下大理

安節並逮悅道悅道幸醫王繼先子也屢因人求免安節不從遷宗正少卿為金使施宜生質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廷使安節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四宜生屈服還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巡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業義閩使金主因言前日駑馬事曲在翼已咎二百回曰可詳奏乃復元官遷禮部侍郎將攝明堂時已遷欽宗升退安節言宮廟禮節當以大臣稱事從之還待講館中殿侍衛老論張去為補外安節言不可因內侍而謂去官上遂留莘老金主亮犯從幸建康亮死安節陳進取招納備守三策而以備守為進取招納之本上將還臨安命楊存中宣撫江淮刺襄安節言存中項以權太盛人言籍籍方解軍政復授茲職非所以全之又言方今正當大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剝庸庸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皆納之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濡須皆昔人控扼孔道魏明帝云安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圻山賊來輒破三城之上孫權蓋形勢須城固守不可省將如甘霖等常以寡制眾蓋形勢之攻守百倍豈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反棄之耶且濡須巢湖之水上接唐步下接江口可通漕舟江澤將經理存中議遂格李宗師位給廷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罷去堂除省歸吏部長官職倅係屬以清中書之務文武除補各有定制毋令易文資臣僚致遺表恩澤不宜奏異姓使得高貴為市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一日因奏事而勞之曰近不見徽毅有所見而徽毅於無不聽龍大淵嘗謂以爵不見徽毅大淵除樞密都承旨親帶御器械諫議大夫劉度仍累疏論之隆興改元大淵親視除知門門事宰相安節必以為言使人諷之曰若書行即坐政府矣安節拒不納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奏入不出上意未回安節與給事中周必大奏陸下即位臺諫有所彈劾雖兩府大夫欲罷罷則罷欲罷則罷於二臣乃為進諫避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上怒安節即自劾乞歸上諭解命遂獲潛卿舊人李珂撰張浚之語入曰金給事與金石人也拜兵部侍郎金將僕放散遺三省樞密書論和議乃盡定四事詔羣臣議安節謂此稱國體不加大字及再用拜二字皆不可從海海唐部為淮襄屏蔽不可與必不得已少增歲幣安節言富國強兵必不肯歸我宜每因遣使恭謁且講好之後當益遣將厲兵以為後圖已而請謂得請中書舍人胡銜繼奏謂安

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敖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精力未怠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除年樞密部尚書兼侍讀自是力請謝事詔以敷文閣學士致仕辭上曰卿且暫歸旦夕召卿矣去之日精神相與嘆美以為中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比其乾道六年卒年七十七遺妻喪而通奉大夫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保安節至孝居喪有禮凡朋友薦入田業悉推與之又以恩孝其孤子農或語之曰公是命張侍郎致遠為中人時所薦蓋在謝之安節曰彼為朝廷薦人豈私我耶竟不往薦吳公武與庚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與秦檜皆不出者十八年及再起論事終不屈人以此服之有文集三十卷奏議表疏周易解

王剛中字時亨饒州樂平人剛中博覽強記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二人任某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請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剛中撰檄書校書郎連署作佐郎李宗政之故君子小人忠佞之辯遠中書侍郎極陳古今先務敵強則犯寇弱則請盟今勿計敵人言聖敕先自治擇將帥蒐蒐士實邊儲備器械國勢富強將良士勇請盟則為漢文帝犯邊則為唐太宗上題其言會西蜀謀帥上曰無以逾王剛中矣以龍圖閣待制知成都府置制四川御使嚴殿選錫金幣象笏進敷文閣直學士時吳璘累官閩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雖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而號令不行以武則則望於暴而情不通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壁驅吏思威並行羽檄紛中跨一從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聞者一從夜馳二百里起吳驍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方議奏提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唱曰身背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眾所推者上之朝備統帥還又疏蜀名勝士與募府之賢備部使者州刺史之佐以備屏翰內外響應決道使臣固絕不能自存剛中以為夙於外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召諸府有善射者復其祿祿以禁軍團練給之其能撥不堪事則給以義倉米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派三鄉田歲入於殿副中集二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府學禮殿東漢與平中後復又建新學時多故日就傾圮屬九縣繕完悉復其舊葺諸書武候祠張文定公廟或黃巢墓表賢羈惡以示民有女巫蓄蛇為妖殺蛇鯨之孝宗受禪以官修進左朝奉大夫召赴闕以足疾請祠舉太平

與國官歸次番陽營園植竹號竹塢金允准有旨勅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除禮部尚書直學士院兼給事中為海濱使除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同知院事剛中曰職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待虛名害實事又奏四事聞屯田省浮費還將帥沈沈兵居政府局疾卒年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建炎間詔贈成峴鳳州州判壯丁為兵眾以為愛剛中建言五害罷之免符下民歡呼聲震山谷比去蜀父老遂道有追送數百有易錄春秋通義仙無他嗜好史辨漢唐書要覽天人脩德錄東溪集應齋筆錄凡百餘卷李彥穎字秀叔湖州德清人少端重強記覽金犯浙西父扶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不及及己迫其後能趨支徑亂流復濟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主餘杭簿守曹沐家飲酒家業為官監利其貲具彥穎爭之沐怒戒吏燬煉不得毫髮罪調建德丞改秩府丞知其才將處之學官或勸使一覘彥穎耻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探攝為御史臺主簿全金監盟張浚右正言上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探和於上前惑之罷督府良翰探相薦引而彥穎進彥穎中選諫議大夫一日稱以和戰守叩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豈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賴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易書及一和字而彥穎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以父喪去免喪復為吏部郎皇子恭王府直學權右史兼兵部侍郎經筵張拭專言先王王家之道因及時事語激切上意不擇彥穎明在人臣事君豈不能阿諛取容拭所以敢直言正為聖明在上得盡君之誠耳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一意遠解使臣下若若此人主應無過立皇太子兼左諭德首論建置宮僚以為廢事於東宮內外無所不當省事項白億事而後行司馬光論皇太子講讀官有奏疏錄以進上大喜行之皇太子尹臨安兼判官兼中書舍人張說再登樞密彥穎論說無寸長去年驟辭有府物議譏騰今此命復出中外駭然臣恐六軍全體人心不服未幾樞密侍郎耶律鼎言言上習委靡不然則矯激宜擇寬實樞密亮者兼之非便宜言上言皇太子尹臨安於上者雖大子趙草奏辭三辭乃免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員食諱兩言甲申歲以諱兩求言今年中問非無水旱而不開求言之詔豈不言多沾激厥之耶比欺蔽成風侍從臺諫慎慎唯其他乎除彥之興未必不由此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又言臣下有適宜顯遂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

為戒今諸毀潛行斥命中出在廷莫測其故將恐陰邪
得伸善類衰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接送金賀正
使還言兩淮兵備城寨及裁減接送浮費甚悉上嘉納
焉十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二年閏九月
參知政事金使至上達王并諭金使稍變受書禮儀
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團體無損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
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時左司諫湯邦彥親進真使
幸集事自許立節彥穎言邦彥親必堅固他日對便
殿上復語及之彥穎欲進說上色動幸必堅固他日對便
邦彥為申議國信使且命福建造船起兩淮民兵赴
合肥訓練并詔諸軍飭戎備中外彥穎復言兩淮
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三百里令民戶三丁
起其二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作色曰卿
欲盡撤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合三百里內家起一
丁計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練日增給錢米限一月
罷庶不大擾翌日復執奏從之泊邦彥辱命而還彥穎
論其罪貶新州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攝事內降繳回
甚多內侍自割籍名進器械并備師降旨發左藏封榜
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虛允充
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籍陛下有意恢復復用之不
節從容他日妾費失封籍初意上憂然曰卿言是朕失
之矣自是絕不支堅馬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
紹興府約有惠政提舉洞霄宮復參知政事病亟欲
拜起力辭上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孟亨禮繁特免卿
諫官論其子飯人至死奉祠錫扶持知婺州禁民居牛
捐屬稅十三萬三千緡復知紹興府進資政殿大學
士再奉祠食糶米數舍室無姬媵蕭然未日與州縣
自奉濶約食糶米數舍室無姬媵蕭然未日與州縣
不問閱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
時臺諫洪趙汝愚善穎一空公論觀之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擢進士第授戶
曹監和劑局隆興元年遷正字累遷著作佐郎除吏部
郎官言者論其趨避罷奉祠起知處州陞對論力之所
及者三日力日國力日民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上嘉
納處民以爭役罷訟成大為期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
田此助役者甲乙輪第至二十年民便之其後入奏言
及此欲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梁天四十里瀝田二
馬作通清環在松陽遂昌之間激深水四里瀝田二
十萬畝壞成久壞成大訪故迹壘石築防置堤開四十
九所立木則上中下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
郎兼崇政殿說書乾道令以緡計賦估價輕而論罪重
成大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而估價過倍紹興初年
遞增五分為錢三千足今緡實當倍時直上驚曰是
陷民深文遂增為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請和失定受
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即假資政殿大學士充

金祈請國信使圖書專使陳寔蓋泛使也而上論受書
事成大乞併職書中不從全遂使者募成大名至求中
饋幼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
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姪
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指笏出之全王大駭曰此豈獻
書處耶左右以笏拂起之大叱不動必欲書遂既而
歸館所全主遣使宣旨取成大之名而起也金廷紛
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大而歸除中書舍
人初上書復成政論賜賜成大奏曰御書除忠意
飭綱紀振積弊而近日大理議材選加一等此非以嚴
致平乃酷也上稱善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
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上疏言之說命竟寂靜江
府廣西窮賈專藉鹽利漕臣盡取之於是屬邑有增價
抑配之弊詔復行鈔鹽漕司拘鈔錢均給所部而錢不
時至成大入境曰利害有大於此乎奏疏謂能裁抑漕
司強取之數以寬郡縣則科可禁上從之數年廣州
鹽商上書乞復舊制相可其說成大出銀錢助之
人多以為非下有司議卒不易成大說舊法以四尺
三寸為限詔加至四寸以上成大謂互市四十年不宜
驟改除數文閣待制四州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瓦兩犯
黎州而奴兒結蕃別等九架點輕視中國臣當啟閣將
兵外俗堡若仍請明教團圍結之法使人自為戰三者
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十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
為要地增戍兵五十萬置都監路分吐蕃入寇之路十
有八悉築備分戍四兒結蕃安靜若發飛山軍千人赴
之料其三日必過也而果然大白水戰將王公私宴女
女當節之寇成大重賞檄發使相王斌武才勇才
以獻節之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
守雜役之都統司又俾與大軍更戍成大力具其不可
認違舊法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獎漢唐五十

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
凡人才可用者悉致幕下所用長不拘小節其傑然者
露章薦之往往顯于朝位至二府召對除權更部尚書
拜參知政事兩月為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奏罷海
物之賦除端明殿學士尋帥金陵會歲旱奏移軍備大
二十萬振饑民減租米五萬水賊除五緡發號靜江大
將軍田頌及之以病請開進成政殿學士再領洞霄宮
紹興三年加大學士四年遷資政殿學士九領洞霄宮
上嘗命陳俊卿撰文士掌內制俊卿以成大及張震對
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撰錄桂海虞衡行于世

論曰劉洪忠義世家追屬綱以不雪雙耻為深恨王蘭
犯顏志謝賜賜嫉惡方趙鼎張浚非罪遠謫朋交絕踪
大獲獨從之游連片權殺了無顧忌安節秦檜排淵
觀望如金石孤立無黨死生禍福曾不一動其心當金
兵犯大散關關中單騎星馳夜起與一戰却敵成大

致書北庭幾於見殺幸不辱命俱有古大臣風烈孔子
所謂處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者歟若祖願等楊恩思
禮奏樞秩詐情懲於既死彥穎論事激烈投忠盡直氣
亦可尚已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六

黃治 江應辰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杜莘老

黃治字德潤福州侯官人隆興元年以太學生試春官
第二詔循故事 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
列官秩滿就銜不用前名例賜扇堂宰相陳俊卿白
于上改宣義郎除國子博士適有旨職事官無待次改
差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繼為太學國子博士樞
密院編修官通判福州奉祠召為太常丞請外孝宗方
厲精求治曰黃治厚德方任以事不許當對妻三事治
事莫若儲才士卒富厚其心政必輕易為以玩寇寇極
徐奏願復州郡毋壞機以致致寇母輕易以玩寇寇極
而後定傷根本多矣奏錄書郎遷著作郎上諭國臣祕
閣備英俊為異時公卿用行黃治詞可及之除右正言
首奏諫臣非員職在諫諍朝廷有所當盡言上亦
以為端士許其益言無隱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因祠
祭上言此舉全在一念陛下及典與想專精在民身難
法宮心則禮壇洋洋左右理非泯然泯然荒蕪之由必
有未盡天神示之心者一日特詔諸路奉行荒政不力
差官按察集洽奏使者一出官吏必須畏其常常
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開閘戶口多寡
地里遠近安能遍歷乎若專責常平正而職舉事分
而察稱又奏藝祖德滿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
於一夫之手今使主兵官兼都寄是合兵民之權聚
屬邊徼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治所論未嘗不細細故
他應以累其終身除右議大夫上方銳志肆武治因
風諫言頤之大家君子以慎言節飲食言語飲食猶
謹節之况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
以養其身也上治在經筵言宰相代天理物要在為國
得人入主之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廷尊朝廷尊
則廟社安宰相相任則職當虛公心君子進則庶職舉
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玉渾
厚無瑕天其以卿為朕弼即除御史中丞承薦舉請託
必競於爭執臺諫之門若爭執臺諫不為人覓舉使士
大夫咸自率厲以公道得之豈不甚善果知其入露
章以薦亦何不可渾州奏極盡罪不至死應配者坐加

幼主和者乘此相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後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

如建康近議者徒悅一時慮從思歸之人非為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詭吟絕望矣...

陳良翰字邦彥台州臨海人蚤孤事母孝莊重為文慷慨有氣中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溫州瑞安縣俗強...

良翰言存中久擁兵柄太上皇親就第奈何復假使名宜慎履箱之戒疏三上存中竟罷李斌不敢涉良翰...

此因陳時弊十事時應詔者眾上命擇其議論切當推恩以勸之後省以老為首進一階遂致令制定官太...

市易通北買大為發利一日見幸老輒及朝政語狂悖幸老以聞斥監州稅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初請使金...

無謂難免不能治天下詔麟先福州居在子孫皆勒停籍其貲以千萬計詔麟入御前激賞專以賞將...

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蓋蓋者皆得其根本脈絡嘗歎曰學識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始言其次是欺...

論曰黃涇渾厚有守應辰學術精醇尤稱骨鯁十朋吳

宋史卷三百八十七考證

元中書右丞相繼裁脫脫等修

列傳一百四十七

周執羔字表卿信州弋陽人宣和六年舉進士廷試

陳蒙 胡沂 唐文若 李燾

豐財之術執羔以為靈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與師十

萬日費千金今尺籍之數十倍於此罷權老弱者幾半

不沐之其弊益深論和羅本以拾軍興與凶災蓋國家

一切之政不得已而為之若邊境無事妨於民食而務

為聚斂可乎舊儲有常數比年每增增至二十萬石

今諸路枯旱之餘蟲蟻大起無以供常稅計數外取之

乎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以災甚者

從之充安恭皇后啟宮按行使日與聞人接卒事未嘗

交一談亦亦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上謂輔臣曰

朕惜其老成宜以經筵留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

觀上曰遂除龍圖閣學士二年每勅上以辨忠邪納

諫爭上深知其忠明年三月召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

有年諭八十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其章閣月復申

前請上度不可奪詔提學州太守太平與國宮閣茶葉御

書禮禮尤渥公問祖帳都門外搗神榮之時閩粵江西

王希呂字仲宿宿州人渡江後自北歸南既仕居舊嘉

輿府乾道五年登進士科孝宗崇用西北之十六年召

試授秘書省正字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攀援戚屬擢用

再除察書院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

廷其合黨惡名責遠小監當院而後之改授官觀方說

之見用希呂後身任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

斥逐而希呂復以右任怒去國之日屏足節歸以行

恬不為悔由是直聲聞于遠邇以此舉亦以此見知

出知廬州淳熙二年除吏部員外郎尋除起居郎兼中

書舍人准右擇帥上以希呂已試有功知廬州兼安

撫使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頗之加直寶文閣江西

轉運副使五年召為起居郎除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

部尚書改吏部尚書去乃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

尋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治郡百廢俱興是後從文學

端方之士天性剛勁遇事無取意惟是之從嘗論

近習用事語極切上變色欲起希呂挽袖衣曰非但

臣能言之作從臺諫皆有文字矣佐漕江西書作拳

石記以示儆厲一幕官更筆塗數字舉生駭愕希呂覽

之喜其不阿馬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與

終焉之意然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後以疾卒于

家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人年十九預鄉薦間歲入太

學經與二十四年擢進士第調興國軍司戶未上有薦

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右司諫言會子之弊願

捐內帑以紓細民之急上曰朕積財何用能散可也概

然發內府白金數萬兩改換會子收銅版勿造軍民翁

然未幾戶部得請改鑄五萬萬又奏陛下下令在前不

能持平歲久以此令既不能信之豈有不印交于五百

萬錢不可為國用乎民而又欲造會子二千萬屢爭之

得遂請以五百萬抵會俟通漸收之當使不越千

萬之數上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辰言太宗政要

願賜省覽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

上曰卿亦當以魏徵自勉又言陛下躬節儉弗茹貨

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為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平商賈

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船舟招番買賣買賣靡

費金錢或徵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所

以維持紀綱保全威威願嚴戒外戚敢改過富貴可保

如其不悛以義斷恩時左相丁外親請改復右議

大夫兼侍講同知貢舉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

侍郎尋除尚書時議議泛使請地良辰言陸下恢復之

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賈於食同不可不察訪歸歸於獨

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眾而與亦有以用眾而亡固

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敢費之端萬

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卒禍

結未息期將帥部類之選謀對君父則言功死臨

敵驚奔河可仗者有如此難之役不戰自潰廣州之遇望

諭令同心協濟兼權吏部郎官治雅為湯思退所厚御

史尹稱欲引之以共濟涸因屬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

意二人皆不樂踰年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

在王府多所裨益且因事以及時政書之於冊幸上或

見之王亦嘉所愛重他日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

講來矣未幾宰相召浩為四日轉進用之尤屬意浩

浩雖無一辭時政關失浩謂上憂勞如此今何可

不言即奏疏論近臣併及宰執推舉上意遂多迎合

百執事顧忌長緇反覆數千言傾倒得見者悚上

不以為忤執事者深惡之乞外得台州州有陳中禁軍

五百人訓練官貪殘失眾心不逞者因謀作亂忽露刃

於庭浩謂之日汝等欲為亂乎請先殺我輩日不敢

乃徐推其為首者四人歸徒之逆無事除直祿關並海

有宿寇久不獲浩募其徒自縛贖罪得共懸里蒙民

那憲以資給事權貴人門囊家為眾事械械之死獄

中盡籍其家徒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公突且誣浩以

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上方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

李浩為郡復罪蒙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上願

日守臣不畏眾譽豈得邪且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

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資上批其後日台

州所斷至甚充富鄉家實不給還流徒如故浩始

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羅米八萬董其事有

賒籠戶部欲就支錢幾無數大理附會之浩爭之非但惠

情者得以苟資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
慢謂誰其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李浩言詔遂除權
吏部侍郎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自浩之入
已相側目且欲以甘言誘之浩中立不倚拒弗納於人
相與謀譏議大夫姚憲論浩以疆狼之資挾奸諛之
志實之近列變亂黑白未及正謝而罷乾道九年提舉
太平興國官明年夏變路開命浩以祿閣修撰罷其
行襲行縣州日思州世襲為守則田氏與其猶子不
協將起兵相攻浩草檄遣官為勸解二人感悟歛血盟
誓釋前嫌遂得以寧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玉隆萬壽宮
命未至以淳熙三年九月卒年六十一諸司奏浩盡瘁
其職以死詔特贈集賢殿修撰浩天資實直涵養渾厚
不以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為文辭及壯益沈潛理學立
朝慨然以時事為己任忠憤激烈言切時弊以此見忘
於眾平居未嘗傲人以辭色不知者以為傲或謂於上
前上謂斯人無他在朕前亦如此非為傲者小人憚之
誘以祿利正色不回謀害者無所不至獨賴上察其
衷始終全之為郡尤潔己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
生奉養如布衣時風裁素高人不取以私云
陳棠字德應紹興餘姚人入太學有聲登政和上舍第
授教軍州以母老改州宗曹浩獄平允更攝天官臨
海黃巖三邑易越州新昌合皆以惻憐稱昌頃欲授
為御史約先一見棠曰宰相用人乃使之身即謝不
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五月召授秩六月
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八月詔以辛邑有治行除江西
運判瑞昌合倚贊受賂案首劾罷之期年所按以十數
至有望風解印綬者以母年高乞歸養詔案善撫字移
知台州有五邑皆攝具三民懷恩愛越境歡迎不數
月稱治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之在者千餘人請起
棠詔養清議不授治狀者聞其故所在州賜錢三十萬
中召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力主和議檮陷天下
多詐不可信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金人
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清以雪國
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為乃遽講和何
以繁中原之望既而金厚有所遷議久不決將再遣使
秦復言金每挾講和以售其意論者因其劇烈遂又
還河南地遂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為不然且金之立豫
蓋欲自為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率皆取北金知不
足恃從而廢之豈為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
以為為戒哉我欲歸我往歲金書曹為歲符多察聽我
所載曾為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各守封
疆可也而何州之權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信
結恐其假和好之說誘謀廢之辭包藏禍心變出不測
願深察前轍亦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寇至苟

彼通和則吾之振旅武備不害為立國之常如其不然
決意恢復之圖勿徇私曲之說天意允協人心響應一
眾以成大勳則梓官太后可還祖宗疆土可復矣槍機
之蒙因力請未幾金湍盟除徽猷閣學士知穎昌
府時河南新疆初復無敢往者棠即日就道次濟春則
領已不守改處州又改廣州兵與後廣東盜賊無寧歲
十年九月易收守案盡革政政以思先之留鎮三年民夷
悅服初朝廷移韓京一軍屯循州會柳憲竊犯廣西
詔遣宗討之棠奏廢東累年困於寇賊自京移屯敵稍
知畏今悉軍赴廣西則廣東危矣檜以為京地坐榻
留機事降秩上章告老改授州請不已遂致事又十
二年以疾卒于家年六十六棠學剛介不事產業先
世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南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
既謝事歸刻中僑萬僧寺日羅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
為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
云

胡沂字周伯紹與餘姚人父宗俊號醉儒能守所學不
逐時好折穎異六歲誦五經皆畢不忘一字紹興五年
進士甲科陞汝州縣令三十載至二十八年始入為正
字遷校書郎兼寶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以
憂去終喪還朝孝宗受禪陳淳淳具方今務祈沂言守
禦之中侍御史有旨待從臺榭係具方今務祈沂言守
禦之利莫若知所處備之田前歲淮民逃移未復舊業中
原歸附未如所慮備之就精於省餉廉東作方與
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詔行其言御史
中丞辛次膺論殿帥成問賈不恤士卒之罪詔罷殿
前司職事與胡沂再言其二罪遂落太尉致州居任
沂又言將臣定十等之目令其舉薦施之擇將之項則
可施之養士有素則未也夫設武舉立武學試之以弓
馬又試之以戰略之文兵機之策蓋將有所用也除高
等一二名餘皆吏部授以權詔從商所差非所用所
非所差則大臣詳議上舉者定品格分差過將下準
備差則則人思奮騰上之求矣從之聘大潤會觀
以藩邸舊恩除閩門事張燾對周必大相繼繳回
詞命沂論其市權招士請屏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
抗論左遷沂累章益懇切曰大潤觀不屏去安知無柳
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其排之
沂亦以言不行請去遂以直顯謨閣主管台州崇道觀
乾道元年召為宗正少卿兼皇子慶王府贊禮尋兼
侍講進中書舍人給事中進對論命當謹之於造謂
之初上曰三代盛時如卿職在敬駁事有當然勿謂
拂吾相不除庶部侍郎兼權尚書禮奏七司法自紹
興十三年纂修成書歲且一紀歷月間時不無抵牾望
令收令所官討論章旨此法可行不行此條當革不
當革將見行之法與當革之條概為一書類之中外庶

可戰之發之窺詔行之尋以目疾丐祠六年出為徽猷
閣侍郎知處州復引疾奉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八
年以待制處州子魯事尋復拜給事中進禮部尚書並
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而沂資性恬
退無所依附數請去廣文富國希旨建築復中原沂
極論金無靈而我請將未見可任此事者數梗其議遂
以龍圖閣學士仍提舉興國宮淳熙元年卒年六十八
方疾革整容素冠不少情蓋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論獻
薦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父庚在文苑傳文若少英邁不
羣為文章建進士第分教蒲州府給事中勾濤薦為
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閣下
略曰昔漢高祖士四皓去之而西而少廉恥之八光武
禮賢嚴光友之而東而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
駐蹕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布朽骨式慈蛇以
來繁傑與之共治應運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日召
對便殿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西鄉縣
產茶巨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
增賦以市龍園戶避苛欲轉徙饒饒相藉文若力爭之
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
上發庫錢募游者賑活甚眾又力請於朝除田租二萬
一干項免場務稅二十餘所梁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
水患承召改敕書蜀師為文思箴以獻其略曰二十六年
以光祿承召改敕書蜀師為文思箴以獻其略曰二十六年
皇其既休矣兵休如何莫若治兵居安思危乃乃收羣
爰整其旅文王以典與舞羽舜仁用成向戎弭兵春
秋所懲肅倪去兵禍亂乃胡師則多矣軍則彌矣弛縱
不繩猶曰無人兵非以戩以兵休凡五百餘言自
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勅上
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有
為言和參政請思為國謀凌哲所彈文若若其直作不
委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諷已劾文若若其狂誕出
知邵州上屢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知邵州
與學官減田租奇耗二萬石又請歲糶常平義倉之儲
什三與民平市農未俱利而粟不腐遂以者令餘于嘗
有剽盜巡尉不能制文若遺牙兵捕而戮之加直敷文
閣移知溫州三十一年召為宗正少卿金人犯邊文若
求對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上諭大臣以文若與虞
允文杜幸老馬驥才皆可用復除起居郎時將北出
捷書日問上下有犯志獨文若憂之圖上言嘉北伐故
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密文若
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所趨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
軌轍則大善未幾諸軍退守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
歷陽權通淮南盡沒召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
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工部侍郎許尹是

其言眾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今計安
出卿熟張浚奏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
年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上黷然曰浚後者多非卿
知以發此數日遺稿存中護江上軍緩則援後之期起復
無平江府蓋上以浚雖忠懇喜功將士多不附文若復
言浚本以孤忠得蒙累次改授建康府將以為江准宣
撫使中沮之止乘與幸江表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
學士院同守司居守篤選遷中書舍人上將內禪前數
日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既書黃因過周必大
誦聖德而疑名稱未安歸白宰相請更黃堂更不可文
若執不已宰相以開閣改稱本生親親導又改宗室子偶
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江准軍事
文若時以疾請外除敷文閣學士開閣守改都督府
參贊軍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能行者未還除知鼎
州改江州明年浚入相都督府罷其冬金復大入官軍
悉成淮文若謂上流當嚴兵備以定民志奏鄉丁五
萬訓練有法人倚以固解嚴和羅大起郡之數八萬文
若以民勞堅請得減什三旋請祠章三上未報乾道元
年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李燾字仁甫眉州丹棱人唐宗室曹王之後也父中登
第知仙井監熙寧冠帽進士燾未報者反正護十四篇皆
救時大務紹興八年擢進士第燾未報者反正護十四篇皆
官改秩知紹興縣任族張氏子居喪而爭產燾曰若忍
辱先訓乎蓋歸思之三日復來迄悔文無訟又有不自
其母而鬻產者燾實之理業強欲述於是以餘暇力學
燾恥諸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
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司馬光資治通鑑斷自自建
隆迄于建康為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
體為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韶給札來上制置王剛中
時幹辦公事知榮州榮因讓為厘夏秋率若水潦燾築
防捍之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入境勒令守不職者四
人科約聚斂燾括一路縣賦額逾有無約三年中數定
為科約上之朝野一略賦額逾三年召對首舉燾治官
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為恢復之法乞增置諫官許
六察言事請練兵母增兵杜諸將私獻軍中虛籍除
兵部員外郎兼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
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
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禮廢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
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
上壽正殿為北使權用正禮部郎中言中典祭
禮未備請以開寶通禮祭神因率禮政和新儀令太常
寺參校同異修成祭法四年上禮通鑑長編不自建隆至
治平凡一百八卷修成祭法四年上禮通鑑長編不自建隆至
驗不用不無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舊歷多差
不容不改而新歷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歷官討論五年

開明書店 第一〇一三頁

之喪高宗雖已稱廟百官猶未去服詎可近迎紹興與
遠法元祐升格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
才奏曰近日召起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蘭亦望收召上
曰然一日論事久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曰語宰
執曰尤表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
復詔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
議已定猶未諭大臣也是日論奏曰旦夕制冊甚多非
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奏乃拜內禪一時
制冊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而兩閣講筵奉天宗廟
初戒始致致與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不萬事失之於
初則後不可致書曰願厥終維其始又歷事高宗不
私念好節人為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臣諸司
使八階為常制行十三階為要官運都五階為美職
正任六階為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
使使空號號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
游而應重要舉行舊法奏特立以為議曰言者因以優
周大臣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廢
章閣待制官除給事中既職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
報凡實近宮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
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貴欲自正使轉橫
行奏數者三章格不下來待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
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純太和虛
己任賢酬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處居事者遠
末也陳源除在京官觀耶律適傑除承宣使陸安轉運
邵王成時補官謝淵李友實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
扶官殿侍之上並聽納韓侂胥以武功員和州防禦
使官應辦費直轉橫行奏繳奏謂正使有法可回授
不可直轉使官勤賢之後不宜首壞國法開學振之門
奏入手詔令書行衣復奏侂胥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
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
官爵專徇侂胥之求非所以為庶厲之具也命遂格上
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宮奏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
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待倦勤以解社稷之
下當思所以負其託豈望彈一日之勤以辭社稷之
或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宮侍御史林中以論事左遠
表奉左史樓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駁不書黃耶律適
傑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奉內批特與書行
表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下傳祿者祖宗之爵祿壽皇以
祖宗之天下傳陛下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
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親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表以
後表不報使吏收關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責
者百七十有二二人奏力言其濫乞漏赦節上從之嘗因
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
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率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
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

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
舍臺諫論事往往不行如黃裳鄭汝措事遂延一月如
陳源者奉制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為駭問向
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構弄威福一旦斥
去莫不謂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其難兼除
蕪草猶且復生况加封植乎以源特立有勞優待外
任或加錫養無所不可彼其閒廢已久今當留優待此
任或發德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排異已朝廷無由安
靜時上已屬疾宗事多外表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
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畧謂上以孝事兩
宮以勤慮庶政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
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夫少從諭榜江
應辰游枋學於楊時時程顥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
氏學稍振遺之者曰為道學將攻之者在據垣首言大
道學者莫辨所以帝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
教近立此名詎許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
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慎行所謂踐履行已有耻所謂
名節節曰之為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
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
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
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為姦或偽偽相亂爾待付
出戒之表死數年侂胥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
夫皆受其禍竊以表為知言當取孫殊初賦以自
號光宗書局賜之有途初小病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
嘉定五年臨江軍新喻人幼慧慧曰記千言為文立
成紹興二十七年中進士第調夔州夷陵縣主簿未上
無之樂安多盜監司徵討餘二十策大要使其徒
相糾而以信賞隨之羣盜果解散金渝盟諸軍往來境
上運行縣事有治聲改吉州錄事參軍因死者皆瘞
以誅往往暴骨野白郡取船官葉材以棺飲之郡民陳
氏僮竊其匪以逃有匿之者陳于官詞過其責反為匿
僮者所誣師葉茂良怒欲大以罪笞為書曰茂良陳氏
獲免茂良亦知是歲大疫饑民萬餘求食官陳氏問
措藹植五石旗分部知縣項刻而知知袁州分宜縣縣
積負於郡數十萬歲常賦外又征緡錢二萬餘乃疏
其弊於諸監司請免之以母憂去尋丁父憂服闋除幹
辦行在諸司糧料院遷國子監簿尋遷監察御史奏減
袁州分宜秀州華亭月椿錢諸里居時創設役法編為
一書至是上之詔行其法於諸路民以為優待御史
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尚書言於上曰書治道之
本故觀經者當以書為本上曰朕最喜尹傅說所學
得事君之道謂曰伊傅固然非成湯武丁信之亦安
能致治因論及邊事上嘗問曰卿與郭雍遊雍學問
可失舉事亦不可輕上嘗問曰卿與郭雍遊雍學問

甚好豈曾見程頤乎奏雍父忠孝事頗詳蓋得其
傳於父上遂封雍為順正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
二節三近所當節者曰宴飲曰安費所當近者曰執政
大臣曰舊學名儒曰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
書請詞以壞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又辭提舉太學與國
官而歸紹熙五年辛酉年十二月十四日賜諡大夫良書人為文稱
歐陽修年周必大薦士及謫姓名孝宗曰是謂良書者
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顏師魯字聖學漳州龍溪人紹興中擢進士第第知莆田
清澗縣管水利利害開闢險阻四十里歲大發
廉勒分有方而不避雜價船粟隸水羅更平印伯熊
為常平使薦于朝師魯即九器重之召為官告院選
國子丞除江東提舉時天雨土日青無光都人相驚師
魯性醇言田里未安狎獄未清政令未常忠邪未辨天
不示變人主何能省悟願詔中外極陳得失求所以答
天戒銷患未形上聽其言尋改浙西役法散舊細民
至以鴛鴦製榜折產力遇役輒散家師魯下教屬邑預
正流水籍籍其後之序寬比限免代輸成便安之鹽課
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竊私窩禁不可止刑刑日繁
師魯督緝緝緝宿負戍官吏毋侵移比旁路課獨最
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子職直闕闕農民有惡
職土成田未及受租者姦豪多為己利師魯奏曰當正
其租賦不應隨以盜律盡力勸農本意矣可遂者之
令入為監察御史遺事盡言無所阿撓有自外府得內
殿官引且將御史閣員師魯奏姦豪聚自廣州道
中不與楊思易交一謀李郵耻為吐突承確所薦堅辭
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環鄜為法
今其人朋邪為小人所倚曲從朝廷之才寧少此輩乎
臣雖不肯羞與為伍命而竊竊章論除職帥藩者比
年好進之徒平時支結權倖一紓郡縣皆皆括以厚苞
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十年餘
率太府少卿為國子祭酒初上論政擇老成端重者表
與而風俗厚師魯學行素守規約率以身先與諸生言
孝孝以治己立誠為本藝尤異者必加獎勵由是知
飭勵上聞之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禮部
侍郎尋兼吏部有旨改官班特免見師魯獻規曰祖
宗法度不可輕弛顏始終持持久白強不忌因言賜帶多
濫應奉微勞皆得橫金預外朝廷會如觀禮何且臣下
非時之賜過於豐隆然舍不急之役亦加賜費難南幣
封樁不與大農經費然無功勞而將何以旌褒之高宗
一有為國典禮師魯裁定又與禮官尤表鄭僑上議
喪制一時典禮多師魯制定又與禮官尤表鄭僑上議
廟號語在表傳詔克遺留體信使初頌仁遺留使至金

必令誓花廳賜師魯詩嚴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
臣非禮誓以死守治遠莫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誓
花執時孝宗以孝閣師魯據陳諫道反復慷慨故金
終不能奪遂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
請老以罷閣直學士知泉州臺諫待從相繼弗疏引
唐孔戣事以留行內奏言願親督積學以崇聖德節
情制初以養勇在泉因任凡閱三年專以恤民寬屬
邑為政始至即劾劄諸商賈閭閻九服其高再知泉州
州以紹熙四年辛酉年八月二十五日師魯自劾若夫
人孝友天至初為番禺簿喪父以歸扶柩航海程數
千里而三日登于岸而颶風大作人為之驚駭日窮
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其大節確如金石
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於終然信服嘉泰二年詔特賜諡
曰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學書以修身為弓賦試
國子監周必大劉琪皆期以遠器試禮部詞賦第一人
調温州判官教授與興化軍乾道七年為禮部官就規
太學錄輪對三疏一論開言路以養忠孝之二論規
恢復當固萬全三論士大夫多虛誕崇利榮利張說曰關
門以節義登極樞密樞方與學者同僚共論之上難容納
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與樞等
伍邪處允文視樞樞即求外補出為廣州教授樞常喜
謂司馬光資治通鑑若其清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
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贊茂良得其書奏于上孝
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上
治道盡在是矣他日上下問答權何官茂良以會熟讀上
曰可與寺監諸於是以太宗正簿召登對因史書以
言曰臣竊聞陛下嘗讀通鑑屢有訓詞見諸易亮論兩
漢所以興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萬
世遂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宗偏聽姦佞致子
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檢倭而似忠鯁者苟陛
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悉必為朝廷累
上顧謂曰朕不至與此曹問事惟懼中樞對曰陛下之言
及此天下之禍也遠太府承時士大夫朋黨為黨與
者樞奏曰人主有偏黨之心則臣下有朋黨之患比年
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儒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
左右內廷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樞綱
專聽覽而或蔽蔽聰明潛移禍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
毀譽不私於左右上方銳意北伐示天下以下所向樞奏
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弱陛下志復金雖臣願蓄
威養銳勿示其形復陳用事執臺諫之術時議者欲制
宗室應舉鎮武之額限添添差差祠減臣僚廢薦定武
任子服特奏之等展郊禮之歲緩科行之廢抗疏勸上
近求從窄之論人君惟天是則不可行也遂抗疏勸上
推廣大以存國體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章特

冠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李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

心大盜竊起旁境而深陽靖安自如仲江激轉運使

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為監察御史歷

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臺台州三州惟憂嘗諫其

加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詔其奏除

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真舉會外或張說以節度使使

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延爭

移時改除起居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

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仍以秘授致仕時

給事中莫濟不書教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

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祀之衡

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若頭聚書

翰萬卷號曰樂庵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

含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資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

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

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術心佩其訓雖博通群書而

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履儼然而逝周必大聞之

曰世謂潛心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遁入釋者而臨

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間道者歟

王自中字道甫溫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

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

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

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守舒州懷慶簿嚴

田分水令樞密使王蘭萬召對帝壯其言自中改秩為右

客王蘭既薦之上大喜韓彥直彥質輩恐其為彥古報

難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

伏聞上書薦彥古為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

信恒懼自中入臺將不利於王准知彥直輩謀已行彥

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蔣綱周繼周方敢劾奏

讀至受劾伏閣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言彥繼周奏臣非

不知孤蹤竹王爾但不敢職職欲併中爾以知准上

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通判鄧州道除知光

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鄧州道除知

卿名於壽皇留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仲佑觀起知

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元五年八月卒年六

之政應各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時門下侍

郎蘇敬言言疏辨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得罪恩未

及知也因見報前所對驚喜曰故天子道同志合猶若

是也楊畏復考專主熙寧元豐取單漸為第一愿遂居

下第敏尋出守汝而因論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

言應時為普州舉至今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

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其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

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外

八曰登和德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

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

書人姓名原以選人籍人邪下等論監華州西獄廟時

當改京秩迭不改崇寧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字星出

降教黨禁解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都守鄧行

純惡內侍勢自恣能蕃夷互市啓邊隙恩爭之不從徑

下令復其舊守怒文章互奏俱罷而願以曾入黨籍

論萊州酒稅量積黃州數年始予祠與元帥臣王庶廣

自代通判州事韓初在丞馮源備陳列除開封府

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報知開州會張渡謀

大舉恩謂漢厲兵足發以俟機會後不悅以便宜移彭

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

方蘇報之讀原策謂少年能為進取計異時當以

直道聞恨不及見軼之言至是而論淳祐間應會孫大

西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宜取所上書又

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大字以賜恩同郡楊

恂丹後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

都縣恩等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

下縣與其書以火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徵

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選博士除校書郎入對

論君子小人洞微論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

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

靡青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為法天下

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

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總

著作在可也田劾劾報及金論盟違章蔡京使分守四

壁旋解嚴器登陸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當爾爾顧

監修國史者為令試給事中大有以軍中田不均乞

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

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廷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

正自軍典後小人多乘時召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者

眾綱謂轉所以廣好生之德自敵囚後有告勿受宗

室令憲特轉太中大夫綱言憲官超轉從非法且自

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紀綱大壞今方不法其俗

奈何以令憲改復舊章以次官命詞令入王居正

復執不行命遂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

至瑞昌縣令部章揣知宰與獄囚因乃械繫之俊懇

于朝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諂當路產章不

隨流俗是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

中侍御史魏劼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徽閣待制引年

致仕奏稱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檢劄召

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謫詩關難因后妃淑女事歷陳

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開博雅之言今事陳

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

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績者為之庶位望既

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書出東

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難難察宜命有司詳審奏必

究極其情無事苟除參知政事高宗頒諭輔臣寬恤

民力蓋懲蔡絳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

十事標以大指乞鑲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

意老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安州致政仕高宗幸建康綱

朝行宮者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

命所在州郡但存問仍賜羊酒辛酉年八十綱嘗書坐

右曰以直行為己汪應辰論駁之孫安再請特賜曰

初諫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安再請特賜曰

章簡釜慶元間為諫官力排道學請賢官至簽書樞

密院事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進士第辛

吉之說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

淮監司帥守多與事遂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感德

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

豪犯罪法獄久不竟命移鳳大經挾權權勢上大經可

正其罪者宗重鳳憲之選命條上一部使者十人上獨

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所論韓侯侯思

之誠是也又論官者董璘璘將命准向所至謀求且

自號董開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侯侯璘璘南康軍

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諫大經遂言上

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

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善惡抑浮薄治民之本不勝

然流瀆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言監司治民之本不

可以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

議大夫兼侍讀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

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備嚴賊罪改正法以懲貪贓收

外路辟關歸吏部以杜私謁而迴風寒秋旱請求言大

經極言人心不和和以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

而怨望眾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開納多折其估米

粟遇收其贏開市苛征惟酷峻禁中外兵餉多出費俸

之門營利自豐素召眾怨殺閹減裂軍容不整且近習

甲第名園越法論制別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由

濟欲願陛下疎斥檢校節絕俸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

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俄而由都

政降充統制官殿前補外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

侍讀大經感請上曰卿公廉必能為朕收民以徵徵

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選閣

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

人方之孔然壽逾八表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

夫降詔撫問賜銀養老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請于

曰吾日可歿吾愛吾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

年八十九計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節肅

蔡洗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郎中法科除大理

雲川父仲左中大洗以蔭補郎郎能度支以戶部郎

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為刑部郎郎能度支以戶部郎

總領淮東軍軍餉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綱

總領淮東軍軍餉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綱

總領淮東軍軍餉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綱

總領淮東軍軍餉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綱

總領淮東軍軍餉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綱

總領淮東軍軍餉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綱

總領淮東軍軍餉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綱

須臾立仗訖罷百官班帝裝服出就重華殿東廊素帷
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行禮祭禮汝愚即長次
召還留正長百餘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
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樞請議正棄國之罰汝愚為違叔
樞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汝愚之免
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
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為權密使汝愚又
留特進孝宗將獲汝愚議擢官非未制改收山陰汝愚
辭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其光
事怒汝愚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汝愚慙念登書樞密
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背自以有
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
為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
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石正
言黃度欲論侂胄謀逆以內批斥去熹因譴單奏疏極
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幸執移易臺諫皆出陛
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
為獨斷而主威不與於下移疏入退出汝愚懇乞親
汝愚批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汝愚退求去
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
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陛下亦亟
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與侂胄勢益張侂胄恃功
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損汝愚汝愚
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某事定冀汝愚
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愚與侂胄合謀陛辭
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
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司令厲所厚大理
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為察官其黨率聯以進言路
途皆侂胄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鐸代
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
監察御史吳玘起居即劉光祖各先後去羣檢和附
疾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
其名或致之曰彼宗姓詎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
胄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
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
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石相除觀
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廢出守之命遂以太學
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
嚮留留正兼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國道皆為亂
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
禍奉太皇太后命誦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
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醜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
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幼祥簡龍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
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問上遂詔州安置太學生

楊宏中周端朝張衡林仲麟傳徐範等伏闕言去歲
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
百李沐因知儉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
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
異志乎書上遂送五百里外嚴管侂胄忌汝愚深潔謂
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
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奏罷汝愚假參政
責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
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
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鏐所善鏐
天下聞而寬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
用常以司馬尤富強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
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銜李薰林
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五卷太祖實
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集意
居門內三千指所得漢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集意
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寒衣布裘至為
相亦然汝愚既沒黨黨復旋復政廢學士太中大
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謀逆復元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
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宗廟廷追封福王其後進封
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
殿上降拜再拜以謝孝宗頗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己有子
如此豈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汝
愚子即前科復應第一人耶崇憲初任為保義郎
監饒州贛軍酒庫換從事即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
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
岳廟汝愚既死海內憤鬱崇憲聞門自處居數年復
汝愚故官職多勳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
政所活甚眾升莆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議
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
辭以為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罷光非公朝
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
陳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舊事言之愈切以所陳下
省集議者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思典昔
為言濫先復官賜諡與臣新命俱合追廢如公論果
謂濫職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魂游旃旆忠節自明而
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
詔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實封章之罪究蔡
璉與大臣為仇之姦毀輿正積稽古錄之妄詔兩省
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
行如章從之及詔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

以權臣風旨刊削史策元葉略無留難今詔百再三莫
有慨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
不能勇於為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璫日磨所幸以重
修館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汝愚太師封沂
國公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還秘書郎辭弗許
尋為著作佐郎兼權參知政事官當因雨求言乃上封
事謂今日有更改之名無更改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
忠賊相攻之士死者甚多慮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
之風其間輪奐未盡有所建益者豈惟豐潤弗加或
亦罕見施用輸安取容無所建益者豈惟豐潤弗加或
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徵諸試以固根本
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待從臺諫忠職盡
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餘檢餘覽同
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請外知州郡民歲苦和糶崇
憲疏于朝未滿之且轉權旁郡別廢儲之以備歲餘
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債為一十七萬有奇皆因不
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債幾倍
徒崇憲欲以自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債幾倍
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矣石以紀其事修政地以
廣漢淮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興修及帥漕
司事運轉運判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指私錢百餘萬創
養濟院俾四方貧疾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浸移為
它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章為
賞罰兼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蔽訪其利害而更
張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趨闕知靜
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已地肥饒略等而賜
朝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氏奏減之餘人猶以為
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遂有差三縣民其利刻石瓊
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勿去之改旃旆者代其利羅漢
峒者仍歲寇劫為暴實民何辜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
金贖付小校使繫以來真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
邊民相什伍冠至則鳴鼓召眾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
至者有怨先是部內都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
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崇憲謂根本虛非所以室姦萌
適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欽成者以歸焉為邊
要害地自秋青平復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
弛而深响日彈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
盡用崇憲不飲酒食肉且御狗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
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為憂為宰輔四國
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變以彰
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
關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
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實係于

茲不然周其殆哉汝愚未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
公其位與威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
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異議而去者矣汝
愚獨能奮不處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
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
卒為韓侂胄所構一斤而途不復返天下聞而寬之於
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知周而未之喪夷嗣至于不
可為法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又以純孝聞而子崇憲
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清其美者已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考證
趙汝愚傳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
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為樞密使
○臣等按 按貴耳集祖宗與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
受相麻而除樞密使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陳宏 羅點 黃度 周甫
林大年 黃裳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
穎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
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
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鄒衡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
侍御史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從太府少卿龜年
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
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宰相之私私親王傅教授
選國子監丞以待御史林大中薦為御史臺主簿改授
農寺丞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學光宗嘗親郊值暴風
雨感疾大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
龜年以書進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
道此陛下所親親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
拳拳不可知特遇過宮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
不啻不降免到宮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
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
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關日深疑
隙日大今日兩宮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
弼呂誨司馬光之臣而無之中之已自有任守忠者焉
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下虧過宮定省之禮皆左右小
人間譟之罪辜孰侍從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
諫但能仗父子之義冀望人主至於疑問之根盤固不
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問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
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
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遂陳源然後命盡與罪
引愚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承賴不幸賊居亡

蓋自成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絕至夏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納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今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繼折一繼之直夫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馬大為戶部大初其用廷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實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曰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實諫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始書朝士曰聞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襄中書舍人樓倫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即知寧國府又移贛州憲云即位召選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閣門事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除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一官與內祠龜年除與章閣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倫奏曰陛下春禮廢舊一旦龍飛延閣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頓逾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惡意不伴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延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除與優異侂胄自無則侂胄之轉承宜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九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侂胄難於獨留宜界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僉以上書攻侂胄論置詔州大中抹之汪義端項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出朝澗不可狎大中指公怒治石梁之民不知後而蒙其刑澗訛言夜有妖大謂此必點賊所為不立捕而之人情遂安巧祠復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制職後提舉冲佑觀之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極祀菊取漁魚鴈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閑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亦免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不可懼而免侂胄既召兵聲大謂今日欲安民非思其不可欲思兵非去侂胄不可及侂胄得罪即召見落致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僉以言侂胄得罪死於荒郊雖論官昇職而公議未厭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弄威柄皆為中傷降官獲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

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己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略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益正惠大中正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其遇事而發憤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趨向不凡所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堅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泰垣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駿調儲宮下視細務不得專于學非所以勉德也太子惘然感德淵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祕書郎兼全部郎駁封還詞頭未幾出知湖州易秀州召還召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疆兵理財之計及昇以職報效無聞宜杜邪詔之路再歸故官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大欲采晉宋以下典仁理亂之大端約為一書謂曰惟聖與周必大可任此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賢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春雷雷說陳時政得失疏陳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將內帥之漸不杜則明斷思謀深於當路則私舊舊章則取舍錯妄飲不時則精神不專賜予無節則財用竭若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福宮孝宗前光宗以疾未臨喪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朔行三石事孝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為右丞相奏事到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恨除政事光思復舊制奏奏曰劉光祖傳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遣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恃寵之勢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請諱史曰彭侍郎不食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鄧綽節提舉洞霄宮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附錄文簡

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昇上流或委方外首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惠信熱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遠邇皆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而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日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大常丞進祕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召為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直祕閣開副使辭改直頭關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苦常平儲蓄不足請捐計貨之暇使民取贖糶糶草根以充食部縣不以開輔取民食以進乞捐贖糶糶糶糶所全活甚眾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奏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悅與吳宏劉子輩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見張浚論誠金說計浚辟為屬體仁登陸與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為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為太學錄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錢諸部賦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入大治因鐵鑄錢剝掠為變體仁語汝愚此去京師千餘里若此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師用其言羣黨悉散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服賤之上九日見家員塗載一車先張之駭後說之孤匪寇婚婿遇則吉夫疑極而感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南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還鬱煩憤若不可可以終日及其既然而昏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懷煥發凡厥疑情一朝悉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成叙舜化而承兩宮之歡以寒兆民之望時日以積遂成疾入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服賤之義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重華宮親臨臨祥辭辭意懇切時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違意少保吳玠請志聖太后垂簾為振立計聖登極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聖皇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諡諡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有宜諡曰孝孝用元符孝宗復土體仁天守卑地勢卑下非所以安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天承卿學直龍圖閣知福州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書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歲且以胥吏執役後侂胄躡躡大官至是遂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汚我未幾

果敢復直龍圖閣知靜江府關十縣稅錢一萬四千蜀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成凶爭食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動動一遺發俟時皇甫賦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賦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三年辛未年六十四體仁頓遇特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行誠獨為主為文明暢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薦二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部人與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庶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言官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賢矣君子矣陳堅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察嘗議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為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與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宋史卷三百九十四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胡絃 何澹 林栗 高文虎
陳自強 鄒丙 京控 謝深甫
許及之 梁汝嘉

胡絃字應明處州遂昌人淳熙中舉進士紹熙五年以京堂監都進奏院遷司農寺主簿祕書郎韓侂胄出用事遂朱熹趙汝愚意猶未決遂擢絃監察御史絃未達時嘗謂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絃不能異也絃不悅謂人口此非人情愛鷄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汝愚且訊其引用朱熹為學非絃汝愚遂請永州汝愚初抵罪去侂胄申大夫與夫學界之士皆憤也平疏論甚眾侂胄患之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己欲盡去之謂不可一一誣以罪則設為偽學之日以廢之何濤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論言攻責者獨絃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絃遂以蒙授之繼祖論書皆絃筆也尊宗以孝宗嫡孫於三年服絃言止當服期定待從臺諫給舍集議釋服於是徒復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儀而親覽大廟絃既解言責復入疏云比年來為學假借獨不軌動搖上皇甚亟聖德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力而排之故元惡殛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收偏建中之說或者誤認天意急於奉承倡為調停之議取前日偽學之舊黨

大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 而沐羣臣一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

何濬字自然處州龍泉人乾道二年進士累官至國子... 則可再濬曰得非姜濬之謂乎既而濬引光祖入便坐...

則可再濬曰得非姜濬之謂乎既而濬引光祖入便坐... 則可再濬曰得非姜濬之謂乎既而濬引光祖入便坐...

則可再濬曰得非姜濬之謂乎既而濬引光祖入便坐... 則可再濬曰得非姜濬之謂乎既而濬引光祖入便坐...

則可再濬曰得非姜濬之謂乎既而濬引光祖入便坐... 則可再濬曰得非姜濬之謂乎既而濬引光祖入便坐...

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通達國體其...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極非徒痛也又苦踈...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極非徒痛也又苦踈...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極非徒痛也又苦踈...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極非徒痛也又苦踈...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極非徒痛也又苦踈...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極非徒痛也又苦踈...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極非徒痛也又苦踈...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極非徒痛也又苦踈... 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方病大極非徒痛也又苦踈...

靈宗廟之福朕舊承慈訓膺受內禪除謀毀散國勢復
安嘉嘉士大夫厲精始始凡曰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

歷載茲茲弗迪風化絳交合盟義何間隙毀異科迂流
言開發將以傾國是而或眾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眾

賢而不思類乎紹聖之教國家秉德康寧弗敢取
終不惟自作弗類者漸于流俗之失不可復反歟取

狃于罔之寬思而謂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滌以稱朕
意也朕既深詔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難維持

正論以明宗天下矣諡告所抵宜各改觀回聽毋復借
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終不悛即有

常用必罰毋教內成詞命舊率以數人其一詞文虎以
為非所以崇訓成賢人才也過人人各為之遷兵部侍

藉其家詔從之再責復州團練副使雷州安置後死於
廣州

丙寅冬仲遠舉章人也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與
京東宗諶侍從長監令為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

京東宗諶侍從長監令為臺官給事中王希呂曰
上引見登聞鼓事得失時上初統萬機欲恢復筆臣

論今日民貧兵驕士氣頹靡宜其切上說罷為監察
御史東遷右司郎官金道實生辰使來上居高宗哀不

勞之使錫式宴之儀德厚焉外臣受賜不敢再拜若
日望聞部表者春不相里領者不巷歌今鐘衛命而來

動徐曰吾頃可取樂不可謂也乃仰其局出前門甲士
靈刃向聲噪也退之金人知自不可辱自其主款

偶暨既得位一變其素守於國事漫無所可否但奉行
既而官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於是有儒學

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于劉承現
為法以大觀官政聞童貫等倡為戒上於是納德

請免相薨謝太保諡文忠後以監察御史使千里言
諡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志為學積數年
不寐少則置餅水加足於上以警困怠父景之謙為遠

而己挫抑或於起異故利之及嗣而已離陷事及成
荷使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賢既悉其實則商議之以

奇其才振作之以厲其氣栽培封殖勿使沮傷上嘉稱
以舉明詔上領之諭宰臣曰深甫才識宏遠雅有古人

可姜待立復用深甫力爭特立竟不得入張子仁除
節度使深甫疏十一上命遂廢每庭燕私左右有希

聞待制知建康府御史中丞兼侍讀上言比年以來
紀綱不立章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問罷則反以外

任所按察不兩置之勿問大官按者反得美於官監
得志者不復知有廉耻以請屬獲利者不復知有羞

此為甚謂風厲在位革心易慮以肅朝著禮官議德
祖侍講宗憲以為不可深南言宗廟重事未宜速革

喜致訂有據宜從其議元元年除明慶事上書善
樞密院事遂參知政事再遷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三疏力陳不可對大觀復職
公光宗宗山陵為總護使還拜右丞相封國公進封國

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職守不咸而規模不定則和好之說得以乘間而入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弟若弟姪若婿強壯及等者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煥章開待制與師歸嘉定十年卒

王阮字南卿江州人曾祖留神宗時開熙河榆木征祖厚繼嗣渾都父彥傳靖康勳王皆有功阮少好學尚氣節常自稱將種辭避富貴四坐莫能屈嘗謂袁州太守張栻試謂曰當今道在武夷子蓋往來之阮見宋太子考亭嘉與語大說之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時孝宗初即位欲成高宗之志首召經理建業以圖進取而大臣異備幸安計未決阮試禮部對策曰臨安蟠幽宅阻而湖背海膏腴沃野足以休養生聚其地利於休息建康東南重鎮控制長江呼吸之間上下千里足以虎視吳楚應接梁宋其地利於進取建炎紹興間敵人乘勝長驅直搗而我師亦甚屢也上皇遷養時睡不得與手過駐臨安所以為休息計也三十年來開者全壞者修齊者整廢者復較以曷倍萬不併土上獨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險安為不足居也職守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與也古者立國必有其恃謀國之要必負其所恃之地秦有函谷蜀有劔關魏有成單趙有井陘燕有飛狐而吳有長江皆其所倚以為國也今東南南王氣鍾在建業長江下控扼所會輟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焉焉如是而日謀國果得為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為本湖山回環孰與平龍盤虎踞之雄雉河奔猛孰與平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金陵之過遠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越都大邑而匿於林下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備六飛願動中原在跬步間况一建康耶古人有言千里之行起於足下人患不為爾却貢舉范成大得而讀之嘆曰是人傑也謂南

康都昌主簿以廉聲聞移永州教授獻書閣下請罷吳楚牧馬之政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網驛之費歲時分牧之資凡數千言紹興中知濠州請復曹璋方田修神世術射法日講守備與邊民親訪北地事宜終阮在濠金不致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開阮所親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語阮阮不答阮既新視曰吾聞公卿擇士亦擇公卿劉紹楙宗元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哉陸對舉拂衣出開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於是歸隱廬山盡棄人間事務容應詔而已未烹嘗借其才氣略過人而留滯不偶云嘉定元年卒

王質字景文其先郢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

鄧道元水經名川水貫穿周匪無有間斷嗚呼皆成珠璣實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為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史中丞汪澈宜論判義又明年樞密使張俊都督江淮皆辟為屬人為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興汪澈在伯難下進退退下意結鄧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日前廉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述在河內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後用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窮且亡而吾兵其振振且則未始有動雖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吾財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有無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陛下又有塞然有指指蕩蕩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為一天下鳥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忘其其譏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庚元元宣撫川陝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丹援毫立就辭氣激壯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人為教令所制定官遷樞密院編修官充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充文以質亮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費人用事多異博質陰沮之出通判別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陸游字務觀越州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陸補登仕郎領廳為送第一秦檜孫瑱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事復置游前列檜黜之由是為所嫉論死始赴福州寧德薄以薦者除令所制定官時特存中久掌禁旅游力陳非便上嘉其言遂能存中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擊陛下以損名寶自經籍輸畧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禁絕詔旨非宗室外宗雖實有勳勞亦不得加王爵項者以師傳而領殿前都指揮復得有太尉而領閣門事瀆亂名器乞加訂正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史浩黃祖舜游善詞章典故召見上曰游力學有聞言論切切途賜進士出身入對言陛下初即位乃信詔令以示人之時而官吏將帥一切玩習宜取其尤沮格者與眾棄之和議將成游又以書白二府曰江

左白與以來未有捨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形勢不固餉餉不便海道逼近禦然意外之憂一和之後盟誓已立動有拘礙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能大淵曾說用事游為樞臣張善言觀大淵招樞密樞密實或聖聽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善言以聞上詰語所自來善言以游對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善言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撫川

陝伯為幹辦公事游為從陳進取之策以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當積粟練兵有警則攻無則守吳璘子挺代掌兵頗識時局財結士屢以過誤殺人炎其誰何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使遇敵安保其不敗就命有功愈不可駕馭及玠子驥游言始遊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與禮法法其頑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常平提舉江西水災奏撥義倉賑濟檄諸郡發粟以賑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同起知嚴州過閩陞入上諭曰嚴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詩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斡甚善非他人可及除軍器少監紹興元年年禮部郎中兼書錄院檢討官嘉泰二年以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奉朝請尋兼書錄院三年書成遂升實錄院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游南園閩古泉記見諸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迨大近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嘉定二年卒年八十五

方信孺字若與化軍人有勇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湯萬里見而異之以父松卿陞補番禺尉盜劫海貿易孺捕之益方異舉分兩獲獲賊欲殺孺信孺已使人員盜舟去矣乃悉縛盜不失一人韓侂胄謀復之諷諸將領軍還營不已朝廷尋命金人亦派兵乃遣韓元親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若若能得其要領近臣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命信孺曰聞發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答之侂胄然信孺朝奉即樞密院檢詳文字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節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石烈子仁止歸幣可也繕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刻地則臣臣子所忍言孺曰若不望生還即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曾屈今日願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問見丞相之將命者引而前宗

浩方坐帳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詰宗浩叱之曰前日與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與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己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俱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臺諫官議所以復命眾議遂擇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道信孺再往時吳玠已誅金人氣頗衰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之權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若歸書誘吳玠則去年三月也其本朝與兵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淨淩我亦得泗水小若奇骨浦蘆之勝我亦有風風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將若聞蘆和楚果能不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日割地之議始廢但稱讓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曹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遠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汝代以通謝錢今得此來彼吾有厭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到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人四其五不取言侂胄增三陟陝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憤憤其不屈用弗就而已王構出使定和議增幣首肯前信孺所指不可者柝白廟堂信孺折敵會於復復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神當其易紳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避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紹州舉遺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北山置水築石堤表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將決水堤以退敵城乃復全山東內附信孺言家僕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重臣將領兵數萬開幕山東以制制客以重輦輕則可以包山東回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責降三秩再奉祠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北時年財三

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楙字汝良大名入祖偁同發書樞密院事使北死孝宗訪求其孫之未祿者三人官之楙其一也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賊小吳郎其徒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思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續遣方信孺將有成說矣生白事件侂胄得舉欲再遣使領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構薦擢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柝歸白其母

王質字景文其先郢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

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
爲念乃拜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魯等四人列坐問
韓仇貴顯幾年矣納封已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
耳又問金欲去此人可乎曰王上英斷去之何難四
人相顧而笑有完顏天龍者袖出文書云王構雖持韓
仇貴首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元帥師議和宜詳議以報
於是金人知仇貴已誅和議遂決持金人膝歸求面
仇貴首以起居邱許奕爲通謝使稱爲通謝所參謀官
構自軍前再還議以仇貴首易淮陳使從之納奉和
約之成皆信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入成
守之錄信備而獨其過朝論不掩人揚已多之
守軍器少監知楚州軍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修
撰知太平州加集賢殿修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論曰機機運厚正大李天性直言不懼其先任希夷諫
謏先備徐應龍在經筵多所裨益夏王阮王質皆負
其有爲之才卒奉祠去國陸游學廣而望隆晚爲韓仇
貴著筆記君子惜之抑春秋責賢者備也方信備年少
泰使而以意氣折金人王構北歸諫察信備之功長者
哉

宋史卷三百九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趙鼎 魏 脫 等 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史浩 王淮 趙鼎 魏 脫 等 修
程松 陳謙 張巖

史浩字直翁明州鄞縣人紹興十四年登進士第調
典餘姚縣尉歷溫州教授郡守張九成器之秩滿除太
學正升國子博士因轉對言善安思平二王宜擇其一
以徐天下望高宗納之翌日語大臣曰浩有用才也除
秘書省校書郎兼二王府教授授建王府直學士爲
子進封建王除浩權建王府教授授建王府直學士爲
讀各一員浩守司封郎官兼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
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推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
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推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
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
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三十一年遷宗正
少卿會金主亮犯邊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
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爲前驅浩爲王力言太子立
可將兵以督中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爲戒王大感悟立
俾浩奏請靈武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方怒寬奏
意頓釋知奏出於浩語大臣曰眞王府官也既而殿中
侍御史吳希乞以皇子爲元帥先視師浩復遣大臣書
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王
居守浩復以爲不可上亦欲令王備識諸將遂扈駕如
建康三十二年上還臨安立建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

郎兼太子右庶子李宗受禪遂以中書舍人遷翰林學
士知制誥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
瓜洲采石沒浚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潤州除參知
政事有詔議應敵定論洪遵全安節度文若等相繼論
列宰執獨無奏上以問浩浩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儼
聽浩謀之士與不效之師竟去期論賞以功寇至則
敵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子善樞密院編修官陸游尹
積召對並賜出身陸游元平月尚書右僕射言通鼎
李光之無罪岳飛之冤宜復其官商賈其子孫悉從
之李顯忠部安瀾奏乞引兵進取浩奏二將戰戰
督府命令不行即退還入觀乞即日降詔建康
以問浩浩三說不可復及以浩浚日帝王之兵當出
萬全豈可嘗試以圖恢復復論於殿上浚曰中原久
陷今不取家僕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家僕若有
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
兵至爲內應浩曰勝廣以相殺相亡秦必待我兵非
豪傑矣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
省中忽得宏淵出兵狀知知不由三省徑撤將浩浩
陳康伯曰吾屬俱素石府而出兵不與間焉用哉不
去尚何待乎又言康伯欲歸歸正人恐陛下必不
陛下子孫憂復發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
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
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濶十朋亦
疏史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朋自是不召者十二年
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持節歸服閣知福州淳熙初
上問執政久不見史浩浩他召遂除少保觀文殿大學
士禮泉觀使兼侍讀五年復爲右丞相上曰自葉衡罷
虛席以待卿久矣浩奏蒙恩再相唯盡公道庶無朋黨
之弊上曰宰相之用當去之權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
朕但取賢者相之否則去之權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
殿步二司軍多虛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
輒捕市人市城騷動被掠者多漸指示不可用軍人估
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奪軍民首謀者送獄
獄成謀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諸軍掠人
奪貨至於開閉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
陸慶童特與抗關爾可同罰乎陸下恐軍人有語故一
其罪以安之怒曰是不得其平言亦可畏等死固可乎是
豈軍人語上曰夫民不以其爲秦二世也浩洛進曰自古
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易喪子及汝皆亡豈二世事尋
未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禮泉觀使兼侍讀後有
言慶童之寬者上曰史浩嘗力爭坐此未去至今悔之
趙鼎嘗薦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
進入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之知人之哲宰
相不能擇人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
敗軍未嘗諫我要在人君必審擇相必當爲官擇人

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手詔既
出中外大發議者謂曾觀視草爲光祖甲科發也上遣
親持示浩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於流竄三考之
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
祖制治以仁待臣下以禮列聖傳心道仁宗而德化隆
治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聖訓則曰過
於忠厚夫爲國而底於忠厚立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
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及自
升遷將吉歸乃於小宮中薦江浙之士十五人有旨令
升擢皆一時靜之張子習後擢揚州不至通顯者六人
而已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晚治第郭之西
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爲書明良慶會名其
閣善學名其堂光宗御極進太師紹熙五年年八十八
九封會稽郡王寧宗登極賜諡文惠忠厚純誠厚德元
老之碑賜壽萬歲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諡忠定配享孝
宗廟庭浩喜萬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郭上知之茂
嘗說浩曰卿豈以德怨郭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
怒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浩狀乎十朋行事誅浩
甚浩薦濤中制上曰濤非濤卿乎浩曰臣不敢以
私害公濤遂令入兼直學士院待之如初蓋其寬
厚類此子彌大彌正彌遠彌堅彌遠嘉定初爲右丞相
有傳

王淮字季海婺州金華人幼穎悟力學屬文登紹興十
五年進士第爲台州臨海尉郡守善振一見奇之許以
公輔器振帥獨辟幕府振出衆欲留淮曰萬里將母
豈爲利祿計皆服其器器遂授書郎高宗命丞舉可
爲御史朱俸舉淮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上言論大
臣養尊小臣持祿以括爲智以括爲愚高宗性下正
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官相引湯恩退無物望淮
條其罪數十於是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欺世盜
名都司方帥尹之狡險大將劉資括皆權權皆劾罷
之又奏自治之策治內有三正心術資慈去壘敵治
外有四固封守將帥明賞罰儲財用上深嘉歎除私
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廷准白于丞相曰
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孫長孫乞討論典禮禮禮禮怒其
名稱奏准有年約以長之說上曰是問何也豈不感邪
心出准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言中利病甚禮
帝嘉准之且令一至東宮宮人待以師備特施拜禮
尊召除太常少卿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龍大淵贈
太師仍舊儀同三司恩數張說除太尉在京宮觀皆封
還詔書除翰林學士制制誥詞調深厚得王言體上命
擇文學行誼之士淮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皆擢用淳
熙二年除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
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蕃部擾邊

韓侂胄意聖之威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開門可
因以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詣于憲聖
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關禮汝汝愚意聖許之寧宗即
位道遠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
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胄恃功以賞薄浸缺望汝汝
愚曰異時必為國害汝汝愚不聽汝汝愚若始
普勸汝汝愚早退汝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
樞事因奉詔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
誼密汝汝愚無計防之乃直而諷侂胄侂胄將掛己
首謝退東裝汝汝愚留之過殷勤不往吏部侍郎
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汝汝愚知其情益怒恨
以御史劉德秀劾汝汝愚汝汝愚使使安軍安
置汝汝愚州又移汝汝愚州之許自便官提舉崇道觀
守汝汝愚州加集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
江准制置使初全攻汝汝愚不下留兵汝汝愚汝汝愚
時鈔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復逃汝汝愚
建康者以數十萬計汝汝愚汝汝愚汝汝愚汝汝愚
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汝汝愚與
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
論忠文

吳玠字德大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潭州平南簿
時張叔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厚代試以玠
薦辟本司學備差遣盜李接起陷容雷高化貴縣林
州玠請賞勞誅罪於於是錄麟林功誅南流縣尉麟林
巡檢人驚厲爭死固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守相王淮
甥也玠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陳傳良薦召試
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玠上疏曰今慈福有
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
上壽修其子職辭甚切又白宰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
里時陳傳良以言過官事不行去玠責之曰今安危
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奉福折檻之士公不於此時有
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潔身而去於國矣益傳良為改
容謝之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
將移御徵言壽皇被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
喪陛下萬一輕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
即位未見上皇宜駕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鳳見焉
會僞學禁與玠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
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連以御札界
禍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謂亂政玠駁史浩
論又請以張浚配享早陵曰難難以來首倡大義不以
成敗利鈍異其心精忠茂烈貫日月動天地未有過於
張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不忠歷者相臣終始
此念足以配孝宗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玠終始
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起為廣西

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
侂胄議開邊撥貲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邊境刺子
弟以補軍實增贍賜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羅五
關以并武昌杜越境誘誘以謀邊陲選試良家子弟以
衛庫庫以謂金人恐紹興與未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
湖乃輪湖南人悉紹興與未年之敗今其來必出荆襄
羅米三十萬石分於襄陽凡五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
備進討汝汝愚汝汝愚汝汝愚汝汝愚汝汝愚汝汝愚
將召除秘書少監首陳事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成屬
江陵府陸州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
招商分糴至都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糶計全攻襄陽則
荆為重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甌內湖通濟保安四
廣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黃林四置遠
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西南遊走馬湖製斗
陂之水西北貫李公廣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圍襄
陽德安游騎迫竟陵朝廷命劉錫制木路兵馬擬遣張
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賊廣卒得萬人分授襄陽德
安加實讓開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犯竟陵張榮
死之襄陽德安俱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玠請魏了
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
死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
達等援德安董達王宗政等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戩
均房諸險清渠歸朝以待王才彭襄陽之圍西事方戩
四川宣撫使朝廷命趙鼎以數文閣學士四川安
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資蜀
人思其政畫像祠之徽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於
于潭玠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實表率之有畏
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論文定

項安世字平父其先括蒼人後家江陵淳熙二年進士
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遇重華宮安世上書言
陛下仁足以覆天下而不能施於庭閣之間量足以
容羣臣而不能忍於父子之際以一身居於六軍萬姓
之上而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入思慮父子之情
終無可斷之理愛敬之心必有油然而時聖心一回何
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暮往則謂之定即日就駕旋乾
轉坤在返掌間爾爾人不報安世遺書宰相留正書求去
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管夷吾治
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日晷地以制賦量賦以
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
為多少比秦漢隋唐時孰為多少陛下必自知其狀且
少矣試建表與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海之賦
入幾何建表與一歲賦入之數祖宗盛時東海之賦

二 十 五 史 宋

史 列 傳

第一〇三一頁

開明書店 525-13

制母思以重兵守關而職除微壽聞之成金自板忿谷
 獲出關後思挺身免告急于朝乙下兩宜撫司協力
 捍禦松謀通甲固留不可遂以便宜兼甲治邊制置
 權遣後軍統制王玘準備將趙觀以書致甲甲授大義
 拒顏佩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兵書遣
 參知政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德以右職入川即日
 可瓦解賊僑王位甲遂去官朝廷久不復聞賊狀
 韓侂胄不之信甲奏至準朝震駭遂命書進上覽
 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德以雜學士知鄂州
 家賜身故金銀使招諭諸軍為入蜀計復命以書賜
 甲曰所乞致仕實難允從已降指揮赴行在今朝廷
 已遣使與金通和襄漢近日大捷北兵悉已渡江而去
 恐蜀道未知更在審度事宜從長處置二兵皆補官甲
 舟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賊復還漢中上奏待罪即
 還任甲奏叛臣子孫族屬及附偽罪狀公論決之會宣
 撫副使安丙以楊巨源自負復舊之功陰欲除之語在
 巨源傳巨源既死軍情回測除甲宣撫使楊勳亦以為
 請當國者疑輔政事李璧曰昔吳玠驍疾李孝嘗密語
 汪應辰宜撫司事既而應辰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
 途安此的也乃密刺命甲甲歸職之未幾金自鶴
 嶺關劍全崖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藏潼川成
 忠拜賈汝閩學士賜衣帶鞍馬是歲和議成上命甲
 察蜀不協以書問甲甲俾諭丙減汰諸軍勿過甚及
 訪蜀人才之可用者蓋自楊勳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
 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無見糧初為科羅李
 宗問其病民命總領李季以本所錢招糧糧不給又命
 勳視其半勳糧之名自此始久之李昌圖總計復奏令
 金梁守律任責收糧而勳羅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
 興元三郡勳糧小麥三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察成
 法措置從之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為一帥治興元
 移甲知潼川府安丙既同知樞密院事董誥與丙
 使甲進寶謀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制本路
 屯駐軍馬朝廷計居詎論在道命甲權四川制置司事
 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互送禮賄賂也
 甲下台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又乞以早
 如博易錫場還歸流戎司復通吳氏莊成收租四萬斛
 有奇錢十三萬以釋總計從之丙增多田稅甲命屬吏
 討論一府言之歲減凡百七十萬得米麥萬七千石
 邊民咸泣嘉定七年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多難母
 病到股以進平生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盡所為
 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為文平澹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諡
 清惠

秘書省正字運校書郎出知眉州舉選戶部郎中總領
 四川財賦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以吳氏
 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
 貽書四川制置府岳宣統制官早與吳氏腹心緩急
 不可輕往第第軍心遂空印益昌領事復數月奏以
 權典州事楊夔仲兼權召守秘書監部侍郎即以顯
 閣待制知江陵府移襄陽又移潼川召還除顯閣直
 學士奉外祠尋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兼本路安
 撫使韓侂胄欲意用兵以吳曠為四川宣撫使假以節
 制財利之權輔知曠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
 計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
 節制內憂不輕因託言他事遣人以禁書告于朝朝日
 率官屬東望拜表如常俄上意輔能謀曠密詔投曠
 閩學士李道傳督使使許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假義劉
 光祖李四德皆輔之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都無兵可
 用遷延兩月但為去計曠後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投
 通判韓益而去安丙楊巨源密謀誅曠以輔有人望謂
 密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曠既誅而輔亦去矣皆除
 川宣撫使奏言臣以衰病軟懦而居建元功者之上後
 恐牽制政事安丙才力強濟賞罰明果乞以事任付丙
 又論蜀中三帥惟武與事權特重故致今日之憂乞並
 置兩帥分其管轄馬安丙奏乞兩宣撫分司朝廷遂
 復以輔為副使輔知成都府再被召甲輔未去乞乃
 引咎不進上召輔益堅久之鎮江侯命著作佐郎楊尚
 言輔書成都不當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
 閣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官諡曰莊惠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陽安人幼出于外祖買驪後以彈
 遺澤補官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督察大情宸斷太嚴
 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振甲冑間駭建馬一
 日有警豈能親戰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以示威遠道
 臣恐驍馬之視敵人間之適以貽笑乎夫不足以武除
 南東川節度推官辟潼州提刑司檢法淳熙五年召對
 論恢復事請以太祖用人為法且曰臣獻言不可不
 察共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
 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除太學正召試
 守正字兼吳益王府教授援按書即除石正言知果州
 以趙汝愚薦召入先宗即位除軍器少監兼權侍左郎
 官又兼禮部時嚴中侍御史閣上方嚴其選謂宰臣留
 正日即監御史中有其人正沈思久之曰非得非非不明
 乎上曰久在朕心矣私祖文起此固道之消長時
 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祖文起此固道之消長時
 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
 朝士大夫學術論最為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

勢尊安根本深厚咸平景德之間道臻皇極治保太和
 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
 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
 反覆崇聖元符之際章句得志絕綱常其論既勝其
 勢既成崇親而向下向更元符始至時聞有載貶道學
 之說而實未暇問之中間何人亦不少及以人臣之私意徵累
 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接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
 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為
 罪去紹聖幾何陛下履位之初端拱而治凡所進退
 舉用人言初無好惡之私豈以黨偏為主而一歲之內
 逐者紛紛中問何人亦不少及以人臣之私意徵累
 天日之清明往往推忠之謂謂為沽名之舉至於潔身
 以退亦日憤懣而然欲激怒於至尊必加之以訐誦事
 勢至此備舉乃直循厥成因國家安賴臣竊恐將來之
 禍故不憚反復以陳伏乞聖心察承為皇極之主使
 是非由此而定邪正由此而別公論由此而明私情由
 此而絕道學之議由此而消朋黨之迹由此而泯和乎
 之禍由此而集國家之幸由此而理則生靈之幸社稷
 之福也然不激而相勝則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復
 稅駕之所章既下讀之有流涕者勒罷戶部尚書兼
 太府卿兼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用言此以年以來
 士大夫不慕廉靖而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
 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小人既安習以成風不樂
 苟得而為至計良由前朝老成凋落始盡後生晚進議論
 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諸
 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賢愚所同敬者二十人
 參錯立朝國勢自壯臣雖終歲無所奏料亦未至曠
 官今日之患在於不封疆人才臺諫但有權隳廟堂初
 無長養臣處當官之地豈以排擊為能哉徒太府少卿
 求去不已除直秘閣潼州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
 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
 與宰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寧執不可歸安私第林
 陳二閣自以獲罪重罪日夜交謀其間可用錄觀公遂
 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諂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
 心俾緩急有可使者問孝宗宗亦以汝愚汝愚以安國
 家社稷之事宗宗即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
 獻謫始五箴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時天位易樂無
 事易安意欲易者政令易易急成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
 難進小人難退若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
 決問主之所易明主之所難問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
 又言陛下以陰惡之命踐祚於素韋蓋有甚不得已者
 宜躬自貶損禮禮於上皇使聖意漸然知釋位之樂然
 後足以昭陛下之大孝上悚然嘉納遂起居舍人論政
 令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主操柄無要於此知閣
 門事韓侂胄擅權禍放首及之遷起居郎集議下孝

宗山慶與宋高宗曾謂稽山陵土薄水淺乞謀改卜既
 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陵鬻唐太宗之於魏徵
 仁宗之於唐介皆覽怒旋悔熹明先聖之道為今循備
 又非三臣比陛下初膺大寶招徠耆儒此初政之最善
 者今日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且曰湖南連帥助陛下者也
 再疏不聽德劾秀功之可乎且曰湖南連帥助陛下者也
 局觀趙汝愚既罷能侂胄擅權日甚士大夫為偽學遊
 黨禁錮之光祖撰治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
 以修其身而世方以為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
 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
 益指為諂訕比之楊惲奪職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
 知眉州復職將判眉以不習邊事辭直寶謨閣主
 監中佑嗣職職致光祖曰邵守其楊惲通衛且馳告帥
 守望司之所索權者使大田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
 以書屬宣撫使楊勳行營董道衡先利歸吳氏者悉收
 之公上以省餉軍費獎名節旌死事以激忠烈之心除
 潼川路提刑權知眉州侂胄謀害除有文殿修撰知兼
 陽府進賢謀開待制知知寧府改京制制置使以資謀
 閩直學士知潼川府以問南求言光祖奏女直乃吾
 不共戴天之讎天亡此儲送死于陛下為天子不
 知所以圖之天與不取是謂棄天未有棄天而天不我
 怒也青爾會求通弗納陛下為中國衣冠之主且人歸
 而我絕之謂棄天未有棄人而人我怒也且金人
 合其巢穴汙我汴京尚可使吾使入拜之於祖宗昔日
 朝會之廷乎又請改正憲聖烈皇后諡曰先是后崩
 以慶元三年十一月二日郊禋禮追或謂侂胄曰上親
 郊不可不禮且有司所費既夥奈何已之侂胄入其
 言五日祀園丘六日始宜宣讀於是光祖言憲聖陛下
 之曾祖母克和高宗再造大業侂胄敢視之如卑喪遂
 就若此賊臣號蓋告謝祖宗改從本日從之升顯謚
 闕直學士提舉王隆萬壽宮閣學士諡文節趙汝愚
 崇福宮嘉定十五年卒進華文閣學士諡文節趙汝愚
 稱光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
 論曰徐誼實遠於小人之手身之否道之亨也吳儂之
 以學為政項安世之通經博古皆一時之英才今更定
 舊史公論其少伸軀辭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事累
 之劉甲楊勳身乎有用之才劉光祖益名與治州學記
 並傳寫世之人何憚而不為君子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余端禮 李璧 丘善 倪思
 宇文紹節 李燾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民
間賦丁絹錢率三張出一纏不輪絹而折其估一纏千
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上下聞又
自詣中書陳便宜裁絹錢六萬官對時孝宗志在核
復端禮言謀賊決諸之通有聲其機漢武先聲復在
以觀其氣敵強先實後聲以俟其機漢武先聲復在
因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漢南無王庭者誠其氣而服
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其則不然外蓋盟好內修
武備陽行以種蠶陰結援於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
獻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蕩者同其機而國之所謂
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除
其備而密為之謀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設機者
有四有投機之機有持機之機有與亂之機有永擊之
機因內豐而擊之若匈奴則於三國之攻而帝帝
師此投機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楚卒於黃池
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持機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
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力窮窮其後
而擊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末至不
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夫山以此
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為無不知志上喜日卿可謂通
事體矣後以為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
詔以未歲祈禱上帝帝春躬耕藉田令禮官討論明道
故事端禮言新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南郊前朝享於太
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固朝祀也若乃明道之制則
以宮中次後考室落成故於太安殿奉謝天地此其一
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禱而藉藉必合祭天地於南郊
必前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知明道之制則於
殿庭不可不認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司以義起者端禮
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
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施之明堂如明道
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
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失自端禮始端禮禮之敢率謂
上為之止權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進德部侍郎出知
太平州奉祀光宗立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
陛下之孝於壽皇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
文繼其志述其事可也凡壽皇審謀聖訓仁政善教所
嘗施於天下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
足以盡事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制誥為吏部
侍郎權刑部尚書兼侍講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
召拜吏部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與周帥吳玠建康禮
謂樞密趙汝愚曰吳玠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為
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愚
所請為蜀討為東南計大置大將而非其人無蜀也
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
不聽後延子職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

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惻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
公獨不見唐肅宗朝李元昊太極殿故事手宜請太
皇太后代行祭喪之禮於是幸統以請于皇太后后
子禮入臨重華宮小地致仕而去皇太后垂簾策策
正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避遜端禮奏太上遺策大表
之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夫非君上而為君上計乃為
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也堅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
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子之大者也聖宗禮然收淚
不得已側身就御生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
乃正御坐退行禮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
事汝愚去右丞相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
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秦不能任及韓侂胄以
傳道之勞受竊威情汝愚等欲疎斥之謀進而汝愚遂
端禮不能過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額以放民怨
知婺州黃度以處廣武橫賊那那二人皆侂胄所憾端
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廟承祀祿人見言除從官
遷端禮致解不獲公議始歸真馬他日見上言除從官
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根已滋即巧去不許進左丞相
端禮在相位期年頗知權護善類然為侂胄所制壹贊
不極志構求退以觀文獻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居頂
之判濶州移慶元後端禮深愛少保鄭公致仕歸太
博論忠肅子職工部尚書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文典與國史壁少英悟日
萬餘言屬辭轉問必大見其文典與之曰此論仙才也
孝宗嘗問壁卿諸子誰可用壁以壁對以父任入官後
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宗寧宗即位壁對以父任入官後
郎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特權侂胄專國建議恢復
宰相陳自強請以侂胄革其事遂召壁草制禮部
尚書蕭選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
受命使金行大揚州忠義人來求援士金人言披
憤甚壁乞泉裕出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
露肝膽金人之疑釋壁歸侂胄用帥意方說壁言進
取之機當重發而必不再輕出而苟且既而陳景俊使
北遣贊軍其力錢象祖以沮兵議侂胄得罪壁
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
胄意不憚於是四川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
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難不
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上氣積衰苟非激昂易
志不應艱艱以為宜亟取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
克則宏願舉而國論流俗變而人心一日居上下奮
勵振作拯溺民於殘虐明流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
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
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持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
而已初侂胄召壁直學士院草出師詔壁不從乃以
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既長始始為蘇師且

所誤一夕招壁飲酒酣及師且事壁微繼其過規侂胄
意向乃極言師日估勢招權使明公員誘非真諫此人
不足以謝天下師日坐殿官壁又言郭倬李汝真價軍
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海內壁請改軍事遣使求徵
成帥報書以用兵首請侂胄侂胄大志不復以和
為意壁言君謀以討賊復為己任降與之初事勢未
集亦權宜就利和利社稷固難一侂胄不聽以張
汝堅力爭言曰帝素有入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
獨有一丘壘邪吳曉叛據蜀王楊日源安丙誅之事
闕壁議須用重臣宜撫蜀制置使楊楷為宜撫使使
安丙補之丙殺楊日源補楊楷以書報安丙日侂胄
責疑輔事壁曰孝宗與吳曉楊日源皆在應復宜撫
使職事蜀類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宜撫使方信
播使北歸言金人欲歸送侂胄故侂胄忿其用兵之意
益急壁力與其政政助其連去母與侂胄分崩壁曰嗚
呼國病矣夫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
以密言告壁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壁言事思恐涉侂
胄誅誅壁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諫請
削三秩謫居擢州後補臣言侂胄事壁實預聞乃令
自便復官提舉洞霄宮久之復以御史奏削三秩罷祠
越四年復除端禮明學士知建寧府未而瀆兵張福
入益昌戕甲人略開割果至遂奪壁符而之咸等謀
盜江下約壁甲降官此其勿與賊賊甚驚壁城使領
治日李公旦夕來居官其軍械賊賊大將張成使調
嘉定繫壁若手牌手來會賊賊夜遣人叩門來言曰賊
壘堅不可破將運土梯而登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
多殺士卒宜先斷賊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
矣以長圍法授之賊用其謀賊遂平壁等引疾奉祠嘉
定十五年六月卒進資政殿學士致仕諡文懿壁嗜學
如飢高著經百卷搜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詳練為文
雋逸亦有馬湖集一百卷外制二十卷投毫錄八十卷
三卷中與奏議若干卷內制二十卷投毫錄八十卷
臨汝閣書五百五十卷壁父子與弟壘皆以文學知名蜀
人比之三蘇云

丘宙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為建康府觀察
推官丞相庚元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允文
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允文恢復之志不可
忘復後之事未易求矣質實才實貴於內治遠蓋十年
乃議北向時方進范成大全不棄曰卿家墳墓為使
至道無益大計後以騎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為使
所獲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能詬之不能請之孝宗
怒密遂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遷大常博士出知秀
州華亭縣海陵縣且百年鹹湖成大入壞並海田蘇
湖省被其害密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粉築三月
堰成三州為兩復為良田除直隸開知平江府入奏內
殿因論幣幣開請公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
詔行其言天下便之金州召除戶部郎中選權密院
檢詳文字被後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舊法異同
天曆不合密接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舊法異同
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
喜密謂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王王揖為
樞密密不少下之方廷客時排非定頓頓奏上降付接
伴合沿途道執密其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
拚賊之營密不禮金使于祠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
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密開知平江府升開關後
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晏去光宗即位召除
太常少卿兼樞密院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玠世掌兵
為應陸辭奏日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
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候朝命挺死密即奏
乞遷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與州守臣併利州西路
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敬勿舍喪起復知和
州州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密利路提刑楊興仲往
攝興州朝廷命張詠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
患其後郭某繼復陳利西路安撫吳死韓伯直學士學
兵權位越職陳利路亦承前見進職章開直學士學
宗即位赴召以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
元府既入奏壁侂胄召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言密蓋
北伐議也知密平日主復讐莫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原
論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內戰危言
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
之此必有奇謀貪進之人擁臂以俟俾萬一宜至兵絕
不然必誤國矣進教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行侂胄
以此事始為進之密因贊曰雖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
幸惟無藉於與議則善矣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
南奏以密為發機樞密官宜淮淮以應之密手書與金人
未必有意欲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吾言有
勝勢若覆自使作我有辭矣宜撫遂疑侂胄書欲
除密內職宜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為示敵人以
嫌疑之蹟則同且為平章宜撫既賢尤不宜輕罷侂胄
滋不悅升贊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宜撫使時宋師
克泗州進圍壽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漢卒
且求自解之計密謂明蘇師日周均等價師之蓋正
李汝翼郭倬等表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
援奏泗州及北師屯精兵萬二萬萬金人南出
清河河口及瓜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遂敵計矣若葉
之還軍盱眙時之金人擁軍自滿口犯淮南或勸密棄
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
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

拜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密語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大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大師兩密使畢其說始露請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質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宗以開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宋還金帥書辭順復以開途遣陳壁充小使暨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和矣何為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舊和意也宗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倪為元謀若移書宜免免係街倪自大怒罷否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倪自請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就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劫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頌棟判為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分為六軍餘沐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辛諡忠定密儀狀魁傑猷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復學士院倪自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宜專以激己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拘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倪自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刻未見君子遠人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謙論徒而朝士不敢輪忠呂祖謙編窺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往論論之以呈策誰肯披肝瀝膽言成等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且賊以巨萬計胡不擊賊以謝三軍畢甫弒張表張漢爽敗績雖恥秦世輔潰散散謝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廢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御門賈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甚至子思父者諛文豐路又在所不論也倪自問之大怒思既退謂倪自曰公明有餘而聽不足室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且蒙蔽此聽不足也周筠與師且並為姦利師且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駱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忠賊節也倪自對倪自問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倪自極極力言倪自問厚例令太子問議事閉閣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對言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臣尚書兼侍讀對言取內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倪自既誅而國人之言猶有未請者蓋以極臣猶兼宮實不特官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極臣亦當道權以息外議極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倪自兩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禮部尚書史彌遠擬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問思言奏擬除日辛執當同進班專聽倪自權有所偏微可駭臣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留之思對言前日論極臣之班恐阻往徽宗社稷再更耶宜親親幸幸以革極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鑿專擅之失彌遠懷忠思請去益力以寶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編遣拜石丞相陳晦草制用命元龜語思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肅威以為克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等乖謬也天下有如董成者慎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請請貼改制詞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潘臣辭論職職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諡文節

字文節字廷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嘗書樞密院事父師瓌瓌諱開制文子皆以死無子宗際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任州縣九年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州時倪自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築古城紹節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潛於倪自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倪自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喜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倪自得書不樂乃以李夷仲紹節召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璘吳玠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虜一關必固守若駐軍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而者懷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權臣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西宜撫使知江陵府統制高忱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質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枕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統制尚書尋除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安而宜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職初安丙一掃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諡開上嗟悼為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非常也諡曰忠惠

李蔡字清叔契農晉原人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祿出義倉穀數石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枯易米作粥及積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機門蜀彭漢成都盜賊起紹節按按知永康軍移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內先事發虞翻指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中久饑劍外和羅在州者獨多蔡營四馬行阡陌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種和種之也泣數行下蔡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從倉部員外郎鄧領四川賦稅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徵軍糧名目甚多實科糧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案相度以聞蔡奏諸州歲糶六十萬石若從官糶歲約百萬糶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發科糧為官糶貴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賦量勿務取主損之贏則軍不乏典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後凡三年蔡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問者凡八說知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譁趨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糧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蔡老以爲三十年所無年實由罷糶像祠之范成大驛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糶民力稍舒得盡於農慶孝宗覽之曰免和糶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權蔡守天府少卿范成大召見蔡宗問權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蔡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蔡孝宗大悅曰是大大不可得李蔡也上意方賴用而蔡亦欲求歸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濂民害會有疾卒諡以蔡能官致仕思外特與遠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蔡守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秘蜀亂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穢唐室鮮不由此吳挺以為怨後蔡總領事挺諫蔡軍食獨恐李宗以問蔡蔡絀其權以進挺之奏遂窮論三十年吳曉覽以蜀叛安丙既誅曉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予蔡學臨臨政皆有源委所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到正及為相受制於韓倪自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若李壁丘苴皆諫從從而韓倪自之失及其後先件注命葉適草詔不從而壁為當書為何其見後先件注附會之罪壁固無以道於公論矣倪思直辭剛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俟有可為焉李蔡所至能舉荒政獨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八
鄭致王 趙秀 仇念 高登 曹黃亮 宋汝為

以勸懲詔賢制有差傅正彦日至都堂議事發委將帥... 尚書呂振浚分張俊兵以五百人歸陝西而沒不受向... 書之命後不肯分所部兵遂滿漢居柳州擢俊以節度... 知鳳翔後知出二凶竊謀具章乞留願浩知金陵俊不... 當既不報發遂送所親謝謂書姓名微服為買人往步... 如平江見俊等其言城中事以為賊謀兵備大張警勢... 持重緩進賊自逃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俊等聞之... 皆感激奮勇為赴難計俄詔書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 兵馬大元帥幼主為皇太弟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 公卿百司奉吏皆皆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行事主矣... 稽之于古則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者謂大元... 帥可命則任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齊猶親之... 也唐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 大事如是無不可者則附之于古有法行之于今為... 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上... 疏力爭太后召致與宰執同對簾前致召庭秀太后... 諭曰今日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商致奏曰臣不知其... 他但人君位豈豈容降改問之天下不讓讓難前朝... 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 以示發庭秀發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變... 勝非與執政頗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 敬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欲欲出致等共止之... 變與李郁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 位進簽書執政兩日而卒高宗其悼之謂大臣朕喪... 元子猶能自排遺于發始不能釋也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鄆州司法議獄... 詳愆多所全活為鄆城令滿秩者功過混不得去徒武... 勝令屬朝廷方擢兵數千于他邑官逃愆先期起備... 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值他邑官逃愆先期起備... 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愆遂連官于涿值大軍潰于... 盧溝河黃葉往在往以資敵愈聞聞奮無一毫棄失... 調高密不忭尙慮愆攝縣事決決如流事無淹夕民... 至懷餅餌以俟決道得吏楊蓋每陰詭令過首皆為... 愈暴其罪歸之無不悅服州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 馭萬餘寇留至推歸縣解天寒皆然火警守市滿後... 先愈由它道得自或迫拜馬首日公舍我去我必使公... 復來它日愈方自事都牙忽數千人輩奪以歸守將不... 能過尉寇來密聞都問愈念愈戒其軍密叩高密境民... 約以安寇卒閉關掠掠掠掠掠掠掠掠掠掠掠掠掠掠... 南運丁母憂服除知建昌軍人為考功員外時仕者死... 轉兵間亡告牒十常七八而餘部無策籍嗚巧者甚... 多直偽錯亂愈視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 行之還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為沿海制... 置使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為變致遣精兵密... 捕統制官徐文毅之初謀謀軍略略略之泛海去呼曰... 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一城與之然生剖兩官... 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宜撫自盧州劉子孫合金兵民... 人情恟恟宜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亂繼居民... 越江南走欲先奔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刃登樓揚... 白麾左右驚潰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士責吾... 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入何福焉堅不為動神色無... 少異琦等錯愕遂散其徒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 愈未獲于宜撫司不報又遣其子自間道赴朝廷告急... 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 至准句喧言將乘舟南渡為保江計愈徐語語揭之郡縣... 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押開僅于賊餘眾來歸州... 節度使無以為賞愈悉引坐箸以酒食慰勞之眾若... 感勵莫虛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清春城... 下敵三賊皆北卻走度准其後餘衆復增兵來寇愈復壽... 存俘賊其眾獲旗械數千焚糧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 二人初金人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 眾向淮東樞密使張俊方視師金陵愈以策說之日金... 重兵在淮東師老食價貴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 漢上控趙舊京京不戰而退縮以六軍尾擊其後洩不... 濟人言謂一自京京不戰而退縮以六軍尾擊其後洩不... 用驢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肥諺言兀末為之賊人心怖... 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車統兵適至愈顧左... 右召召牛車觀察擊賊賊車至以忠義撼之車勇勇甚... 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懼散而復... 集者三其則徐慶忽馬敵敵之皇掖以上手刺數

人因免胃大呼曰我牛車也昔四敗兀末可來決死寇... 異其名遂自謂以念兒後守禦功加徵徵開待制明年... 宜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復時已去德謂其目曰當事... 急時德屬無一人渡渤海擊賊見念兒不覺以目見仇... 公特語焉下多女與沈海擊賊者見念兒不覺以目見仇... 額初宜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諸郡但令焚積粟棄城退... 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復行之沒徵愈度其宜處之... 念謂錢破之餘兵食不給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 之責當當守守今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 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沒盡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 眾尋詔高關軍民就送之改浙東宜撫使知州州以... 豪強獎善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貧猶飲州州... 兵儲損其重民無死徒朝廷問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 帝親加褒諭欲留真近密言者以愈在郡多斷胥吏為... 僚酷嗜授外濬時嗚猿未息乃進直學士為湖南安撫... 使禁盜鑄錢者趨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月召... 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後疆... 詭計日愈愈力陳非策固辭不行奉檄方主和議以為... 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全州居住... 待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邑如念愈迺復... 前日故劉銘能以致擊聚敵大挫劉若乘已振之勢鼓... 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 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念... 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徙居喪盡禮沿海置使陳... 彥文薦于朝廷復之愈不就不就端方擬自初官訖過... 顯無所附麗令鄆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色子以文渴... 愈念愈日語其父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 私見念在明州當欲賜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 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念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 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光浦浦人少孤力學特身以法度宜和問為... 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 復建和議者種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請開軍... 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登與十人... 屹立不動欽宗即遣使與登等相和及雪前相... 李邦彥無辜乞恩禮祀復之登上書曰陛下自東朝... 即位事無不能為民與除大利害之法始革振擢朝... 廷政事一切未暇人趣足以待事息而觀惟新之政... 奈何相與欲張邦昌及納敵黨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 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 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太上皇入處邦彥等于政府... 紀綱紊亂庶民庶怨乃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 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 今乃儼然自恣朋比為黨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 下之人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 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亡未忍也一... 時小入相罷罷斥與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 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敵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 將遁去登曰君在不在于林與遇等請隨萬里山帳中... 而不果出金人退師致遠遂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 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官... 川王簡憲重開其名繳繳六郡復復命賈州馬事... 學故有田令法罷歸賈馬司登請復其舊守一曰廢衣... 冠之制登曰買馬為國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天下所恃以... 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 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日陰德可為登曰陰德... 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免何時... 銷滿秩士民巧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自... 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願太守勸其成登辭之不可... 復無所歸請置于學賈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 饑帥連南夫徵發振賑濟復為庾于數以食之願賈者... 數所全活萬計歲末大斂而償亦及于數以食之願賈者... 聽百輩因奏辭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 時讓六篇帝覽而善之上下六議中書審極其議己不... 復以開授靜江府右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謂與... 修徽宗實錄國辭或曰是可以改秩登曰但意未欲... 爾遂行廣西師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 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行蠻... 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城武斷湖曲時吏長... 號秦大惡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願車而登喜其... 危蓋善有規戒俟貨錢者登呼至而數說聲氣俱厲... 叱下白郡及諸司真之法愈而死一郡化之帥胡舜陟... 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善治養生太師于此盡建祠祀... 之登曰棺為相亡狀願不可立舜陟大怒挾秦或事移... 荔浦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舜陟遂創制祠而自... 為記且以專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舜陟從權半捕... 登屬登母死舟中藥毒水次航海詣閩上書求納官贖... 罪帝聞之故人有為右司者謂曰丞相云書識君于大... 學能一見有殺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為也登曰某君有... 君父不知終身事且無憂上書徒爾為也登曰某君有... 靜江獄登歸葬其母訖事詣獄而奔歸先以罪下獄死... 矣事卒昭曰廣濟鄉高趙不棄辟攝攝善俗途差考試... 摘經史中要語命題策問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季仲... 文即馳以達檢閱震怒坐以前事承官編管容州漳... 州遣使臣謝大作持符符登登單單即投大作上馬

大往日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日君命不敢稍大作憚然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日若朝廷賜我亦當拜教而後就法大作威登忠義為泣下奮劍叱巡檢曰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萬不棄亦坐縛一官登請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廷天下事小失則舉蹙不樂大夫則勸矣隨之臨卒何言皆天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就其事以問何萬守漳言諸朝進復進功即後五十年未嘉為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行至封康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前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家論忠善等篇有東溪集行世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過元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馳入其營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欲加侮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衛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欲汝為不屈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汝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肯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開乃京師死死者數四豫爵就汝為持節書與之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義我獨不見張邦昌之手乎使人至此夫復何言仰仰留汝為獨以為儒士乃授直郎同知曹州以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者凌唐李巨李儒為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等所遣侍及卒為避者所獲汝為所遣王現邵邦光善達朝廷皆官之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作恢復方略獻于朝且曰今日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速地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獨禮部尚書蘇符特為之為言于朝換書交部添差通判處州高宗憐其忠特轉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宗憐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女真乘翼取契丹之銳梟視狼顧以窺中原一旦長驅直搗京開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機而速發出是借賊兩河以成盜據之功既而開石河朔秦桀士民避地轉關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破獲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慚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以金人兵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孤軍力挫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破獲英雄百戰之餘勇氣萬倍回思曩昔痛自慚悔人人扼腕切齒願當一戰加其鋒方其狼狽進退之際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連捷無幾而後發遂未能殲滅頑類以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轉輸淮北其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元不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乘去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長驅直搗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賊元為急又言元未好安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放亡羣盜而已去夏諸帥各聚金人奔命敗北之不暇元未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聚兵合勢科帥以諸帥分軍兩合計其勢勢不過十萬若以諸帥相乘數倍合勢則進幾力何憂乎不勝若以諸帥相乘數倍除用陳一路專當撤離鳴糧合諸帥為兩節制統大官任觀軍容為官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勢既合不為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直搗東都賊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進新河入鉅野則齊魯掃步兵入太行則三省應賊勢難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矣久之有行汝為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汝為歸將械送金人汝為望之姓名為趙復復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者遇之漢上企道曰必奇士也欲留之

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途定交假借舍居之捨汝為曰朝廷延此巨寇中原恢復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為國復讐收還土宇願為諸公所知命繫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汝為欲能知死節當祭其先終日大物將終其氣不辭汝為徵向氣節物洽開飲酒至斗極未嘗見其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其客蜀也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李若相得甚歡趙沂王京魯閻氏先楊家惠時經紀其喪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為死詣登聞鼓院以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為之死哀懇于朝希即政事廣充文錢禮禮以開待官一子有忠嘉集行世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宗室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善春

物于獄詳不使遷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詳曰仰生謹自甘盡具論如詳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臣也遂賜意出身為諫大夫詳

起復介乎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循恒賜若之諱謂羅日應為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幣而金人猶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諫官無故出省

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領事詔降一官改漢川路轉運判官祝南

宋史卷四百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燾

調澤州錄事參軍安豐守臣官田訟屢改而不決監司委詳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營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丞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判部郎官大

兼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王呂蔡秦之覆轍以為戒

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件時相意遂罷安丙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懷英同學號辛克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士國子博士司農丞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判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奉朝請八年任外醫才不勝榮願更出入內廷始出提舉淮南常平茶鹽漕運西運判兩

黃裳嘗以爲言而未及履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陸太子右論德其在春宮憲意輔導每遇講讀因

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者老云山後有彌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躋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懷英同學號辛克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命知安汝思不畏流放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使精忠

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史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朵殿下何所聞見而修起居注乎乞依

不聽從爲耻自古諫之不改其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能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懷英同學號辛克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者功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王冲伯視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

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復前敵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

難必無使節死義之入陛下自夏秋來執政與官之難死今尚不以爲然則事有幾微於朕兆者求諫陛下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懷英同學號辛克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元年八月卒諡忠肅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紹熙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事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

復蹈前轍此五臣者四爲給事一爲諫大夫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意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

其危亡矣蓋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寇寇成都而更秦提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贊贊兩全在朝之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懷英同學號辛克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諫之意小人唱爲朋黨有服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居第二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除爲國子錄

乞補外之右文殿修撰陸嘉與併集英殿修撰以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

其危亡矣蓋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寇寇成都而更秦提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贊贊兩全在朝之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懷英同學號辛克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畢疏言辭激切人歎其忠孝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策免宰相相繼去臺諫

疾奉祠嘉定六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特贈中大夫資章閣待制諡忠簡子登自

其危亡矣蓋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寇寇成都而更秦提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贊贊兩全在朝之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懷英同學號辛克始筮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

漢喇巖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乘疏日軍政之敝統率不一苟出占破穹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策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

也悲夫人服其誓切師長沙時士人或照考試官盜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怒曰佐然索亞榜春秋卷兩易...

劉宰字平國全地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昭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為盛宰下令...

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難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貴有漫筆文集錄行世...

母廣占拋荒之患列滿瀝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貨種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料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侍注官論貢舉五職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開國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切者輒被指以為異論秦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諫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具僚乙擇州縣獄官雷上恐懼懶奏違選監司以考察實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資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邊諸將兼工部侍郎秦乙使邊邊之民各自什伍故聞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於田里之間此非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秦絕金人歲幣建制置司於慶陽以援兩淮夏旱應詔上封事曰言者方進而導之使言曰心方變而疏之使通上既聞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事之則苦言之至至言之貴陛下棄之而不恤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賤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端慶聖節謝金使進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至經史所陳聲色皆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廢事蓋漢讀之為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讀文簡所著有奏議史策經筵故事宮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

道援之兵兵輕襲則郡郡援之援兵既多雖危不敗又言淮襄士豪丁壯往者用兵領實效力者朝廷各賞失信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其死力運西京轉運使兼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備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之聽天方早盡捐酒稅斥征官黜廢吏甘謝隨至官取鹽鈔兩重課日增入中曰募鈔日盡中行揭示通備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改直報開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事行陵二或二千二人者繼平丞招補虛籍自是朝廷實額二萬二千二人者繼平丞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劾李珣不為勢屈由是徐鉉更與有功以厲宿將上關朝廷下關閭閻遂行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兼家習殺人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編以法罕亭令食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章也幸發其辜人為吏部郎官以立志啓趙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微選曹法大壞吏竊為中行事時正不為勢屈由是徐鉉平允罷宗正少卿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為未化則以德除德姦姦者顧乃垂拱而安於無治本大剛德實人主之大權不可以久而不收置職在前良可鑒也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涵涵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微見其機觀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憂者更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下納說非親望則希合非回視則畏避而面折廷諍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因史編脩實錄檢詩孟春大雨震雷霜雹交作邊警告急急失地失師淮甸震海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言之今日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關涉各當誰執調秘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屏杜絕言語使忠義士閉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嘆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廉任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為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畧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際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入主之親視則權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日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為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准己不取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進者掩以爲誣黃法者舉以爲勇金帛滿前是非交馳以欺朝廷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退開條擇知翰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旬禱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脩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帶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李孟字文投資政殿學士光季子也光緒嶺海孟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徐度皆奇之而會幾妻以其孫龍大淵勤為浙東總管知孟傳為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司易浙東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丞棄去監南岳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閉戶易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慕在境內無沒既久加葺之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象山縣守薦為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同列上封事請諸北宮又移書宰相選按江池監三軍守相趙汝愚初當國道大履道孟傳視視江池鄧三大軍所屯積粟除太府丞既復命汝愚因黨論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復事往返四千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為本今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胄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瑄與侂胄有連姻因言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艱且且避兼考功郎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澆灌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薄而意以馳驚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功之其儼將基又言武舉及軍士比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為等級宜採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舊致侂胄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江州獄訟止息侂胄不悅旬歸後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改江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八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諫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勦甚孟傳遂知其意即謝曰孤蹤久不道朝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大饑發廩糶民無流卒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去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使節角中還第再奉祠以合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再上加直秘閣移江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諡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脩己莫若自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警漢溪安詞類案左氏說續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宋史卷四百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一 陳敏 張詔 畢再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嶺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末以破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積官至忠靖即以楊存中薦擢開門祇候時地多寇賊敏司兵往戍率不習水土至是始募三千兵置左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按諸郡要隘凡有處悉委分兵扼之盜發敏獲斬州齊速據城叛賊數萬將悉城一寇敏聞之即領兵精勇善走趨若朝廷發兵未至萬一奔衛江開關廣驛動矣不俟命領所部馳七日徑抵贛圍其城敏月朝廷命李拱以諸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與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丁母憂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來攻成閩為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隸之升馬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說曰金人精騎志在江淮之衝也無守備若聞還駐廢時金人其腹心也敏又說聞還其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向未准散又說聞還其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執孝宗即位張俊宣撫江淮敏為神勇軍統制後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敏欲以敏偕行敏曰盛衰與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後不聽令敏屯昭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敏退守壽陽敏請於朝謂非受敵之所改改高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禁其舟楫進浦城復敗之乾道元年遷宜州觀察使除主官衛守步軍司公事事歲餘敏抗章曰任周處無以效虞大况敏情多詐抑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募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為四軍升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仍賜棗城屯田之費敏至那棗城高厚皆增舊制自實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棧十二所自是運河通世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待旺叛于連水軍密款本朝稱約山東十二州棄起義以復中原以問敏敏曰旺欲假與國交交通財金必不能成事願勿聽之由統帥與臣交交通財金有問言上知非敏敏乃召敏為左翼軍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曰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人馬先自上流濟渡今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蓋楚州為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濁滎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輿老老鸛河通戰艦以

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南朝
左命顧嗣之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
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授忠州副
使遷為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鎮州月餘朝
廷命往福州軍又還豫章教閱江西團練諸郡人
馬俄提舉岳神觀仍奉朝請復勸州防禦使再除武
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察使以疾卒特贈
遠軍承宣使

張介卿字卿人少壯張復帳下成功守和州嘗被
一詔賜甲一甲人持所給詔獻二陵像主節中皆北地
服詔向之拜拜節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
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
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代吳
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去興元遠緩急恐失
事機復請分東西為二帥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
是趙汝愚為從官時每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
請以張詠代領武興之軍蓋汝愚之意欲以吳應為文
臣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也汝愚既知樞密
院力辭不拜自於光宗曰若武興則除帥即臣夕拜命
上許之乃以為成州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
興州甚得士心六年卒郭某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兖州人也父進建炎間從岳飛護衛八
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隸侍
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八斗步
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喜賜戰袍金錢
廊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倪選郭無山東軍東再遇
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人闖之閉棹
倪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冠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棹
場塞城門為傷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
勝當先一出口不意孝慶從之再遇舉士幸激以忠
義進兵蒲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文旗舟楫於
石區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陸山徑趨東
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人潰守城者開北門通西
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宋軍將軍軍在此爾等
中原遺民也可連降旋有淮平知縣繩純而下乞降於
是兩城皆定郭倪來擊士出御實刺斃于陣後再遇辭
曰國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泗州城即得一刺史繼
此何以賞之且招撫得朝廷牙牌來固辭不受尋除
環衛官復調李汝翼郭倪取宿州復遣孝慶等繼之命
再遇以四百八十騎為先鋒取徐州至虹漣郭李兵眾
創旋間之則曰宿州城下水大茂師不利統制田俊邁
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風
嵐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
宜遽自挫吾率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

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
郭李軍潰賊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
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以領兵衝敵
陣金人見其騎呼曰單將軍來也遂通再遇手揮雙刀
絕水追擊殺敵某甲盡盡赤逐北三十里金將有持
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左刀格其前右刀斬其胸金
將馬死諸軍發聲再遇獨留末度車行三十餘
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
照見靈壁書則煙埃莫覓彼已不敢追諸軍乃可安
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郭李還泗州以功第一
自武節即超授武功大夫除左衛將軍將軍是丘宿代
郭友龍為官撫使使倪還淮揚等處泗州命再遇還財
貽遂知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萬數萬戰船五百餘
艘渡淮泊楚州淮陰問宣撫司檄再遇接楚道毀敗政
貴代之再遇既去財貽政等檄貴金人入財貽再遇復
定財貽除鎮江副都統制全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
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謂之曰敵
眾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制許俊開道趨淮
陰後二鼓高鼓至敵營奮勇生擒入伏糧車劫宗十餘
艘聞哨聲火敵驚駭奔竄火擒入伏糧車劫宗十餘
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復自黃狗渡淮淮州戊戌將軍孫
暹濼相繼失守又被安豐再遇謂諸將曰楚城堅兵
多敵糧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必并力
攻之乃引兵赴六合奪命制淮東軍馬金人至行鎮
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伏兵南土門列弩
手土城上敵方臨濼梁等俱發宋帥出戰聞鼓聲城上
旗幟舉金人以驚迫退敗大敗金馬萬戶完顏蒲孫都
千戶泥虎等以十萬騎駐成馬馬戰山連兵圍城
數重敵燒橋木決壕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統石
烈都統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
來城上金人意其王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櫓如
蠅覆矢二十餘萬斃石烈引兵退已乃益增兵環城四
面營帳巨三十里再遇令門作樂以示開服而問出
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
自提兵奔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追至滁
大雪乃旋獲標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
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淮山東
京東招撫使事還揚州除號為大將軍金人圍楚州
三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挑擊軍聲大振楚
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
再遇請分肆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為變
更遣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較重為輕馬甲
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
可擊務使捷不使遲遲敢死一軍本鳥合亡命再遇能

駕駛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再遇所薦張雄特勇
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軍法戮之諸將懼服嘉定
元年除左衛衛上將軍和好成果詔乞歸田里賜詔不
允除保康軍宣使降詔獎諭尋命帶職奉事提舉佑
神觀六年提舉奉天與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
仕卒年七十贈太尉累贈太師諡忠毅再遇妻貌雄傑
早以拳力聞屬時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皆
風奔奔再遇威聲始著遂為名將云

安丙字文廣安徽涇縣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
請闕陳劾病十五年言皆剋切為帥其才激致之
安撫司幹辦公事調出承吳則廷之外知府除辟利西
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溪縣通判隆慶府嘉
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之尋又慶石
徙漢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早民艱食丙以家財即
下流糧米數萬石以賑事聞詔加一秩開禧二年邊事
方興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丙可憂於松
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丙議丙又為松言職必
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為其父客素知職既而職乘丙為
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為
金人所奪丙將軍甲而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河池堡
破天水縣西河入成州師所職不問金人肆掠池外
四州如踐虛邑軍民莫知死所職已潛遣其客姚淮源
交金人至是職還與丙對面丙已而職受之宣言使
者欲得四州以和聘書諒松去突西職受金詔稱蜀王
勝論四州二年正月甲午職嘗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
月為元年改與州為興德府以丙為中大夫丞相長史
權行都省先是從事郎錢榮之從職在河池嘗夢職
稱神祠以銀杯為交擲之神起立謂職曰河何疑公何
疑後政事已分付安子文矣職未省神又曰安子文不
才是能辦此輩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職事既熾丙有
得慶慶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日源李好義
等謀謀諸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章在利州逐土人擅
財賦再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附定及景望伏誅軍民
無敢譁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職位凡四十一
日三月戊寅陳職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
劾待罪兩職首級運制法物與職所受人詔耶及所
謂陳輝仲朝拜初問職知鎮江府守文節節節之紹節
謂顧廣平之封丞召吳信文文節節節之紹節
曰安丙非附道者必能計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
推才具有志事功今聞職謀不軌爾為所脅謀以凶焰
方張恐重為蜀禍故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
能圖職職以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
無所吝更宜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
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安慶辛丑加右端明殿學士

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敘
視執政如帛書也時都統孫忠愍由鳳州進攻大散
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營四月癸
丑克之忠愍食功者財賞劉述德大失軍心且速還鳳
州以關鑰付將陳顯奏西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
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愍欲赴司議事被廢之
罪開于朝先是諫職功巨源輔朝奉郎與通判差遣
巨源聞其親校傳檄懇切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
疏首開至是金人揭身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
兩印授四州宣撫將方議和丙獨成傷將士稠疑處嗎
以攻為守城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玠撫諭四川時沿
邊關隘悉為全毀丙遣時相書謂丙西和一面已飭仇池
聚糧積穀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
不可欲越則不敢若丙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
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距天水十里
所見劍白環望與西和相為犄角又增堡蜀頭山咸以
民卒守之及修黃牛堡築興州原屯千餘人夔州秋防
原尤為險絕紹興初治於此宣撫吳玠嘗營家計若
前馬嶺絕正扼夔州之後凡此屯寨旣營人決不
敢近而河池殺牛魚關關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離關
之裏如大安亦險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矣又
云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積募
事定期則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為
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為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州兵
後民不聊生請調甲以惠則謂諸將請于朝又以西和都
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提督皆右左大不
掉之憂乃請分割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丙前中副
五軍都統都統副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丙前中副
詔皆從之時方信備提還金人和意未決且欲得首議
與師之人促胃大怒上手書賜丙謂金人必再至當激
勵將士戮力赴功促胃既賜函金器百二十兩綱帶
二十四進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遣大散關牙關丙分遣
僚吏經星洋沔興元大安民田別定租稅牙關丙亦
遠起復丙移書曰君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
復蔣子希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望閣下速辭成
命以息議之士論者趨之孫文公四川制置大使
兼知興元府諱知金人選計開輔家傑試舉廢者眾
丙以為此正再問告晉之時乃與宰相臣書謂當與罪
之師朝論論輕率乃詔丙益修守備七年春丙使所
受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賊歸王大才執九
齡等七八人之而於丙于朝三月丙同知樞密院事
兼太子賓客賜手書召之行次廣德軍進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卿大成
樂而政尚嚴酷通判官章後劾丙不報御史李安行

宜自挫吾率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

宜自挫吾率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

宜自挫吾率招撫命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

併徠勃之來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遣開門舍人閻人與錫命賜旌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夫失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擄榮澤至大安寺帥所至輒潰散入巴川十二年詔子進代之時丙之子榮仲知果州子述伯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簡叛入利州子述逃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逃走監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劍門使榮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

德倚善雅貴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倚特未嘗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奏送大安府治之先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行分遣將士趙秦軍風翔太守炳節制帥次於鞏軍人丙以樞密使將子寧家二十餘萬約以少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丙已卒計聞以少傳致仕報視朝二日贈少師贈銀絹千計賜州祠額爲英惠廟禮宗親禮賜諡忠定丙所著書有泉然集

泰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閣微其遺欲廢之先命巨源備甲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其子探丙遂以忠銳附偽謂表間朝且得先免是獎諭誅賊詔書至丙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不平時趨赴丙以在夔誅祿福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福與通判殺興亦與通判耶以啓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覺督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迎功于朝而從典元都統制彭軺乞書遺韓佐背陽陽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軍彥威謀爲亂丙命喜鞠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刑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丙州治侯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

金人賊謀不納未幾開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賊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清坊開邊並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職道李貴遣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調陳立劉夫楊君玉等與好義親爲軍事街絕吳政等四弟生靈俱母世留其母好義曰此事重矣今日國事皆繫於公可與職死後若無賊望者須無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長史安丙以主事蓋職者授丙爲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也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申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謀結義欲圖賊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子乎此人既來則賊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約赴街實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義復襲王庭崇受甲與好義及子孫拜決于家廟蜀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謀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尙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若輩踴躍既行小將羅福引卒來助各以黃帛爲號好義大呼而入宮安奉人掠財物長史時爲獨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時爲獨令我謀反賊抗者夷其族職護衛守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殿寢室聞外間舍皇而起露項從賊問家戶欲進見貴復止以手捋內戶貴前爭戶戶折斷走貴追及手執其髮揮刃中喉頰職索勇力撲實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其屍職者二賊負箱手縱貴赴遂斬其首引衆擁職首出僞宮並馳告丙丙民拜舞聲動天地持職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思其能而復安之不圖後悔無之地西和兩州三州不可戰而復矣巨源西和乃腹心願得馬步千人死二百萬十日後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天獨頭前進王王榮仲兄弟率兵會合來擊

併徠勃之來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遣開門舍人閻人與錫命賜旌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夫失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擄榮澤至大安寺帥所至輒潰散入巴川十二年詔子進代之時丙之子榮仲知果州子述伯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簡叛入利州子述逃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逃走監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劍門使榮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

德倚善雅貴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倚特未嘗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奏送大安府治之先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行分遣將士趙秦軍風翔太守炳節制帥次於鞏軍人丙以樞密使將子寧家二十餘萬約以少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丙已卒計聞以少傳致仕報視朝二日贈少師贈銀絹千計賜州祠額爲英惠廟禮宗親禮賜諡忠定丙所著書有泉然集

泰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閣微其遺欲廢之先命巨源備甲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其子探丙遂以忠銳附偽謂表間朝且得先免是獎諭誅賊詔書至丙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不平時趨赴丙以在夔誅祿福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福與通判殺興亦與通判耶以啓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覺督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迎功于朝而從典元都統制彭軺乞書遺韓佐背陽陽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軍彥威謀爲亂丙命喜鞠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刑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丙州治侯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

金人賊謀不納未幾開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賊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清坊開邊並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職道李貴遣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調陳立劉夫楊君玉等與好義親爲軍事街絕吳政等四弟生靈俱母世留其母好義曰此事重矣今日國事皆繫於公可與職死後若無賊望者須無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長史安丙以主事蓋職者授丙爲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也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申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謀結義欲圖賊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子乎此人既來則賊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約赴街實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義復襲王庭崇受甲與好義及子孫拜決于家廟蜀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謀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尙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若輩踴躍既行小將羅福引卒來助各以黃帛爲號好義大呼而入宮安奉人掠財物長史時爲獨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時爲獨令我謀反賊抗者夷其族職護衛守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殿寢室聞外間舍皇而起露項從賊問家戶欲進見貴復止以手捋內戶貴前爭戶戶折斷走貴追及手執其髮揮刃中喉頰職索勇力撲實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其屍職者二賊負箱手縱貴赴遂斬其首引衆擁職首出僞宮並馳告丙丙民拜舞聲動天地持職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思其能而復安之不圖後悔無之地西和兩州三州不可戰而復矣巨源西和乃腹心願得馬步千人死二百萬十日後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天獨頭前進王王榮仲兄弟率兵會合來擊

併徠勃之來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遣開門舍人閻人與錫命賜旌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夫失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擄榮澤至大安寺帥所至輒潰散入巴川十二年詔子進代之時丙之子榮仲知果州子述伯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簡叛入利州子述逃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逃走監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劍門使榮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

德倚善雅貴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倚特未嘗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奏送大安府治之先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行分遣將士趙秦軍風翔太守炳節制帥次於鞏軍人丙以樞密使將子寧家二十餘萬約以少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丙已卒計聞以少傳致仕報視朝二日贈少師贈銀絹千計賜州祠額爲英惠廟禮宗親禮賜諡忠定丙所著書有泉然集

泰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閣微其遺欲廢之先命巨源備甲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其子探丙遂以忠銳附偽謂表間朝且得先免是獎諭誅賊詔書至丙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不平時趨赴丙以在夔誅祿福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福與通判殺興亦與通判耶以啓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覺督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迎功于朝而從典元都統制彭軺乞書遺韓佐背陽陽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軍彥威謀爲亂丙命喜鞠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刑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丙州治侯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

金人賊謀不納未幾開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賊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清坊開邊並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職道李貴遣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調陳立劉夫楊君玉等與好義親爲軍事街絕吳政等四弟生靈俱母世留其母好義曰此事重矣今日國事皆繫於公可與職死後若無賊望者須無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長史安丙以主事蓋職者授丙爲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也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申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謀結義欲圖賊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子乎此人既來則賊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約赴街實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義復襲王庭崇受甲與好義及子孫拜決于家廟蜀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謀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尙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若輩踴躍既行小將羅福引卒來助各以黃帛爲號好義大呼而入宮安奉人掠財物長史時爲獨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時爲獨令我謀反賊抗者夷其族職護衛守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殿寢室聞外間舍皇而起露項從賊問家戶欲進見貴復止以手捋內戶貴前爭戶戶折斷走貴追及手執其髮揮刃中喉頰職索勇力撲實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其屍職者二賊負箱手縱貴赴遂斬其首引衆擁職首出僞宮並馳告丙丙民拜舞聲動天地持職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思其能而復安之不圖後悔無之地西和兩州三州不可戰而復矣巨源西和乃腹心願得馬步千人死二百萬十日後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天獨頭前進王王榮仲兄弟率兵會合來擊

併徠勃之來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遣開門舍人閻人與錫命賜旌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夫失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擄榮澤至大安寺帥所至輒潰散入巴川十二年詔子進代之時丙之子榮仲知果州子述伯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簡叛入利州子述逃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逃走監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劍門使榮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

德倚善雅貴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倚特未嘗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奏送大安府治之先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行分遣將士趙秦軍風翔太守炳節制帥次於鞏軍人丙以樞密使將子寧家二十餘萬約以少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丙已卒計聞以少傳致仕報視朝二日贈少師贈銀絹千計賜州祠額爲英惠廟禮宗親禮賜諡忠定丙所著書有泉然集

泰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閣微其遺欲廢之先命巨源備甲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其子探丙遂以忠銳附偽謂表間朝且得先免是獎諭誅賊詔書至丙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不平時趨赴丙以在夔誅祿福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福與通判殺興亦與通判耶以啓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覺督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迎功于朝而從典元都統制彭軺乞書遺韓佐背陽陽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軍彥威謀爲亂丙命喜鞠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刑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丙州治侯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

金人賊謀不納未幾開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賊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清坊開邊並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職道李貴遣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調陳立劉夫楊君玉等與好義親爲軍事街絕吳政等四弟生靈俱母世留其母好義曰此事重矣今日國事皆繫於公可與職死後若無賊望者須無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長史安丙以主事蓋職者授丙爲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也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申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謀結義欲圖賊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子乎此人既來則賊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約赴街實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義復襲王庭崇受甲與好義及子孫拜決于家廟蜀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謀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尙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若輩踴躍既行小將羅福引卒來助各以黃帛爲號好義大呼而入宮安奉人掠財物長史時爲獨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時爲獨令我謀反賊抗者夷其族職護衛守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殿寢室聞外間舍皇而起露項從賊問家戶欲進見貴復止以手捋內戶貴前爭戶戶折斷走貴追及手執其髮揮刃中喉頰職索勇力撲實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其屍職者二賊負箱手縱貴赴遂斬其首引衆擁職首出僞宮並馳告丙丙民拜舞聲動天地持職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思其能而復安之不圖後悔無之地西和兩州三州不可戰而復矣巨源西和乃腹心願得馬步千人死二百萬十日後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天獨頭前進王王榮仲兄弟率兵會合來擊

併徠勃之來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遣開門舍人閻人與錫命賜旌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夫失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擄榮澤至大安寺帥所至輒潰散入巴川十二年詔子進代之時丙之子榮仲知果州子述伯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簡叛入利州子述逃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逃走監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劍門使榮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

德倚善雅貴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嗣勳云德倚特未嘗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其事丙奏送大安府治之先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丙且行分遣將士趙秦軍風翔太守炳節制帥次於鞏軍人丙以樞密使將子寧家二十餘萬約以少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丙已卒計聞以少傳致仕報視朝二日贈少師贈銀絹千計賜州祠額爲英惠廟禮宗親禮賜諡忠定丙所著書有泉然集

泰議官丙素惡忠銳聞忠銳失守散閣微其遺欲廢之先命巨源備甲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其子探丙遂以忠銳附偽謂表間朝且得先免是獎諭誅賊詔書至丙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不平時趨赴丙以在夔誅祿福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福與通判殺興亦與通判耶以啓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覺督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迎功于朝而從典元都統制彭軺乞書遺韓佐背陽陽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軍彥威謀爲亂丙命喜鞠之福彥威皆抵罪正刑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丙州治侯丙出則殺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巨源與巨源之丙積前事因欲去巨源然未以發也

金人賊謀不納未幾開外四州俱陷金人長驅入散關賊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清坊開邊並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職道李貴遣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調陳立劉夫楊君玉等與好義親爲軍事街絕吳政等四弟生靈俱母世留其母好義曰此事重矣今日國事皆繫於公可與職死後若無賊望者須無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至期長史安丙以主事蓋職者授丙爲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也而君玉與李坤辰者來申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楊巨源陰謀結義欲圖賊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巨源以報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子乎此人既來則賊之臂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傳約赴街實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王芾好義復襲王庭崇受甲與好義及子孫拜決于家廟蜀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謀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爲壯夫死爲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尙朝廷不愛性命我輩當如何若輩踴躍既行小將羅福引卒來助各以黃帛爲號好義大呼而入宮安奉人掠財物長史時爲獨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時爲獨令我謀反賊抗者夷其族職護衛守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殿寢室聞外間舍皇而起露項從賊問家戶欲進見貴復止以手捋內戶貴前爭戶戶折斷走貴追及手執其髮揮刃中喉頰職索勇力撲實于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其屍職者二賊負箱手縱貴赴遂斬其首引衆擁職首出僞宮並馳告丙丙民拜舞聲動天地持職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行王喜思其能而復安之不圖後悔無之地西和兩州三州不可戰而復矣巨源西和乃腹心願得馬步千人死二百萬十日後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應天獨頭前進王王榮仲兄弟率兵會合來擊

乃好義內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
喜適其死黨劉昌國詭制好義與之醜敵欲皆且
好義心腹痛洞而昌國適矣既發口鼻瓜指皆青
黑居民莫不寬之號慟如私親揮一軍幾至於變既
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刀刺之驚怖地而發而喜
驍大將也貧淫狠誅賊之日不肯拜遺其徒入偽
官虜掠殆盡又取賊姬妾數人其後欲賊好義為賊復
繼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而恨猶未已嘗
出兵於船欄嶺錄未及交乘軍先遣金人遂由黑谷長
驅入境朝廷為變按節度使移刑鄂都統制而死
論曰陳毅守鄂再遇善戰張詠出使不辱國為將得
士心趙汝愚為武興帥以其才足以制賊也賊之呼
向非安丙楊巨源李好義之謀西方之憂莫大焉然丙
幸以是殺巨源何其相疾而殘賊也李好義失於周防
竟為王喜所圖未知喜為賊黨既不能罪又以節額賞
之幾何而不為唐末之姑息以成藩鎮之概乎

宋史卷四百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政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二

趙方 賈涉 扈再興 孟宗政 張威

趙方字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慨有大志嘗
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為屈
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楸與棠交方遂從其學淳
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獄多所委決長天際學教
授俗陋其人守史彌遠曰備科中人皆感方自是始有
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備科中人皆感方自是始有
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名官主官江西
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曾知隨州南北初講
和早曉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擊死歲大
熟適和議成諸郡安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授上臺孟宗
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
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
劉公使人更和緩嘗請光祖書勸謹和緩四字揭坐開
以為或以兵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
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管湖北安撫司使
以壯形勢進退間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
兼權判湖司時金信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
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
右文殿脩撰金獎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
政扈再興以百騎逐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
那寶謀開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謀知金人決

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其樞密烏古論履
壽犯陳光化隨襄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舉曰
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來決矣惟有提
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
襄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襄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
州以聯聲勢已而陳陽守趙觀政金人於城外再與宗
政至與觀政擊又敗之襄陽圍解方申傍諸將當過於
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于城下時步正熟方遣兵
護民劉之令請許以俟再陳方陳不可和者七戰謀遂
定金將宗政再興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
東陽者宗政敗之十萬家用犯隨州者宗政敗之十
萬于平相持踰年方謂世興與許國再興援襄陽
張與李維翰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襄陽時
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興再與
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百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
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莫退力不
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漢河進世興
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角角追擊金人遂
潰化先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于趙家橋孟宗政又
破之于隨州鴨兒山擒賊不妻弟王觀德金人遂誅
不方之隨州鴨兒山擒賊不妻弟王觀德金人遂誅
大泉山功可謂聖陽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穴
而來若持其虛則東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
與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秦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
夜嚴禁其攻具金人不放近城西師出光化境出若
于三天山坂順陽縣人率眾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
道賊進掠鄧州境焚其城糧儲盡陽賊軍金領兵八
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與東師謀于再
興出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漢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
城中出夾擊再興三萬金人大潰說可單騎還復其
質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
軍兵廣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
秋復語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不得志于襄陽必將
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
興與國師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若
空其糧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子戶趙興兒國
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于北陽獲其將李提控再興
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金人遁唐州再興來待之降之
師踵至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唐州兵以接之方視其
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騎馬阿海犯淮西極密
完顏小驢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
發襄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柏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
唐城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命黃繼紹詔諸方遣
救方亦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興軍
至斬之靈山何金人歸而擊之土蒙祝文蔚橫突入陣

金人大敗國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
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谷進方顯讓開金人
士大夫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微散開學士京湖
制置大使歸還力疾攝師弟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
日當立一紀網引再興帥內勉以協心報國語者宰
相論議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墜于襄陽以瑞明殿
學士王正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累贈太師諡忠
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
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令各將飲酒勿醉當使日
間可戰准劉沿邊屢遺金人之禍而對古一境獨當首
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乃知故知名士如陳
賈涉九功華君拔為大史諸名將多在麾下若越再
興與孟宗政皆起自土蒙推誠推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
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也人皆惜之子重慶范葵
范葵有傳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書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
高郵尉改萬安丞寶應縣令堂差涉至邑講城之役與
以憂去金人犯北州起涉克前役通判州州改大理司
直知州賈涉准人季先沈說劉守應純之以招山
東人純之令歸遣周用和說忠義軍李全等以謀其
至先招石玘玘平楊德廣說忠義軍李全等以謀其
水純之罷通判梁州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濟其德
廣等以連水諸軍度准屯南門焚掠盡謂朝廷欲
和殘金置我軍何地而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事甚危
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謂和此正用高
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
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足以肉啗餒餓嗔盡將
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須以一軍處
之北岸則安能以有限之財無窮之須備則噬人飽
則用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木路
京東忠義人兵涉或遣傳翼論理等逆順禍福自以輕
車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金太子及
僕散萬忠廣國瑞等數十萬人且以計誘珪等涉慮
珪等為金用亟遣陳孝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翼監軍
州先平德廣德澤李全李福要其歸路以傳翼監軍
數日孝忠提至珪屢破金人遂與先及李全趨安豐時
金人環百餘營攻其甫畢珪等解其圍李全挾僕散萬
忠以歸見李全傳金人不敢窺置而平七年南渡
忠愛平德廣等實預涉既受准諸將等尚懷異志
涉變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忠義諸軍在連水
山陽者既眾涉慮其思亂因除濠之役分珪李忠夏全
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營又用陝西義勇法混其手合諸
軍次者三萬有奇渥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
使主勝客朝廷歲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以萬人取
海州復取密羅王琳以寧海州歸還收登萊二州青州

守張林以濱棣蒲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景德
支自改者朝廷裂地封爵無所吝仍屬諸將歸來下及
郡擢太守少卿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千餘萬
眾犯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于朝涉遣李全等赴之
翟朝宗等為後繼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
貧窶無聊能輕財與眾同甘苦故下棄焉之用遂為主
帥所為反是積愆多眾皆不事近棄西城免死為幸
若無故反是以騁其志也金人被黃州新安處其易全
待事定與諸將同升可也金人之禍亦歸新安處其易全
馳至遂定全至久長鎮與京湖制置使趙方二子范榮
遇持刃連戰俱獲逃彭義斌等追至下海濱盡掩金人
于淮遂遣吏部侍郎金人再犯淮西先是斬州受圍余
驍往援乃鼓眾宵遁金乘間登城一郡為血前帥不敢
問涉斬驍以狗將畏懼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
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琪還又得玉印文與璽
同而加大朝廷嘉禧之歸行慶賞涉遣書諭遠謂天意
意者難明人事切勿見當思今日有人山東忠義與北
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李全卒以璽為節度使涉與
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以為然
涉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
可動涉時已疾力辭事任值金人大入強起視事金
將時全合連字木魯哥率細軍及眾軍三道渡淮涉
以合連善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金駱將所謂張飛者
既歸未金人殺其妻所部花帽軍有紀律屯軍不及也
惠率諸軍出戰自辰至酉金人大敗答哥溺死損失大
半細軍喪者幾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
銀牌銅印之屬上于朝率趙鼎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之
橫七日陸對又乞裁抑郭棟郭景兵權李宗嘉納後反
為所擄以沒涉弱冠重又寬不避與異泣恐十年至伏
書閣下子似道有傳

扈再興字叔起淮人也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
徒跣揮雙刃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襄陽京
西制置使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山勢如風
雨再興與孟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中
出一陳復御金人逐之肉枕藉山谷左右翼掩擊之
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之因枕藉山谷左右翼掩擊之
犯襄陽再興率師救援金人問閻風浪既而益金數萬
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興夜以鐵裝裝密布地黎明倂
遁金人馳中裝裝者上踏七八敵却走追至十五里岡
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角再興與宗政劉世興
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兵帥完顏訶可擁步
騎數萬傅城再興與宗政縱之涉濠平渡擊之又令守

壩者伴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初對樓鴝...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

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 張威字德遠州人策選軍騎兵也軍中馬料多匹...

晝夜迫之未幾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 論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非用武...

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雅之後又貫石通...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

元中書右丞相張運... 孫邦憲... 章頌... 劉頌... 汪若海... 張運... 柳約... 李舜臣...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雅之後又貫石通...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雅之後又貫石通...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雅之後又貫石通... 張運字南仲信之貴溪人唐宰相文雅之後又貫石通...

免由是知名遂其子試與游教授全州改官知歸山縣
以外親去而知常熱鑿登判潭州王佐爲帥負其能盛
氣以臨僚吏帥約以中道多屈而居及陳嗣反所擒
賊多賴計策帥上其功曰登判宜直召監丞茶鹽
進大常寺主簿遂丞兼兵部郎官提舉浙西高平茶鹽
還瀘水湖以泄吳松江一水禁民侵築毋使通塞大流
民田賴之就遷提刑以洗冤澤物爲任聞請獄察不應
繫者縱遣之御史以介辭劾罷除江西北選判江州德化
縣田逃徙太守守乞獨稅不報賴以見種之稅均於荒
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若而逃田盡復除直糧閣
淮東轉運副使初水敗楚州城修補未竟劉欲移築
賴因接伴金國使入對言國家何苦捐百萬緡爲軍帥
幸實地邪光宗從之除戶部郎中進東總領務場以額
鈔抵實陸耗備計二十年無知此弊者賴究數得之以
所實數論賞而總領增運司費少卿進西總領前主
計者請自爲都糧抱淨息而利贏餘其後稍虧反以
大軍錢佐之遊禮江淮回易如負販狀賴以爲夫王人之
體養罷之內府宣限既迫每移供軍錢以應茂輪賴蒐
吏弊汰冗員分月獨解自是不復邪耗尋還直寶庫閣
江東運副知平江府皆未行除宗正少卿遷起居郎兼
寶錄院除集賢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興府未幾知
興國府除集賢殿修撰知寧國府改知興府未幾知
平江府徑歸提舉興國宮起知泉州升華文閣待制請
興國祠以歸興國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改元
召赴行在落致仕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
州請老以資議閣直學士致仕六年卒于家年七十八
贈光祿大夫在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願賴奏今日之
失在輕聽人言昔之施爲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孝宗嘉
納之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遠嫌無節賜
子無度儒臣易疎近習既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
興賴奉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而元祐宗親之
事可鑒也其言切中於時自浙西請外凡從從節十
餘年有以淹速訊之類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從日韓
侂胄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而賴謝絕之言言士
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適歸相遇
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但賴林立語曰黃謝余亦政某
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類曰相公人才即參
政人才也使果賢泰政之責非宰相之助也余參政端
禮也余賴相卒於善類多所全佑賴之助也
徐邦憲字子葵州義烏人幼穎悟從陳傅良究名物
義理以通史傳百家之書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人登
進士第三選爲秘書郎尋侂胄開兵端同惡附而無敢
先發一語議其非者邦憲獨首言之巧外知處州陸贄
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召還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
因建儲而肆救借殊常之思爲弭兵之名因行教育大

端德澤東委宜論西委宜撫洗弄兵之警首戍邊之節
發倉粟以賑餓殍及農時而復民業如此則建儲之義
正與息兵相稱戎衣裏也又上侂胄書侂胄惡其言陳
史徐紳擊之錮杖罷裏未幾復官除江西北選改江東漕
以戶部郎爲淮西總領侂胄曰誰備書親恩邦憲自
代曰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奏榷專
權天下猶可以綱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盡矣除尚
右郎兼太子侍講除左司爲金質正使接伴陸師正少
卿同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巧阿知州州奏乞郡得節
制屯兵至郡疾以資謀閣待制致仕卒于官年五十
七諡文肅
論曰汪若海柳約仕於南渡播遷之時其志將以尊君
父故讀其書而悲之張運李興臣職事修選愛在
民孫逢吉章穎正入之非邪正學之非偽君子哉商
飛卿劉穎徐邦憲皆有立於權臣柄國之日卓乎不爲
勢利所移故能爾耶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四
李宗勉 袁甫 劉黻 王居安
李宗勉字強父富陽人開禧元年進士歷廣州教授浙
西茶鹽司江西轉運司幹官嘉定十四年主管理部架
閣尋改太學正明年爲博士又明年遷國子博士寶慶
初添差通判嘉興府三年召爲秘書郎紹定元年遷著
作郎入對言邊事宜夙夜震懼以消寇明年兼樞密
部郎官時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獨果說及之
又言欲人謀之合衷若過上人情人多好語禍所從興
修其言而所惑聞則小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誑則成
敗得失之機理亂安危之故將孰從而而上問哉不問則
不戒待其事至乃駭而問之抑已晚矣欲財計之豐莫
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今山東
之旅坐糜我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躪我州縣苟
浮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滿庭難益盡木易壞設有
緩急必將窘於調度而事機失矣欲邦本之固莫若寬
民力州縣之開聚飲者多推利之風浸以成習民生窮
輒怨憤莫肯備聚山林勢明必至挾焚拯溺不可不亟爲
之謀哉尋改兼侍右郎官明年入對言天災甚切四年
差知台州明年直秘閣知婺州六年召赴行在末行
端平元年進直寶庫閣依舊任越月以宗正丞兼權右
司召改尙左郎官兼職仍舊兼左司五月面對言四
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以一觀

聰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樞密願留可始自乘輿宮
掖下至百司庶府嚴其冗濫者倍之歲省十萬則十萬
之積可損歲省百萬則百萬之積可損也行之既久損
之益多錢糧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兵縮之柄不在樞
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枯
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器糧未充行器械未犀利城
壁未繕飾于斯時也守禦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借曰
今日得蔡明曰得海又明日得宿亮然得之者未必可
守萬一含怒蓄怨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
外患之終不可平乎土宇終不可復莫亦欲量之力以
相時而後動耳願請大臣受命以壯國勢仍務邊
嚴邊防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期以
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毋失機先期以
待勢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若使木根壯固士馬精
強觀變而動用兵未晚已而消滑費又言昔之所慮者
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
扼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何糧可給餉皆當預作措
畫又言內降之敵大略謂王府后宅之宮僚賊里查寺
之恩賞賚賚直下不經都省軍機請時出禁廷此皆
大臣所當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謀不歸中書善
則行之否則止之不可謂之專論也皇上政歸之書善
可謂之專若專權爲難難以救過爲急時事希吉迎
合迫其命令已下閣失已公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
之其累聖德亦多矣矣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
左司諫明年春兼侍講首言均房安蘄光化等處兵禍
甚烈然而面藉以無憂者猶有襄州今又告變矣襄
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之險不足恃昔之所慮
猶在秋今之所慮者祇在旦夕長江或守則事迫勢
感必有存亡之憂悔將何及拜殿中侍御史時建寧制
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史嵩之兼取鄂州就鄂建牙守
勉言荆襄殘破淮南正當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南
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遠在鄂清遠無繼不及腹之慮
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鄂鄂清遠無繼不及腹之慮
呂對如就彼指置防規則藩屏壯而江南安矣所謂欲
保江南先守江北也當別鄂鄂守守鄂鄂之移司齊安
詔待從兩省臺諫陳慶源事宗勉率合臺奏焉之四路
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請司選保慶門未必能
守襄漢失九郡今鄂鄂破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立兩淮之地人民奔避并邑兵馬嗚呼危哉陛下誠簡
重下哀痛之語以女罪深矣自貶服膺履飲宴一從簡
儉放後宮淨淨之身罷散不急之費止錫賚臣役
出內帑儲蓄以風勸四方然後勸諭成賊世臣隨力輸
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東爲三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而守聽令而行
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

以充邊兵以補運糈仍選汰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關
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家擾我上流
以之南渡焉矣或謂其勢強盛宜於講和欲出金賚以
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
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人爲莫安
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所不聞減退官
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裁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
外戚不聞出內貯以備戰士而金帛多糜於浮費陛下
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
誰復爲陛下憂擬議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
防北而上流又言求陳非難而求陳爲難受陳非難而從
陳爲難於世用無絀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閱耳
論無益於世用無絀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閱耳
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楙
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經略者多後患當守
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獎畜倍徙矣史嵩
之開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
督戰如收復襄陽控扼施州招集山岳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
必至虛擄漢月坐失事功進奏却政事及拜左丞相兼
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諸
言趙汝愚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
大學士致仕平卒諡公清

方深而照然無異平時自謂無難足以鎮浮不知安
安乃爲焉焉可懼也陛下下恭惟有徐聞足不虛席夫
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難則雖陸軍帥交州州部賄皆
自貴自化之可懼也其七嗚呼亂前不可悉數將何以
答天譴召和氣說次乞嚴守師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
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論
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連敵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
息脈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騙之根不去兵財終
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
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嚴官守肅綱綱
也今日誠懷是意以行行之豈復有偷安蔽賢者哉出
判湖州考常平散原以增積貯核慶產增附豐兒局遷
祝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
民事上之請蠲減歲課綿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
萬五千餘買月楮錢六千餘貫請昭咸平紀親乾道寬

以充邊兵以補運糈仍選汰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關
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家擾我上流
以之南渡焉矣或謂其勢強盛宜於講和欲出金賚以
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
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人爲莫安
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所不聞減退官
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裁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
外戚不聞出內貯以備戰士而金帛多糜於浮費陛下
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
誰復爲陛下憂擬議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
防北而上流又言求陳非難而求陳爲難受陳非難而從
陳爲難於世用無絀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閱耳
論無益於世用無絀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閱耳
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楙
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經略者多後患當守
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獎畜倍徙矣史嵩
之開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
督戰如收復襄陽控扼施州招集山岳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
必至虛擄漢月坐失事功進奏却政事及拜左丞相兼
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諸
言趙汝愚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
大學士致仕平卒諡公清

方深而照然無異平時自謂無難足以鎮浮不知安
安乃爲焉焉可懼也陛下下恭惟有徐聞足不虛席夫
人苟求富貴而未聞大難則雖陸軍帥交州州部賄皆
自貴自化之可懼也其七嗚呼亂前不可悉數將何以
答天譴召和氣說次乞嚴守師之選併大軍之權與屯
田之利遷校書郎轉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論
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連敵之根不去血脈終不通
息脈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騙之根不去兵財終
不可治祖宗之御天下政事雖委中書然必擇風采著
聞者爲臺諫敢於論駁者爲給舍所以嚴官守肅綱綱
也今日誠懷是意以行行之豈復有偷安蔽賢者哉出
判湖州考常平散原以增積貯核慶產增附豐兒局遷
祝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便
民事上之請蠲減歲課綿萬七千餘匹茶租折帛錢
萬五千餘買月楮錢六千餘貫請昭咸平紀親乾道寬

以充邊兵以補運糈仍選汰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關
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之家擾我上流
以之南渡焉矣或謂其勢強盛宜於講和欲出金賚以
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矣進工部侍郎兼給事中
仍侍講復上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人爲莫安
所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所不聞減退官
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裁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
外戚不聞出內貯以備戰士而金帛多糜於浮費陛下
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爲憂則
誰復爲陛下憂擬議議大夫兼侍讀首言邊事當增兵
防北而上流又言求陳非難而求陳爲難受陳非難而從
陳爲難於世用無絀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閱耳
論無益於世用無絀於時危其與拒諫者相去一閱耳
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未幾進簽書時王楙
復求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宗勉言經略者多後患當守
元約可也然比之開禧時物價騰踴獎畜倍徙矣史嵩
之開府力主和議宗勉言使者可疑者三嵩之職在
督戰如收復襄陽控扼施州招集山岳保固江流皆今
所當爲若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
必至虛擄漢月坐失事功進奏却政事及拜左丞相兼
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諸
言趙汝愚嘗以宗勉爲公清之相以光祿大夫觀文殿
大學士致仕平卒諡公清

極指揮受納繳納定每匹十兩請下轉運常平兩司豫
藩常平義倉備荒與備改棚架百架丁父憂服除知

衡州立句講務以理義淑士心裁撥助養士千緡西安
龍游常山三邑積資預備為代輸三萬五千緡調放四

萬七千緡即有義莊買良田二百畝益之移提舉江東
常平通歲早亟發庫賙之積凡州縣聚名錄司者無

新舊皆往僅為錢六萬一千緡米十有三萬七千麥
千八百石遺官分賑濟饑者子葉病者子葉尺籍之

單弱者市民之失業者皆曲輸之又告于朝曰江東或
水而旱或旱而水重以雨雪連月道絕相望至有舉家

枕藉而死者此去麥熟尚餘事勢急需給度陳百道
助費時江闕寇迫饑信慮民情易動分榜諭安之撤諸

郡關制可開于朝為保境捍患之圖寇不犯途提點
本路刑獄兼提舉移司番陽布殺桑春夏夏久湖盜諸

郡被水連請于朝給度陳二百道賑恤之盜起常山調
他州兵千人屯廣信以為備都城大火上封事言上謂

不交以言為諱天意人心實同一機災變之作端由於
此願下哀痛之詔以回天意詔求直言復上疏言災起

都邑天意蓋欲陛下因其所可見察其所不可見行至
公無私之心全保護大臣之體率屬羣工大明黜陟與

天下更始行部問民疾苦為循良勸食沈滯獄所至
請學宮講說書院費溪之南兩先儒陳九淵陳大早

請于朝得度陳錢錢紙以助賑恤疫癘大作初藥院
療之前後持節江東五所活殆不可數計轉轉作監

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轉星見詔求直言上疏言皇
天所以震怒者由慈若之民眾人民所以慈若者由貪

冒之風繼願一變上下交征之習為大公正正之歸帝
親政以直徵欲開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言聞

鹽隸清司例運兩綱供費後增至十有二吏卒並緣為
寇且抑州縣變賣公私若之甫奏復舊例丁米錢久為

泉鹽與化民忠會知漳州趙以夫請以貫助之郡屯代
輸南井捐三郡歲解本司錢二萬七千貫助之郡屯代

軍軍本備調寇招捕司移之江西南檄使還營俄寇作
唐石即調之以行而賊悉平還誠書少監入見帝曰卿

久勞于外為愛民每賢所備備見懲惻惻而南奏無逸之
義言知農夫稼穡難難自然逸欲之念不起乞力守更

化以求賢如不及之初意遷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
書於經筵奏副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有慕漢宣

屬精為治之用而乃元帝文宗索弱不振之失元帝
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依反於逐賢入此二者不議

剛德之真所謂真剛者當為之事必行不當為者則斷
在勿行又乞專意經筵養育精神務令實上與天一

下合人心帝意欲全功臣之世詔自今中外臣僚奏事
毋得搆摠以泰是消天下謠言之氣其謂陛下何兼中

書令人激奏不撓苛小謂監司郡守非其人則一道一
州之責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歎使輪券南奏

避責慮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被家蕩產悲
痛無聊者大抵皆中下之戶戶譁罷帝聞近事南奏惟

願辭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祖入關
辭秦民牛酒因奏今日陛下無以予人反橫科其高喜

怒乎本朝立國以仁陛下無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喜
然時朝廷以邊事為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南奏

曰臣與嵩之居同里未嘗相知而嵩之父忠惠則與臣
有故嵩之易於主和而忠惠每戒其易易今朝廷甘心用

父子與心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
未免易於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

中書舍人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
本無仇怨但國事所係詎難賊賊嵩之革命終不與君

行迺出南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以投其兄袁
肅報行謀耳合遂勉南無志翼日適與肅江州而敵

中侍御史徐清復論南守當沙日賊六十萬湯中等
又爭之清亦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遂中

書舍人入見陳心源之說帝問邊事南奏當以上流為
急諷和恐誤事時清與南並召而清與南未至南奏臺

諫風聞言事初亦何心今人物彫然有知清與南宜在朝
廷辭避嵩之惟故乞越其赴嗣又奏備邊四事曰固江

州南奏曰嵩之輕脫難信去年南嘗之在淮西王概由淮
西而來北軍踵之今又併湖南付之臣恐其復以誤淮

西者誤湖南疏留中不行翼日權吏部侍郎引疾至八
疏賜告一月遂歸從臣復合奏謂之壽命兼侍玉璽官

兼國子祭酒皆辭不拜改知嘉興府知婺州皆辭不拜
選兵部侍郎入見奏江潮暴涌早魁為虐楷磨蝕其心

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飯又率諸
生上書言蔽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己痛癢

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履慶喜溢肺腑
至若君子之於國不獲用公論而用私情則憂憤怫結

寢食俱廢臣聞扶掖宗社在君子執忠諫接武天下翁
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義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

翁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
能不為之轉移私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

向敢安肆非學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羸
卿臣否養臣應起臣漢弱臣凱臣燧臣光明俊傑輩為天

下稱首然甫入而進退或一鳴而輒斥獨恃榮華食饕
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劾劄今所謂用賢棄庸去廢

拔小者乃其見之可畏哉劄今國嗣未正事轉石方殷
民生膏血剝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心惟君子與

公論一脈耳小人不恤之心為無忌憚之事其意不
過欲爵位日尊權勢日盛以富貴遺子孫耳豈敢為國

州之責也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歎使輪券南奏
避責慮賤有力者頑未應令而追呼迫促被家蕩產悲

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履慶喜溢肺腑
至若君子之於國不獲用公論而用私情則憂憤怫結

寢食俱廢臣聞扶掖宗社在君子執忠諫接武天下翁
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義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

翁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不
能不為之轉移私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

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

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

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

聚各以兩名其鄉李元勳陳廷佐之...

兵四劫振永新擬龍泉江西列城皆...

往幾為賊困而兵駐龍泉命吉守節...

居安以書報統制許俊日賊勝則民...

山賊可乎俊得書皇恐不敢以他帥...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

之名能言諳事有從旁指曰曉此乎...

賦八月夕授筆成之有思致李遵...

京尹軍律不明罪在殿步兩司罪約...

多務移也適商賈以損本價諷盜以...

皆要務也適商賈以損本價諷盜以...

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詎以大...

取其兵柄改界外其策至善侂與賊...

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臣汙小臣貪...

列政地逾登仇與專政之謀汝恩之...

也疏已具有微問者除日復下遷居...

特選臣柱下史者豈非欲使臣不得...

諸生有舉幡乞留者四明楊簡避山...

以直龍圖閣授浙西刑獄為擇者用...

乃未嘗一造庭居安一問得實立補...

問道說賊匪與糧賊喜謀益送帥以...

傳居安語後曰兩虎鬪于穴吾可成...

賊亦就禽並破于吉之南門元勳既...

益驕甚名效顯而實自保後請諸帥...

廷母憂今落其角距一戰禽也乃密...

之在軍中世質厚哥明將吏盡力始...

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以集英殿...

文閣待制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

論曰李守純在庶僚論事平直及入...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五

崔與之 洪咨夔 許奕 陳居仁 子卓
劉漢弼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日不為
宰相則為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
之少卓學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太學紹熙四年舉進
士廣之士孫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授漳州司法參軍
常平倉久弗葺應南塚米撤屏屨及覆之郡守欲移兌
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
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嚴死其子誣之者其長欲流之
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使一家轉徙乎況故殺子孫
罪止徒卒從之知建昌之新城成適大歉有強發民庫
者執其首折手足以狗盜為止勸分有法貧富安閑
藉用兵軍旅所備天下驩然與之獨以特買總令民
月解不登口寧罷去和雜令下與之獨以特買總令民
自築通判州守武人苛刻衣賜不特給諸卒大開酒
司徵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圍
郡以寧權發遣賓州軍事郡政清簡尋特授廣西提點
刑獄歷所部至浮海巡朱崖秋毫無擾州縣而停車
裁決廉廉劾貪風凜凜朱崖地產苦蕒民或取葉以
代茗州郡之歲五百緡環人以吉貝織為衣食之作
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推違老其尤苦之與之皆
為榜免其他利疾罷行甚眾瓊之人其事為海上澄
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通誣為十事
申論而痛懲之高惟肯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嶺右僻
縣多右選攝事者類多貪黷與之請授廣東循檢諸邑
減員員賞格以勸選入監免役之法獨不及海外四
州民破家相望與之議舉行未果以語頗致守瓊遂
行之召為金部員外郎待郎官多養資望不事事與之
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杖之莫不震栗全南運於
汭湖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誠閣權發遣揚州主事官
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奏遣守將集
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廣十有二丈深二丈西
城濠勢低因疏塘水以限戎馬開月河置釣橋州城與
堡皆城不相屬舊築夾土城往來為易以變因濬有山
林之阻割五塔結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
附山自固金人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
練分勇鎮淮兩軍月以三八日習馬射令所部兵皆

做行之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募
民為之宰相不果行浙東賊流民渡江與之開門撫納
所活萬餘楚州工役繁夥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揚州亡命
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眾聞呼皆至首謀者獨運
疑不前禽戮之分其餘隸諸軍山東李全以眾來歸與
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變宰相
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密割取泗州兵
渡淮而後謀報神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
之乘船五年我金人入境今以萬人命與之三俸之手
敵將乘勝我金人入境今以萬人命與之三俸之手
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必遭屈辱今山岳相
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岳相力勤
逐勢必不能久駐況東海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
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
酋若為指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瑄敗亟
修守職備遺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疑
時議將始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與之啟
廟堂曰淮陰分任其責而無制則權則重權則重有警
西帥果能飛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往救乎西淮
制置俯敵兩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
關則軍事果能朝廷必稽緩誤事矣議遂發召為祕書
少監軍民進道垂滲與之力辭召命竟將度嶺趨召
不已行次海口聞金人至遂乃造朝奏令邊聲可慮者
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言每
數奏虎將自遺忠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
未幾成節帥重居道以積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九鼎
遇害蜀大擾與之為鎮守重將待制知成都府本路
安撫使至即帖然時與之丙辛詔盡護四蜀之師聞
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辛詔盡護四蜀之師聞
誠布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軍政
不立戎帥多不和和劉昌祖在西和王大才在沔州大
才之兵屢劾昌祖不救遂棄早鄂吳政屯鳳州張威屯
西和金人自白還堡突入黑谷威不尾襲而迂路由七
方關上青野原金人遂得入鳳州與之戒以同心體國
之大義於是戎帥協和而軍政始立先是丙辛詔夏人
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不至遂有早鄂之敗與
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論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
入鳳州守將求援兵與之使都統李冲來言曰通問
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不相悉或有相傷
則失兩國之好宜放兵退夏人知不可動不復有言
初金人既率眾南歸者所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
優加府賞以來之未幾金萬戶呼延斌等押洋州以歸
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稱悍善戰金人自
是不敢窺與元既復鑲榜邊關論納金人謀得之
自是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志以至於亡蜀盛時

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聞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
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
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惟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
無為金人所運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乞
移大帥於與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
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頓皆極遠險因厚開探
者實使視之動息知邊防益密總計告置百撥成都
府等錢百五十萬補助糧本又慮關外成經不多運米
三十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
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大西游似李性
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為達之名其浮於費用過其
才者亦歷歷以言沔州趙彥鳴方有特名與之獨察
其大言亡實亡日談事者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
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
歸朝廷以鄭損代既受代全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
邊全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
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誥趙抃名三賢祠理宗
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提舉
西京嵩山學宮閣學選舉學士知慶原府江西安撫
使又辭授徽猷閣學士提舉南江學宮閣學江西安撫
使改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之皆力辭金亡朝廷
議取三京聞之頓足浩歎繼而授端明殿學士提舉高
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
廣州推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歸未驗儲就留
成江西又四年轉轉所向皆捷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
成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經火惠陽郡長驅至廣州城聲
言欲得連帥帥驚駭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
望之俯伏聽命曉諭以逆亂禍禍其徒皆釋甲而首謀
人懼事定獨受曉諭之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
與之聞命亟拜即奉命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落移密運
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集賊賊賊請降榮熙不復
者數之其餘分謀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
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之才孰
當用舍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
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也才雖不高而
忠實而有才者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
之有德而有才者也若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
用之意獨或差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
矣陛下勵精更始始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調而疑其
難以集事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
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已凋謝如真德秀
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
於政諫之臣忠於為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
可復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
來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亟與召還使天

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陛
下收攬大權恣歸獨斷謂之獨斷者必是非利害胸中
卓然有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獨斷以朝廷之
事體愈輕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或除命中出而宰相
不與知立或改命之原失其要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
為先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實為亂階威令
雖行於上而權柄漸移於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
知而未嘗明有施行邊邊之士切切而言一鳴輒斥得
非朝廷亦陰主之乎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
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屢出盜賊賊梁雷也萬戶星震兵
非皆非細故京城有變在七年而兩見陛下所當深憂
異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子一而兩見陛下所當深憂
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或說舊俗
有絲髮黃錄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
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
可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章臣能否蓋于預之門自此
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
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德愈愈力控辭至十
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廉祿之入凡其餘皆以均親黨
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益
清獻

建寧府成饒出儲粟平其價免過負以巨萬計代輸時
零爾稅有因告糶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
之將置出為惡逐跡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二
子行旬于道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
教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得錢十四萬給
兵食不報為書以義賑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視之聞
遺糶運於荆楚商人曰是陳待制耶爭以粟載糶
居仁區畫有方所存活數萬計因饋民治古海外港
賈石礎待制知福州入境有饑民哺粟分牙兵進擊
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有
召命求開者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宰
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豈以誠信
臨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奏議制
藥詩文行世子卓

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州移寧國府丞相
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李全叛殺其節節
草也為登書樞密院事未幾向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
以贊書所酬金築世輪堂居十有六年卒年八十有
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
孫定孫力請諡於朝諡諡清敏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撫而教之
嘉定九年舉進士授吉州教授歷江西安撫司諭官監
南嶽廟浙西提舉茶鹽司幹官召試館職改秘書省正
字序遷秘書郎兼升王府教授改著作佐郎兼史館校
勘權考功郎外郎升著作郎即兼嘉興府兼兵部員外郎
改兼考功郎尋為考功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編修國史
檢討實錄監察御史出知温州尋擢太常少卿以左
司諫召權侍御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
義利之辨為正字時應詔言事極論致雷即雷之道為
校書郎轉對舉蘇軾所言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又論
制閭當復其舊式司當各還其所邊郡守當用武臣又
論決和戰以定國論合江淮以資帥權賞罰以勵人
心廣規撫以用人材為著作佐郎言兵材精權權不可
分又言取士之法詞學不當去宏博字混紛不可復待
補之便為著作考功員外郎所陳皆切於時務及為言
官帝獎論曰以卿純實不欺故此親擢宜悉心以告漢
弼以臺綱久弛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遠謀慮首論
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諛取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
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貴疏留
中不出資松陽人為時相史嵩之腹心久使資互按者
明日資有他命而漢弼由是去國嵩之久擅國柄帝益
患資之既復以左司諫召資費帝分別邪正以息眾疑
奏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伸士氣收人才五事帝

嘉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
日無宰相之朝今虛相位已三月尚不可孤疑而不斷乎
願奮發英斷去陰邪庶可轉危而安否則是非不兩
立邪正不並進陛下雖欲收召善類不可得矣臣聞富
弼之起復止於五請將弼之起復止於三請今嵩之既
六請矣願聽其終衷遂選賢臣早定相位常覽納遂決
乃命范鍾杜範並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為多又
崇章言金淵即起潛陳一薦謝道源辟漢弼斗南王德明
皆嗚呼託身私門獨為腹心盤據政論之所切地
者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漢弼乃嵩之預為引例之由
乞勒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帝嘗屬漢弼以進人才退
而條具以奏皆時望所歸漢弼以受知特異而森邪
未盡屏斥漢弼未能堅定為慮遂感疾居亡何遂卒
特贈四官未幾賜官田五百畝積五千緡給其家諡曰
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有三人伏闕
上書以為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
言其言微矣

論曰唐昭造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為
名世公也昭造者易嘗擢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
蓋為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平與三子
者方駕齊驅洪容壽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
陳居仁見解循吏紀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宋史卷四百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六
杜範 楊簡 張處 呂千 張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少從其祖燁知仁游從祖受學
朱熹至範益著嘉定元年舉進士調金壇尉再調婺州
司法紹定三年主管戶部架閣文字六年遷大理司直
端平元年改授軍器監丞明年入對言陛下親覽大政
兩年于茲今不惟未覩更新之效而或者乃有浸不知
舊之憂夫茲弊必有原救弊必有本積三四年之蠶
習浸漬薰蒸日深日厲有不可勝救者其原不過私之
一字耳陛下固宜懲其弊原使私意淨盡顯以天位之
重而或蔽其私誠天命有德而或蓋於私于天討有罪
而或制於私情左右近習之言或溺於私聽土木無益
之工或侈於私費禮禮貌以尊賢而用之未盡溫辭也
以納諫而行之惟艱此陛下之私有未去也相與之美
不著同列之意不字紙尾押救事不預知同堂決事莫
相可否集議益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
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去也君相之私容有未去
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之學有好議論者乃從而誣善訕笑之陛下
一或其言即有厭棄備儒之意此正賢不肯進退之機
天下安危所係願以其講明見之施行改敕書即尊拜
監察御史奏罷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言已堅
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風俗大
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翔矯宿弊斥去奸邪然
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巧
詞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章亦有
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者是臺
諫風尚之振揚而已以錄朝廷紀綱者之漸起者是
以壞理宗深怨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不足備風寒
事竣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
不行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臣而
不行此豈屬精親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相鄭清之見
大怒五上章丐去有危機將發明比禍作之語且謂範
順承風旨粉飾摺節絕遂自劫言宰相之與臺諫官有
尊卑而事關一體但當同心為國豈容以私而害公者
或未免相攻之者豈諫行之者豈盡合於大臣宜言之
者乎免於攻詆清之朝此特常事古者事官宜扶持
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諱
言而合怒者也臺諫者所用臺諫必其私人陛下更
新庶政而臺諫皆出於親擇若廟堂不欲臣言其親故
錘其口奪其氣則與翼者之用私人何以異不知所謂
承順風旨者何人粉飾摺節何事者檢臣前奏賜之
罷黜以從臣退安田里之欲時委之安邊邊功師河
洛兵民死者十數萬資糧器甲急委於許謀國上於是
外大困危者合臺諫其事皆歸司郎守之貪暴害民者
皆以次論斥清之愈忘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言今日之
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譽已墜者賈左右之譽以
固寵官進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黃金
不行於民間而以探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
通勢要以致賞罰顛倒成令慢義罪臣者拒命而不行
棄城者巧計以資免提援兵者召亂而肆掠當重任者
怯勢而奪權下至禁旅驕悍難制私軍聚眾相劫劫劫
望陛下下以小恩大誼約以私情境公法嚴制宮掖
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闈禁約圍宦不使諂諂得以售其
姦範自入臺屢丐嗣至是復五上歸田之請皆不允遷
秘書監兼察政殿說書大元兵拘江陵範乞屯兵斬黃
以防寇江且令沿江帥臣兼江准制置大使以重其權
令淮西帥臣急調兵撥糧以援江陵拜殿中侍御史辭
不獲乃因講建奏臣嘗耳目之寄輒忤宰相至頃陛
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賈之地位豈以臣絕私比
而其言猶有可取抑抑以臣異備之質易於調護而始
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

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
下自端平親政以來召用正人以振臺綱未幾而有委
曲調護之弊其所彈擊或率制而不行其所斥逐復因
緣以求進臣於入臺之初固已力言之不惟不之革而
其弊滋甚甚至節節而文理不全易為而臺印無有中
書不敢執奏見者為之致疑不意聖明之時其弊一至
於此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
之官專為仕途之捷徑陛下不知外有奸諂為盛德而
不知阻抑直言之為弊政則陛下不知好諫之名內有
拒諫之實天下豈有虛可蓋實哉範始以不得其言
不去為恨至是遂極言臺諫失職之弊時義獨俱壞江
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清之橫暴遂繫幾危宗祀及其
子招權納賄貪官無厭盜用朝廷錢帛以易貨外國且
有實狀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彭大雅
以賄交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
下之社稷帝以清之潛即舊臣鳴復未見夫罪未即行
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臣去亦何所措
範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知所指何
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兵退則安國家社稷死
生以之否則無家可歸惟有扁舟五湖耳範又極言其
寡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大學諸生亦上書交攻之鳴
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為宰相
所交惟史寅彭大雅此等相與陰謀不避路近習家
上聽以陰圖相位近見自辨之章見其交關邊臣以
啓嫌隙妄言和戰以肆脅持且以蜀既破而欲欲舟
五湖又安以國家社稷社稷不知鳴復久居政府何
又有何安利之策耶君罔上無所不至如後臣等言是
乞行之所言若非早賜罷斥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
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則是所言不當姑示優遷臣
前者嘗奏臺諫但為仕途之捷徑初無益朝廷之紀綱
躬言之躬蹈之臣之罪大矣即渡江而歸授江東提點
刑獄尋改浙西提點刑獄範力辭之而鳴復亦出守越
嘉興二年差知寧國府明年至郡適大旱範即以便宜
發常平粟又勸富民人自備糶者數萬民以代輸下
至倉庫多空米幾餘十萬斛錢亦數萬緡以代輸下
戶糧兩淮稅民渡江者多剽掠其首張世顯尤勇悍擁
衆三千餘人至城外範遣人擒之俾勿擾以俟處分世
顯乃陰有窺城之志範以計擒斬之給其屍使歸四年
還朝首言早舉孫人無粒食積勞損物價騰踊行
都之內氣象蕭條浙近補死盜流民充斥未聞
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內憂既迫矣新
興北兵乘勝而善關中原羣盜假名而颯起擄我巴蜀
據我荆襄我淮漢近又由襄嶽以瞰鼎澧揚場之臣
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忠使乘
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

則教條之頒徒為虛文近者召用名儒發明格物致知

深矣人主上所恃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
 孽吐芒冬而雷既春而雪海潮衝於都城赤地幾
 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戈死於
 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
 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民而民已怨矣內憂外患之
 交至天人心之俱失陛下能與二三大臣安居於天
 下之上乎陛下亦嘗思所以致此乎蓋自曩昔權相
 陽進委婦之小忠陰竊君人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盤
 陛下之心術而廢置生殺一切惟其意之所欲為以致
 紀綱凌夷風俗頹靡軍政不修而邊備廢弛凡今日之
 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難疽時時而
 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
 舊敗壞汗穢殆有甚焉自是聖意惶惑莫知所倚仗方
 且不以為彼為警而以彼為德不以彼為罪而以彼為
 天之望於陛下者孤而變惟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歟
 而惡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吉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
 此一念振起頓頹宜無難者然則道路謂警懼之意
 祇見於外朝視政之頃而好樂之私多縱於內廷燕
 之聲名為任賢而左右近習或得而潛問政出於中書
 而御筆特奏或從而中出之道之蠱惑私親之出託蒙
 蔽陛下之聰明移陛下之心術於是以國四載矣
 帝撫勞備至遷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入早復言陛下
 嗣膺寶位餘二十年災異譴告無歲無之至于今而益
 甚陛下求所以應天者將止於減膳徹樂分禱禋祀而
 已乎抑當外此而反求諸躬乎夫不務反躬悔過而徒
 觀天怒之釋天下寧有是理欲望陛下下一酒舊習以新
 天下出宮女以遠聲色斥近習以防蔽欺者浮費以給
 國用薄征欲以寬民力且儲貳未立國本尙虛乞還宗
 姓之賢者育之宮中而教導之又言銓法之壞廟堂既
 有宰除復時取部缺以徇人情士大夫既陷賊蓋乃問
 以不經推勘而改正凡此皆徇私忘公之害未幾復上
 疏曰天災早曠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月支不繼升粟
 一千其增未已富戶淪落十室九空此又昔之所有無也
 甚而閭閻餓死相率投江里巷聚首以議稅政軍伍誅
 語所不忍聞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眾大之區西
 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負負相屬欲歸無所
 奄奄待盡使邊塵不起尙可相倚苟活薄一敵騎衝突
 彼必奔逃南來或相攜從敵固為之鄉導巴蜀之覆轍
 可鑑也竊意陛下宵旰憂懼寧處弗遑然宮中宴樂未
 聞有所損損左右嬖孽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
 有所斥逐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廷政事未聞有
 所修德庶府積蓄未聞有所搜革乘國鈞者惟私情之
 徇主道擇者惟法守之侵國家大政則相持而不決司
 存細務則出意而鞭行命朝更而夕變紀綱蕩廢而
 不存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陛下盍亦震懼自

省部中外臣庶思當今急務如河道未通軍餉若何而
 可運漕石早秋所遣使若何而可行財計空匱糧本若何
 而可足流徙失所遣使若何而可定敵情巨寇遶圍若
 何而可固各務悉力盡思以陳待制制之策拜吏部
 侍郎兼中書舍人復極言莫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
 欲數事兼權兵部尙書改禮部尙書兼中書舍人淳祐
 二年權同簽書樞密院事既入都堂凡行事有得失
 除授有是非非抗言無隱情丞相史嵩之之外示寬容內
 實忌之四年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
 不肩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同且救諸城門不
 得出範大學士留晉之上書範絕及鳴復復行斥高之
 遣表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丞丞相範以遜游會高之
 遂力疾入觀親書開誠心布公道集眾思慮忠益賜
 之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謂政事當常出於中書毋使旁
 蹠得竊威福曰肅宮閣謂當嚴內外之限使宮府一體
 曰擇人才謂當隨其所長用之久而於職毋徒守遷轉
 之常格曰惜名器謂如文臣貼職武臣開衛不當為徇
 私私恩之地曰節費用謂當自人主一身始自宮掖始
 自貴始始者封君用出入之數而補宗室始始者求鹽
 菜精幣變更之日而斟酌其利害仍乞早定國本以紓
 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引前朝杜衍例皆封
 還乞檢堂除開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惟留書庫架
 閣京教及地地幹官人皆以為不便大學生亦上書言
 之帝以示範範奏曰三十四年權臣柄國以公朝爵祿
 而市私恩取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大學諸生亦習於見
 聞乃以近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如以臣言為見上
 聞下守則諫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謂者無流
 滯合資格者得美關衆始服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弊
 與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願進退人才悉
 參以國人之論則乘弊抵職者無所投其間曰儲材能
 內而朝制則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監
 郎官外而守帥則以江而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
 江而之郡守為帥則以江而之通判為幕府郡守之儲以
 才之優曰嚴薦舉宜詔中外之臣凡薦舉必明其職業
 功狀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籍記不如所舉並罰舉
 事仍詔侍從臺諫不許異人寬舉曰懲賊貪自今有
 贓罪案上即行下勸諭果有贓必繩以祖宗之法無
 實跡而監司妄以欺罪誣人有者亦宜責罰臺諫風聞
 言及贓罪亦行下勸諭曰專職任吏部不可兼給合京
 尹不可兼戶史經筵亦必專官曰久任使內而財賦獄
 訟選與其他須劇之職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
 守亦必使之再任其不能者則亟行罷斥曰攝倖俸布
 告中外各務執業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
 謁而廢法勤舊之家第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曰重

閩奇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宜儉祖宗方田之制疏為
 溝洫縱橫結緯各相灌漑以鑿溝之土積而為徑使不
 得並繼而馳結陸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
 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以耕屯勝於陸地多
 矣曰治邊理財實為當今急務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
 者搜訪以聞時孟珙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
 制至是以書來質範後之曰古人謂將相和則士豫
 附自此但相與同心狗國若以術相籠策非所能所為
 也珙大感服未幾大元軍大入五河絕中流置營柵且
 以重兵緘合不得相援為必取壽春之計範命惟
 揚鄂岳二帥各調兵東西來應卒以捷聞範記功行賞
 莫不曲當軍士皆悅未幾辭附少傳益清獻其所著述
 有古律詩歌詞三卷雜文六卷奏策十卷外制三卷進
 故事五卷經筵講義三卷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乾道五年舉進士授富陽主簿會
 陸九淵道過富陽問答有所契遂定師弟子之禮富陽
 民多服質而不知學簡與學養士文風益振為紹興府
 司理行獄必親臨端然以聽使自吐露越郡都察府鼎
 立簡中平無頗性理之從一府史觸怒節令約之簡曰
 無罪命簡平曰敢奉命帥大怒簡亦告身無罪必地往
 事置之法果不日取命帥大怒簡亦告身無罪必地往
 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蓋浙西
 撫幹白尹張杓宜因內疏成不處乃令簡督三將兵接
 以恩信出諸葛亮正兵法律習之軍政大修眾大和悅
 改知嵒縣丁外艱服除知樂平縣與學訓士諸生聞其
 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為民書簡獄中論以禍福
 咸感頓首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為恥夜無盜警路不拾
 遺紹熙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
 外呼曰楊父會斥丞相趙汝愚祭酒辛祥抗章辨之簡
 上書言昨者危急單民相趨亂社稷將傾危陛下所見
 見汝愚言萬死易危為安人情安定汝愚之忠陛下所
 心知不必深辨臣為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
 義與害志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戶主管崇道觀再任轉
 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
 言罷主管仙都觀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轉朝
 請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轉對極言經
 國之要亟災厲消禍變之道北境傳傳為之涕泣詔以
 早蝗求直官簡上封事言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復
 早蝗求直官簡上封事言蝗根本近在人心兼考復
 簡過八剌上日送入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
 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移文首罷妓籍
 尊教賢士私錐五百為奉過境內分司幹官概禾結尉
 召亂貽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蔽天子
 命違節制應新建旗立巡尉庭下召劍手兩行夾立郡

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命斬之都官交進為致悔罪意
 良久得釋奉罷分司其紀律如此高官置民田償其直
 簡追其隸責之而實所遺使家第宅官河節曰撤之
 城中誰謂楊公帝遣使使家第宅官河節曰撤之
 契出郊迎不敢當從問道走州入客位簡聞之不敢入
 往來傳送數回乃驛車反將降半使者趨出立戟門外
 簡亦趨出立使者外頭首言曰天使也某不敢不肅使
 者曰契家子禮有常節簡曰某守臣使者衙天子命辱
 臨敝邑天使也某不敢不肅遂從西翼借進城北面東
 上簡行則常西步則後及階莫敢升已乃同升自西階
 足取飲莫敢就主席使者曰邦君之庭也禮有常節簡
 曰春秋王人雖微例書大如之尊天子也况今天子
 乎持之益堅使者辭益力如是數則使者知不可變乃
 曰某不敏敢不敬承執事奉天子之義即揖而出既就
 館簡乃以賓禮見儀典職絕邦人創見之莫不矍然球
 觀屏息立簡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
 子膏血自肥乎聞巷雍睦無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
 對言盡善盡惡逆之私情善政盡舉弊政悉除民怨
 自銷禍亂不作工部員外郎轉對夫又與擇賢任為
 言遷軍器監兼工部員外郎轉對夫又與擇賢任為
 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轉朝散大夫大夫人
 儀來歸者日以數千萬計遷史臨淮水射之簡欣然曰
 得土地易得人心難薄海內外皆吾赤子中土故民出
 塗炭投慈父母願斯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
 死豈相上帝殺四方之道哉即日丁亥哀痛言之不報
 會有疾請去益力乃以直寶讓閩王主王局親直寶
 文閣主管明道宮撰開修撰主管千秋鴻禧觀特授朝
 請大夫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賜養金魚進寶讓
 閣待制提舉鴻慶宮賜金帶理宗即位進寶讓閣直學
 士賜金帶寶慶元年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
 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辭謝授數文
 閣直學士累加中大夫乃提舉鴻慶宮尋以寶讓閣學
 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簡所著有甲稟乙彙
 乙彙甲彙等書其論治務最急者五次其次一曰謹擇
 左右大臣近臣小臣二曰擇賢以入任中外之官三曰
 罷科舉而行鄉舉里選四曰罷設法道淫五曰治伍法
 修諸葛武侯之正兵以備不虞其次急者有八一日募
 兵屯田以省養兵之費二曰限民田以漸復井田三曰
 罷妓籍從良四曰漸罷和買折帛弊諸無名之賦及權
 酷而禁禁欲五曰擇賢士教之大學教成使分掌諸州
 之學又使各擇井里之士聚而教之教成使各分掌其
 邑里之學六曰取周禮及古書會讀熟講其可行於世
 者行之七曰禁淫樂八曰修書以削邪說此簡之志也

有政案恒逸之漸下無楊恭和衷之風內則變御懷私
 為君心之曩外則子弟寡謹為朝政之累遊言專奪
 路章聞欲蕭勾大和得乎又念蜀事危險四事以進
 實規撫審功賞訪軍實備帥才時有果開州守臣逃遁
 而進賊有知途李輝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假
 軍之趙格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步鳴年
 老智衰其子淫刑賈貨士卒不用命安樂仲恥遺梓彈
 經營復用欲起論籍以代帥垣昌高若抗疏彈擊又歷
 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弊妄然言論多於施行
 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食之常程羣
 王閉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末局經營時羣
 宴遊神宵祈禱大禮錫資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
 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該置不議且接靖康之
 敵痛哭言出為大理少卿屢諫引去不許會杜範再
 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喬與範善必相為謀者數議
 之以樞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府司軍事人曰此李
 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主戰故出之耳昌喬
 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
 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興府昌喬曰吾以疾不能
 歸故父母上負聖恩下負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
 人其謂我何擬至四五而言者以避事遠改杭州辭
 以右文殿修撰主管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婺州
 發告早民日夜望之乃不忍辭職歸供養遺像佐
 召邑令周行阡陌調粟一萬一千石錢二十五萬緡有
 奇加集英殿修撰卒以寶章閣待制致仕昌喬剛正莊
 重遇事敢言典章多所開習嘗與和紹興諸臣奏議
 本末名儲鑑又會粹周漢以至宋徽道得失與師取財
 之所名蜀鑑有奏議四書講義鄉約義諸老記問容
 臺禮文集行于世初昌喬與徐清吏柱範一日並入
 臺皆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來入至和紹興詩以修之
 然才七閱月以遠故莫不悅惜云後忠肅諫
 汪綱字仲舉婺州東陽縣密院功之曾孫也以祖任
 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銜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
 鎮京口強毅自任綱言論獨不諛隨議者欲以兩淮鐵
 錢交子行於沿江廷議令大同偕率行之綱貽書曰邊
 而行鐵錢應銅資渡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
 今若移勢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守四邑請買舊制治
 鑄定額不求餘羨重禁以戒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
 半者無異不以鐵錢率折則私鑄自便之何足道以
 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
 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軍思
 本原調柱陽軍平陽縣令縣運溪洞蠻獍與居綱一遇
 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豪龍之桂
 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一綱謂
 向者銀礦坐發價輕故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

郡其價倍從願力請痛割損之歲饑粍邑有曹伍者羣
 聚惡少入境強發貸陳眾至千餘挾頭牛橋二若兵
 為援地盤踞萬山前後令未嘗一洗其境不虞二網者
 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
 得食亂者就誅汝夜宿岩中呼若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
 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家賑贖民賴以安
 改知全壇縣親親建軍陽義和為侍御史主管佑
 神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洩神歲旱郡仰辦
 勸分綱勸勤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
 貧也願假常平錢為糶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
 浚築塘堰大興水利使民得食其力活甚邑人相率
 仰及彼事者別綱為一鐵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
 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兩浙轉運使
 文字未赴羅內職擬監行在左藏西庫屬金人殺其主
 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者即欲遣綱言使名不
 運當止之境上姑命左節視例計辦或且留京口總司
 令軒貽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先朝避忌嚴幣乃爾前
 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
 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進以歲月吾擇邊將尋其城備軍
 擊臨時糧積使勿遺越於有不可預選務聽其自相攻
 擊然則以全力治其後廟堂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
 諸司審計司以選知高郵軍陸辭言楊楚二州當各屯
 二萬人壯其聲勢而以高郵為家計若高郵三面阻水
 湖澤與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
 可守乃去城六十里地經畫或淺溝壑或備設伏以
 扼其衝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
 若以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島嶼
 守毛澤民置石碣管以疏運水勢歲久皆壞綱乃
 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來淮東常平准米越
 境有禁綱念淮軍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
 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矜域豈為民父母意哉
 請下金陵糶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糶五十萬以
 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異調之積不可少
 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
 久取餉釐下百司請軍江上歲儲當至京者貯之京口
 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請倉亦當廣羅以補其數制置使
 訪備備禦執宜先綱言准地自昔賦財賦課數百有餘
 誠能富魚稻足以自給准地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
 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儲足支十年慶厝閩中山
 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販入粟近塞
 而糶請錢貸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
 邊儲不患不豐州郡祭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
 不為戰鬪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咸守專倚大軍指日
 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士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

守邪當精擇仗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舉券給
 以助州郡衣糧之功大率如山陽武錄軍額則邊費不
 必貼上之戌江上不必出禁關之師生糶更番勞費
 息息時有獻言制可廣買荒田開墾以為營田綱以為
 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買
 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易若勸民盡耕開田
 則治埋塞則官為之助變廢為沃使民有餘蓄其錯入
 粟之讓本朝便繩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其無益乃止
 淮東糶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散滋鹽本日侵帑儲
 空竭費兩總司五十餘萬亭戶二十八萬借撥於朝廷
 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弗許商人預供貼鈔錢
 鹽司走移易事不能支綱決擲鹽伏凡虛額無質說為出
 內飛走移易事辦庫以備鹽本之開添置新竈五十所
 三十萬為楮辦庫以備鹽本之開添置新竈五十所
 請賜悉視乾道舊額三百九十萬石通一千三百萬緡
 課官吏之殿最綱約已率下辭臺部之互僱獨增場官
 奉以養其廉權戶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時邊
 面多生券山東歸附月錢糧以繕計增三十有三萬
 米以石計增六萬萬楚諸州又新招萬弩手皆仰給總
 所而浙西鹽利積員七千餘萬緡州漕運不以其時
 至綱核名實警稽極區盡處浙分兩事須以不之移疾乞
 開得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官應辭不得請
 應因至要有效挾刃欲殘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諫綱妄
 牽連徑出新之釋循隨之寃者台盜鍾百一非其盜尉
 說實贖申制司綱謂治盜難向嚴豈得銀錄傳會以成
 其罪邪於是得減死釋兩能官有物疑疑米色盤旋
 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為異以試眾言未竟
 雷雨大至歲以大熱進直換章閣知紹興府主管浙東
 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能行刃一切蕭山有古
 運河西道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
 開渡八千餘丈復創板江口使泥濘弗得入河水不得
 洩於塗則壅塞以達城閣十里創一盧名曰廬水主以
 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夜暑寒竟行利涉歎忘
 勤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湖濱瀕澗澗之利
 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堞障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
 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間浸瀦瀦地為困阻
 岸易北城凶毒稼成損數十萬畝綱亦欲以綱
 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技巧請一切蠲免而湖田
 始復得備積錢三萬兩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邪
 控臨海道密拱都畿而軍籍弱乃招水軍刺又手教
 習其專不令他役制營千餘間寬整密增置甲兵威
 聲赫赫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詔為
 右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
 寶慶三年大水綱糶三萬八千餘緡錢五萬緡之蠲
 租六萬餘石捐齋頌無異常歲起有經總制窺名四

十一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帥備貢
 賦以修奉損宮之資為增焉綱謂買殿之資小者則不
 罪大憲其實以謂昭免凡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
 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先利之心過於
 狗彘為身之計過於謀國始始猶縮縮奔競貪黷相與為
 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開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
 對曰去歲水潦諸賢為其令歲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
 晏平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
 月上章致仕特昇二秩守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
 間之多望誤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
 記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約御祥明事過
 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祥明事過
 二十刻公庭如木偶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
 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雄勁服用不善者屢供帳
 車乘雖敝不更所著有志齋集左摺志漫存錄
 陳安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熹器
 異之長從黃榘遊以父在歷泉州南安鹽稅主管南外
 睦宗院再主管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選奉院
 時無敢欺榘者安上封事言官中宴飲或至無節
 非特賜子為稽積反責於安用此官屬儂儂有未正也
 事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
 部司樞樞無非親應會吏靡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
 朝廷樞樞有所分也鈔鑿變易稍釋提安邊所創立
 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蹏殿嚴肅部之夫失
 尹京兆將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
 勞託公勳而罷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防內
 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罪而設之罪奏入丞相
 軍器監薄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
 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
 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備良由上下
 相蒙務於欺蔽廢奏奏費財有損卑此陛下下近臣差擇
 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難取再取上躬與移魯牧
 守之章騰播中外以容視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
 此其可畏猶或謏謏以旱不為災孽不害其地何謂國
 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聽其謫則
 初凡建議言之人則以他事遂諫官言事稍直則以
 他職從忠憤者指為不端切直者曰沽名眾怨所萃
 則相繼起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選是實重
 人罪以伏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實援古事以文
 通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翁宿藏以
 巧請而率復使大臣果能杜門塞邪邪則舉錯當當
 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
 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逼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

至生徒莫不力爭冀願屬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蓋嚴之下乾乾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以塞賈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讓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誦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故事視前疏尤剴切焉竊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不拜出知南康軍諫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不拜不能行康有愧耳至官歲大駭奏獨其賦十之九會愚民羣集安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政知南州時大早疫癘通賦十數萬且苑新諭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粟賑戶給之劍延平書院恐傲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開寧宗崩嗚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舉廣東刑獄章復三上遂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親密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為請而沒已開月矣初密之在朝也永承丁情往使金必欲曰世豈無復外以好為餞詩有十年不復人之句後數年聞外不靖以書抵瘡曰獨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嘆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兩道不絕之故耶情服其言密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未屬陽屬陰以陰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帑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午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家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諭贈血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贊統之彙數十卷藏于家

王遂字定東陽人高大父象帥眾謀方服以功補官寔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異等舊行簡考藝別頭喜曰吾為朝廷得一帥才矣授丞節節從軍于鄂帥鍾典嗣戎邊請于樞密院以寔為帥師節帥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聖旻置寔下水右兵叛遣寔招諭之寔於軍事知無不言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黃旗關節蓋其間防守江面全藉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為聲援耳而所謂大軍羸弱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則無以稽其虛實目請之敵無以糾其窺逸生事之人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進退之心此則竊子所以著東郡伍之令大謂伍法為要者謂此也用人以人數多寡為勝負惟教習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即位特差克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特潘甯等起兵事甯定

靈因緩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時李全寇臨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懼從行寔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安之寔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接戰寔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塹壘土城焚城門賊氣為極寔知惠州兼治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浦後都督羅道軍馬諸師兵二十萬將往收復夔州言帥師為將獨之助大帥馬之召寔為開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願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教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對循之未至那財未裕而積勞之散浸深軍儲未豐而和糧之甚徒修官有土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疲蕩獄訟頻成竟抑益曹華多淹留萬軍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制不徇公微官易以注意而連隨以言都計則紛耗於囊橐包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則降卒中處養虎皮直輕敵開邊以肉極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滿人意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上聽裁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恐其舊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應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勵之帝稱其言可采升武功大夫知涿州賜金幣至州節節費糶粟買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王遂在深人甚安之不宜輕易易召再任深職事修軍轉轉稱班諸使交薦之乃北光州光其民奔逃賊屬冒夜行信道疾馳至州分道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獻于謝令橋光人遂安督府擬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錢十萬勞其軍遂以召尋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雲閣承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寔寔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授開門舍人尋為達州刺史石也衛大將軍兼知蘄州不赴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復舉崇禎餘高郵軍流民弟和傑聚眾三千人為盜寔聞其謀魁餘黨悉散時議出師者甚多云寔以為寔若遣問探視敵情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湯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叛也諸軍單行惟高郵遲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進而議者益眾提舉學士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寔曰秋防已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蓋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寔乃撰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樞密院詔交薦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室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既危則堂室豈能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職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斬春置子龍眼樓安慶置子孟

城隍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蓬獨以讓其兄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本也有王溪集行于世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詳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江網之遺愛在越先民所謂擇賢入任者固不我欺矣陳憲以宰相子論諫之直于今有光王遂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此古人謀帥貴乎就禮樂而敦詩書也

宋史卷四百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八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麟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沔州陳之弟也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都縣主簿吳曦謂乞解官養父母職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尋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改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前是酒監貨林于商人定子給錢以糶且寬權節民以為便麻故舊有征定子悉地之會水潦洩饑貧民貌無所於糶定子曰父母妻女弟持錢往常所糶家以俟過發縣願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償須米溢于市部邑有爭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以屬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善定元年正月文書鄂兩途遂決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宇同幕有以起辦為能迫促諸郡者定子曰使者斥去之總領所治利州倚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平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以前以吏姦亦既革之今又未益是再權也乃止制置使都損糧復自用誤謂總領所損十一州小會子實以代錢請廢之令自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買物是以權川引罷則開關之民交病況又錢與關得為之非權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貨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乃釋然曰二司相關處公明明白洞達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尋差知長寧軍長寧地接夷魯公家百需皆仰清井鹽利來者往往因以自封植制置司又權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得獨重賦差知綿州大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與元小校張鐵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後自龍興縣以關成都安撫使黃伯周聞之亟奏定子兼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潼關嶺就鐵嶺官而劍南大廣定子語僚吏曰諸君去不留不放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

遷太尉少卿升計度轉運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欲懼災異之意復召入遷司農卿兼玉璽所檢討官入對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

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淳熙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嵩之安如毀譽於理宗濟王改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

而反見攻復想同列論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前劾罷斯得新任未幾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廣提點刑

繞今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斯事之上也似道堅不以開度宗即位召為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孫之子也少從李坤臣學坤臣督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轉運

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州路觀察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作佐郎領

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詳為檢閱文字端平二年九月殫死事于沔時大元兵沔斯得日夜西蜀號泣會

其僅自白河知錄設處與斯得潛行不己無意進祿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傷不已無意進祿

應捷於彭壽白冬但春雷非時西雷東淮狂悖海與
客星為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
道莫先乎孝遂死尤為大事孝宗朝衣冠皆故道也
追寧者以適孫承重尤宗雖有疾未嘗不履喪宮中大
泊光宗上賓權議方張莫有言者去秋禮寺受成胥吏
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詳百僚始純服吉今若
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凶吉之別則是三
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甚況入主執喪于內而羣工
之服無異當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日太后方部
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古服稱揚播為詩什此世
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天下也四曰陛下下斷然在疾大
昏之期未取問然非豫諫風定恐但說乘間而人協
議爾五日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
京師從之外都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聞城風
靡尋雖與忠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
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
造說騰勝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
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曰近幸檢候之徒凡直言正論
率指為奸名歸過夫奸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若
逆德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尚多難明
行修如當中行陳孔碩楊簡高氣直如陳宏徐僑傳
伯放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況
邇來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諫為迂疏以介潔為不
通以寬厚為無用以趣辦為強敏以拱默為請共以迎
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士不過小人見親八
日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宇之麗聲仗之美服用之侈
儻遺之珥向來宗戚閹宦猶或聞見今宿紳士大夫殆
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己物薦舉獄訟軍仗更役僧道富
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為也至其遊謀謀進往往分祿
厥餘欲基本之不振始却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神傳疏
始魏了翁嘗勉忠恕以植立名節無價家聲及是款曰
忠獻有後矣與德秀問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論引對
以伯父叔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晚事之臣不不辦事之
臣欲求伏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
忠恕自知不為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祿聞知贛州
抵郡才兩月言者指為朋比落職降兩官罷職定三年
復許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平遠一官致仕魏了翁
嘗許忠恕孝宗體國似沒發察判劇似其父故欽華就
實則有志義理之學嘗有問乎杖之教矣
唐麟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
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對策極諷諷之曰吾始
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調吳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
亡者有司求賊急屠者自告吾兒實殺之兒亦自誣伏

疎問丹安在錢何用其辭差為緩之果得賊大湖與舟
俱至舉縣感服縣有勢家治道固謂謝民田謬言古有
渠常平使者之疎視視之直問調湖州學教授用力有
使者意核崇顯稅務遂以直問調湖州學教授用力有
洞教法崇顯稅務遂以直問調湖州學教授用力有
許淮東運司催餉綱運官屬出師楚州盡奪焉提問以
金人據淮陰欲乘勢取之請言捷奏多誇語得信乎須
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千緡錢餘一萬調夫幾萬
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沒海謀結北邊政欲迭
出挑我憂方大爾淮陰堅壁與楚城等澤之廣又過之
我士疲丁困可一拔復乎恢復美名也而買實禍僅
危之不聽則司聰聽城之捷自趙范與英出謀賈惟隄
二城為功泊聞金變即轉攻之我師死傷者六萬礮在
兵間憤之著諫論直書其事上之知晉陵監州田訟
至有泣懇請使願送晉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韓留守建
康薛為通判率府事以聽監六部門權監察御史臺吏
且至琦皇駭避不敢詣問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
憂乎琦曰此官須為朝廷事是非一拂上意或廷權貴
勿愛琦拜謝不就職故事御史形常服拜下有論奏繳
進至是獨召對照殿令服彩服面讀首陳奏天變而
於怒民獨而幾於離海字將領天下有不可勝誦之
慮於此謂此時何從縱復德文過飾非流達正人押
成官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幸相用時文之才為經世之
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
內交商人賄望大開小雅盡現項項短敢預邪謀視
國事如伴優以神器為奇貨部人側目朝士痛心孟正
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探行類楊維修途
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問者與起番行簡頌識大
體朝望稍衰而除授備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賢宗子
轉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憂虞人心愈懼上
為改容又請罷召士豪經理刑裏至擇臣安集維西
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感感知週自是彈擊無所避
再疏請清之委備議國乞職職嗣其子士昌招權納
賄技庸將為統帥起賊吏守守臣乞削籍廢棄秉性之
懦而多私黨庇為庸臣受其改官舉狀皆家薦之陛下
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甘心詭譎得薦入朝適
清之議張天網之獄迎合從輕送權端端會趙赴夫遣
論鳴復鳴清之子鳴復又結黃午得登政府廣會杜絕
亦論鳴復不行而父子獲遂力乞外任四投廣西運
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按訪使
執就端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瑞陽揚州馬前各所部以
利害又戒土豪固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慮丁恐備燎
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遂將總二州兵舟以羅敵當塗
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羅續生券且奏損總領所錢二

十萬藉助江防軍警大振尋升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
經畧安撫使梅州寇作尋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早議
下廣右和羅撥言公家亦立羅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
民非臣不敢撥言公家亦立羅本無所辦終恐日取於
致仕希思見之至命入奏羅太常少卿尋丁內艱居
喪哀毀不食久之疾卒年七十五世謂再見唐
介至切劇上躬盡言無隱帝益嚴憚之居官大節則母
教之助為多

宋史卷四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妻機 沈煥計 曹彥約
范應倫 徐煥孫

宋史卷四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妻機 沈煥計 曹彥約
范應倫 徐煥孫

宋史卷四百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妻機 沈煥計 曹彥約
范應倫 徐煥孫

愈密外廷間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而知羽書
一號中外皇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不知兵騰書投合安
將敵將既許臣正使以嚴嚴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遠右
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
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其技優養以備
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劉棻機昌
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
能從也泗州提問愈增憂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摠列
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論官但恐進銳退速調愈深
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遂此心則異議無所還機遂以
言去使曹誥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
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
以至公若因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營未復且為沮抑
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顧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
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純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
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没人家賞事為養兵之功機里
人有故官吏部表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目注禁
而部管不之問即數數吏使之治莖而後來問者趨之
兼太子詹事歷代帝王總要以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運八廟親格都軍頭指使年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運八廟親格都軍頭指使年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運八廟親格都軍頭指使年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愈密外廷間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而知羽書
一號中外皇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不知兵騰書投合安
將敵將既許臣正使以嚴嚴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遠右
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
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其技優養以備
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劉棻機昌
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
能從也泗州提問愈增憂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摠列
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論官但恐進銳退速調愈深
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遂此心則異議無所還機遂以
言去使曹誥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
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
以至公若因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營未復且為沮抑
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顧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
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純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
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没人家賞事為養兵之功機里
人有故官吏部表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目注禁
而部管不之問即數數吏使之治莖而後來問者趨之
兼太子詹事歷代帝王總要以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運八廟親格都軍頭指使年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運八廟親格都軍頭指使年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運八廟親格都軍頭指使年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愈密外廷間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而知羽書
一號中外皇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不知兵騰書投合安
將敵將既許臣正使以嚴嚴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遠右
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
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其技優養以備
緩急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劉棻機昌
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
能從也泗州提問愈增憂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摠列
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論官但恐進銳退速調愈深
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遂此心則異議無所還機遂以
言去使曹誥召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
公始可以服天下權臣以私意橫生敗國殄民今當行
以至公若因私恩未報首為汲引私營未復且為沮抑
一涉於私人心將無所顧歟矣又言兩淮招集敢勇不
難於招而難於處若非純以紀律課其勤惰必為後害
仍請檢校權臣內侍等没人家賞事為養兵之功機里
人有故官吏部表未舉而子赴調者機謂彼既目注禁
而部管不之問即數數吏使之治莖而後來問者趨之
兼太子詹事歷代帝王總要以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運八廟親格都軍頭指使年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運八廟親格都軍頭指使年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運八廟親格都軍頭指使年勞考計還給事中海

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訟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取也言路以為誦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陝百司次合供餉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國有大威而臣子安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修奉官核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妾舍非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須索絕矣於是治並錄為姦者追償率缺者支費頓減歲早平使分擇官屬振恤得上廩餘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調舒州開府雖病猶不廢讀書季然以母老為念懇請開差為憂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于地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子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日晝觀諸書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學文閣特謚端憲煥之友舒璘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有所問璘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矣乎於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做床席庶幾是佳趨櫛風沐雨反為我境界乾道八年進士兩度都教授不起繼為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或忌璘所學望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間為徽州教授徵習穎異詩禮久不預士學幾無傳璘作詩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盛丞相留正稱璘為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遠首欲薦璘或謂璘舉員已足遠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刻為之知平陽縣郡政嚴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義正守為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乘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改聘若吾道進則乘於教人遠矣璘謂璘實不欺無毫髮矯偽楊簡謂璘孝友忠實道心融明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然之陽春淳熙中特謚文靖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宜撫京湖辟主管理機宜文字漢陽關守機攝軍事時金人入郡兵素羸弱彥約授撫士豪得許高俾總兵趙觀德遊湖漢道充仲昇約授撫司軍屯鄂城金重兵固安陸進鄂漢川仲昇遣觀方畧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數營晝夜殊死賊北潰追擊金人大敗去又遣仲昇劫金人營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秦觀補成忠郎漢川府尉贈仲昇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就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彥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為利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為易與而縱其欲莫若遣留小使督責備假以歲月當知真偽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怨矣欲進而我已戒

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點刑獄還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礪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奉安仁三縣皆破壞地千里奔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還直隸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彥約言今不行討捕狗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敵重兵則兵不可撤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敵重兵則兵不可撤而屯擊破李新於鄱湖斬其死罪推李如松為首如松降後復桂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國元礪以自效遂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元礪亦密請師世傳遂約元礪遂約遠長沙未幾復出督戰餘黨悉平世傳既自以為功遂留以徵重慶彥約論以不宜格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世傳遂以元礪解江西胡榮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喇而為之帥悉徵江西湖南成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傳終策驚不肯出嗣彥約密遣羅九遷為問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為校權持右官兼以右官鄧昭先言彥約其久之以為利權運判官兼知石州鄧昭先言彥約悉發本司所儲減價運糧分免後通商調稅民賴以濟時河州都統制王牙驎械制置使董居誼既不得其柄反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面請司並列兵權不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怨於財寡乃作病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廟堂之上忠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難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人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估勢不在於尊上用兵者志在於謀賞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叛而宜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代之後逆黨既誅而土俗人心其莫不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由卑如以至若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亂則又不止於此而已苟不正本原貪利以歲月亂之以禮義親兵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當境必當推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為統率擇知書者以為教導如古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之也今議不出此乃欲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人也時朝論未以為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居亡何焉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

彥約之言無一不驗遠大理小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實謀開待制知成都府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中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管理宗印位權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帝講學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為法以聖訓聖訓諱言為成此年以來有以實直好名之說見於奏對者願陛下俯忠直下詔求彥約上封事曰陛下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段路異說猶鑿於尺布不經之說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敖為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徒王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障可指雖不止諷而誘明言文武似或止於指紳泛言大恐不為於戒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素精史學乞官以初品實之史館從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實諫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實閣學士知常德府辭言下情未通橫欲未卒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包五公行於郡城則州郡橫欲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宮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嘉熙初賜諡文簡

范應幹字旂豐福州人方娠大夫妻受日照庭應幹生稍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喜亂者詐為驚擾應幹廉得王名梓而治之縣十三鄉遠接者不時安撫使移司兼郡初奏應八鄉民相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幹力爭不從即詣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幹從容曰某非徒為八鄉貧民乃深為州計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幹曰日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憐念廣民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轉運使有連家憐念廣民應幹言而威之獄郡吏庭辱令應幹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衢州錄事總領聞應幹名聲為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趨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皆成即以其薄及苗稅則例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夙與寇黨聽訟發隨如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貧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聞價買調租稅釋囚繫恤生庶死崇孝勸睦仁民

疑治民似翼遠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
人以爲名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于乘寶慶二年進士授瀏陽主簿
潘守俸郎牙架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方下令頒行十
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
曰此錢諸保司出諸公庫吾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
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
服有愧色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師陳輝推相
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由豐備合提督進權輔士博
士兼資善堂直講爲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偽而
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遣使追之不及進
直寶章閣福建提舉刑獄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
爲秘書監兼太子論德經孫爲安撫時韓家居門人故
吏有挾法者不得逞相與播憾至是韓起家判本部懷
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廣
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制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
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輝老嫗至此宜亟罷之
於是經孫再請政府言某韓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
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開通判
無罪識者慶之遂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
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
左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三年數陳經義隨事啓
迪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問悉奏之帝未嘗不稱善景
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不行上
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
忤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詔御史舒
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不授拜瑞明殿
大學士開居十年卒贈紫金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
瀛爲公田官分司嘉興間經孫去國曰我不可負徐
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論曰嗚呼寧宗之爲君韓侂胄之爲相豈用兵之時乎
故屢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效力於此沈
煥舒璠遠識明曹彥約與建立事功范應鈴赫赫然
煥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爭公田遷賈似道
去國君子稱之

宋史卷四百一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脫脫等修
列傳第一百七十一
湯壽 蔣重珍 牟子才
朱鑑孫 歐陽守道

湯壽字君保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
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選國子博士時召朱鑑爲侍講
未幾歸歸朝廷廷其請祠壽上疏言嘉以正學爲講
官四方願望其有啓沃之益會未時聽聽其去必駭
物論宜追召嘉還仍授講職職上不報由是浸惡權相
意而壽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禮部郎中郎官出知
常州自爲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壽直東觀與韓侂
胄陳大不合故屢數言中傷壽事平奉天開居
日多於揚歷其在禮部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
遇災選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壽屬辭務持大體不
爲阿曲言者聽其語涉諷諫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
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壽嘗擇將蔣重珍復舉進
士第一

蔣重珍字長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筮判建
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
易發到未開軍昭定二年召入對首自天子至於庶
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界限明則
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
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羅昔所未
有之害包苴有不可勝勝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
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告遷校書郎辭
不可明年待命雷川移文閣門講對當路彈之添差通
判鎮江府辭會行都大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
之說蓋欲陛下親視大柄不遠託於人盡破恩私私無
愧於己德以當官之私視之一動一靜不忘其私也
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爲一而一動一靜不忘其
從來爲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于身卿百執
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公今日握履授
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
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開有所作爲進退人
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思慮雖歸廟堂
異日治亂實存陛下焉有爲天下之子爲人主之主而自朝
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
都城者始以臣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在生而
微小猶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存
頭觸網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臣陷溺知有權
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
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
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
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投資章閣主管雲臺觀
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
申前說又慮柄臣或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
爲君難六歲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
上五事且曰隱微君德普告故臣得以專誠權臣
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重德秀

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日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
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此爲難辨人主當精
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曰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
狀兼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物以白務精神精神以寤上
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棄帝稱其平實
遷著作佐郎遷侍講以八陵園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
賢帥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欲遷改度事勢極上便宜
之丞相出師開路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
集議重珍奉勅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取
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光乃不能退兵端乞免
說書職遂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
侍講席席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報講偶以他
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得果得其實則當知聖
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問此言閣洛師大勦復進兵
重珍言若若取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或成忿氣不平而
成忿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頗
主不不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竊窺用之意
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其再失於
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
禁旅貧弱教習嚴職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敕未
去者五旬私謂停罷諸葛息係速是也今又益之以輕
易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疾求去以疾求去以疾求去
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錮斤
置問散使觀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制部侍郎致仕贈
朝請大夫諡忠文

牟子才

牟子才字存安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歲游化間盜
起舉家流亡惟一姑未笄以寒覆之得免子才少從其
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
異之學于魏了翁翁憐其才讓虎蘭簡又從李方子朱
嘉定府洪惟縣尉監成都府推察司選其所辟四川提
舉茶馬司準備差遣使者魏必舉人遇之子才拂衣竟
去以書幣謝不受改辟總領四川賦賦所幹辦公事
詔李才傳即成都修四廟會要梓潼檢閱文字制置司
遣之文州視王宣軍銀鈔艾兵兵處也道遇宣曰敏且
歷境宣已退矣君毋庸往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度而
還甫出境文州陷成成都府浙江縣事未上連丁內
外艱時成都已破達蓋室東下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
朝國史請子才自助權史館檢閱入對首言大臣不公
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頗問甚悉將下殿復召
與語贊曰帝論宰相相曰才如此可嗟權臣之左丞相李
宗勉擬說書郎右丞相人才之怨于才言已甚日始遷
校勘俄宗勉卒焉之獨相亟請外通判吉州轉通判衛

州日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極陳時政得失且乞鑿定
立太子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年遷太常博士
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徵飲時十證
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故書郎徐家言謀議大夫
鄭家臨安府尹趙與憲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暴言
則霖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宋九無恥請先罷之
宋去至若爲之謀復相清之誤引高之之黨別之保其
政皆歷歷爲言之作書與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
復書歷歷謂言道安官寓舍遠張禹即漢主官清之
道觀論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
朝廷益急乃兼崇政殿說書子才才事奉陳舉朝論
子才奏諸日有德之言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兼禮部郎官時修四朝史乃復兼史館檢討
信州守徐謂禮奉行經界苛急又以善杖比校權利微
民嗷嗷爲亂子才言于上立罷經界謂謂浙東福建
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禍私渴渴漸習勢土木庇
小人失人心五者皆昭宣之失不劫不恐懼惟省臣恐
宜和京城之水將至矣與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論大臣
息爭以召和氣除筆筆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
德至源也願出內帑賑之及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
者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論以勸懲當出朝廷母待其
家自請左司徐察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遂釋
事中趙汝騰之從他官汝騰出關子才上疏留之
大有有功汝騰子才上疏請汝騰証及大有之欺未幾
罷大有有職故事早講諸官皆在職隨惟說書一員
宰相權子才言已并曉請於早日自是不得獨對奏還軍
器少監御史蕭太來劾高斯得徐深石司李伯玉言泰
來所劾不當上切實伯玉降兩官罷子才言陛下更化
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相繼去伯玉又重獲罪善
人盡矣除葉待立修注官力辭行都大火子才應詔上
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會奏來亦遷起居郎與
泰來同列七疏力辭辭爲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
以泰來既去臣豈得獨留不允又言對當以嘉論論
三城爲愛國保愛則巴達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
保論則利國之間不可無屯以過賊之欲守嘉則謹遂
之間不可無屯以特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奏待請
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
翁政知紹興府又繼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
敢行詞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印爲行行以爲
叙復地帝曰論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
道帝意子才曰脫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
乃已准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詔
弗述軍容之盛不實其功且語多戒欺似道不樂又言
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爲十四萬今官軍不